

从普度大学城事工看北美校园事工的策略与需要¹

何晓彤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借用 Wesley foundation 教堂聚会，就在普度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教会的历史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开设中文查经班逐渐发展成为教会。1995年，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在团契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教会为普度大学及大拉法叶地区的华人提供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大家庭，并积极参与本地、附近地区，以及全球的大使命的实践。

我们的禾场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尤其是最近3年，普度大学的华人和华裔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根据普度大学的统计²，2010年在校的华人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454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如果加上来自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本土，普度大学在校的华人和华裔学生的人数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2500人。而且，成长的势头还没有触顶的迹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本科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研究生。2007年普度大学的本科生人数是127人，而到了2010年已经到达了1230人，是3年前的10倍，也第一次超过了研究生的人

数(900)! 除了留学生之外，还有他们的家人，来探亲的父母、大学的教授，工作人员，博士后、访问学者和其他的定居居民，估计在大拉法叶地区的华人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500至5000人!

我相信普度大学及大拉法叶地区的情况是整个北美以及海外各个校园和大学城的一个缩影。神正在带领新的一批的华人来到海外，并带领华人教授和居民定居在大学城。新的一波华人归向主耶稣基督的浪潮正在到来!

当我们关注大陆台湾等地的教会复兴，并有心参与在其中，将人力物力投入在向大陆台湾等地差派工人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忽视在北美以及海外的大学城和校园的事工。当我们差派宣教士飞跃重洋去中国大陆或台湾等地时，需要克服经济、环境、政治、文化等各种制约因素，但现在的时代里，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门口，一个广大的宣教工场就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到一个校园，相当于去许多大陆或台湾的城市，因为学生学者们来自不同地方。北美和海外的校园相当于华人学生学者的集合地，通过这里的学习，毕业后再分散回各地，大学城中的教会正是在这个最集中的场所为主最高效率的得人尖兵部队。而且，这几年时间是这些未得之民最有时间和精力、最少缠累、最需帮助的时候。抓住这个时候与神同工，事半功倍。如果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段，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带人归主，事倍功半。向北美和海外的大学城差派一个工人，相当于向大陆台湾的许多城市差派了工人。

面对如此迅速增长的华人学生学者和居民，面对如此好的宣教机会，海外的华人教会和宣教机构当如何回应？我们当如何



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在海外的大学校园和大学城中为主做工？本人现根据在过去几年在大学城服事主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尝试以及感恩，我们的需要以及呼吁。

我们的尝试及感恩

针对大学城的事工特点，我们尽可能地动员资源和人力参与到校园事工当中。除了在资金上提供充足的供应外，在同工的搭配上，也确保足够的同工投入在校园事工中。在我们现有的8位执事同工中，有5位主要精力是放在校园事工上的。此外，我们还针对校园事工中，人员流动性大这一特点，为每一个学生团契小组配搭一到两个家庭。这些家庭同工都是对学生事工有负担，并信主多年的成熟的同工。他们在学生工作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小组的辅导员，扶持并训练学生同工；他们是小组团队的教练，学生同工的生命和事奉中的问题可以及时地与他们沟通祷告；他们多是定居的居民，时常开放家庭接待学生，举办特别活动和小组祷告会，为离家在外的游子们提供了一个“家”。

校园团契的事工的连续性至关重要，最怕断层：老的学生同工毕业，而新的同工没有接上来。设立小组的辅导员，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帮助保持小组事工的连续性。同时，我们下功夫栽培造就新的同工，并在提供必要的装备和扶持的同时，鼓励年轻同工承担责任，参与事奉。每一年的2月份，我们就开始进行团契主席，小组长和同工的交接工作。荣耀归给有丰盛恩典的主！在过去的几年中，不仅保持了学生同工的连续性，也可喜地看到出现许多年轻的同工，他们在事奉中迅速成长。

我们的校园福音事工的过程基本是：接触，邀请，传福音，信主，造就，和门徒倍增。我们创造许多的机会来接触学生。每次的

秋季开学的时候，我们组织多彩的迎新活动。从机场接机，注册帮助以及像日常生活中的购物，以及感恩节聚会，新年聚会，赞美夜和假期各样的活动。这样，好多新生一到普度就得到教会热情的帮助并且他们在普度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机会接触教会和团契。

我们的学生团契有很活跃的福音小组，并且福音小组与其他小组之间有很好的配搭。其他小组的成员邀请他们的同事或朋友到福音小组，他们在福音小组决志信主后就可以到其他小组接受进一步的栽培和造就。我们的邀请工作是定期并分批邀请，每次只集中在一小部分福音朋友身上，这样一来，邀请工作的效率就更高了。

在持守和增长本教会的校园事工的同时，我们也十分注重与本地有共同异象的美国教会的配搭。一家美国教会常年开展针对国际学生的福音事工，其中的慕道朋友大部分是华人学生学者和他们的家人。我们就鼓励我们教会的同工参与他们的事工：带人参加，作小组长等等。几年下来，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这家美国教会信主的人到我们华人教会接受浸礼和进一步的造就，华人教会的同工继续不断地参与并支持美国教会的福音事工。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有几位同工就是在这个福音事工中信主，经过栽培训练之后，又回到这个福音事工中作同工，并带领别人信耶稣。感谢赞美主！

与此同时，我们也十分注重邀请有负担的美国同工加入我们的事工。目前，我们有10多位的美国同工在不同的层面上参与本教会的校园福音和门徒训练事工。他们在华人教会中开办ESL班，英文读经班，英文查经班，并且针对信徒提供婚恋辅导，一对一查经班，甚至参与到小组当中作辅导。他们的参与使华人教会的福音和门徒训练事工更具有多样性，也更具有吸引力，在很大的程度上补足了我们同工缺乏的不足。



美国教会和美国同工在针对华人的福音预工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受过很好装备,又对华人事工有负担的同工,若配搭得合适,可以成为华人教会事工的美好的补充。我们与美国同工或教会的合作,还可以成为展现他们独特的异国文化和普世的基督的爱的好机会,这对慕道的朋友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也增加他们对福音的好奇心,是华人教会不可忽略的为主作见证的机会。

此外,我们也十分注重与其他兄弟华人教会的配合,尤其是临近地区的教会。一方面,我们积极接纳众教会差派的短宣队;另一方面,我们也差派短宣队出去,帮助有需要的华人教会和团契。加州萨加缅度华人恩典圣经教会持续几年中都差派短宣队在8月底,我们事工最忙的时候,来帮助我们,特别感谢他们的辛劳。从2009年起,“芝华宣道”的同工组织训练并差派芝加哥地区众教会的同工来普度校园短宣,与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给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愿神纪念你们的摆上!从2008年起,我们也利用春节或学生放春假的时间,走出拉法叶,去临近的华人教会和团契短宣。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使本教会的同工得到锻炼,使许多年轻的弟兄姐妹认识到宣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结果,带动了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到宣教事工中。今年四月的短宣报名其间,我们不得不劝阻想要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等下一次的机会,因为太多的人想要报名了!感谢赞美主!

过去的几年中,陆续有四位弟兄姐妹在普度求学其间,或是从普度毕业之后,蒙受上帝的呼召作全时间的传道人,目前在神学院中接受装备。还有另外几位正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愿上帝继续按照他自

己的旨意和时间,呼召,装备和差派更多收割庄稼的工人。

常常有人会问:该如何向”80后”,”90后”传福音?我们发觉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主耶稣的策略:门徒训练。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非常注重门徒训练的事工。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浸礼班中进一步确认信仰,并尽快接受浸礼。受浸之后,他们要参加初信造就,门徒训练,主日学,事工训练,并且要逐渐参与小组和教会的事奉,参与短宣,一步一步地由初信者成长为成熟并具有属灵倍增能力的门徒。如何向”90后”传福音?就是要在”90后”中训练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作门徒,然后,再借着他们在”90后”中带人信主。在过去几次的浸礼中,”90后”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样的策略,适用在”80后”,也适用在整个的校园事工,以及整个的教会事工。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这就是我们的策略。我们也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中一切事工的中心。

下面这个小故事是我们在这几年当中所见证的生命被福音的大能所改变的几百个见证中的一个。周姊妹是普度大学的学生,于2009年10月来到美国。在基督徒的朋友的邀请下,来教会。在认识主的过程中,她经历了怀疑,逃避,需要,最后于2010年10月,因着一次教会的”赞美之夜”的音乐布道聚会蒙恩信主。尤其是布道会中的福音哑剧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灵,让她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当天晚上就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作她个人的救主,并且于第二天接受了浸礼。感谢赞美主!

信主受洗后,她的生命发生了非常奇妙的改变。她极其渴慕神的话语,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神的话。周一至周五每早都来参加教会的灵修祷告小组,同时还参加浸



礼班补课，初信造就班，门徒训练班，主日学班她都是忠心的学生。此外，她还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事工。更奇妙的是在今年一月和四月的音乐布道短宣的事奉中，她成了福音哑剧中的演员之一。几个月前，她因着这个哑剧认识主，如今她与其他的同工一起把这个哑剧带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象她自己一样有机会信主。哈利路亚！主的工作就是如此的奇妙！

我们的需要以及呼吁

在去附近的校园团契和教会的短宣中，神让我们看到许多小的校园教会和团契的需要：他们急需全职传道人的牧养和带领！

一个周末的集中探访聚会式的短宣固然是我们大学城教会所需要的，固定的每月一次或每年两次的配搭也是十分有帮助的，冬令会，福音营成为我们十分期待的聚会，然而，我们最需要的是对校园事工有负担的，肯为福音的缘故移民的同工，搬家来我们这里定居，并且加入我们的校园工作。在过去几年当中，神不断地带领这样的家庭一个又一个地来到我们当中。有的是借着转换工作的机会，有的是退休后搬家过来的，有的是先搬家来，再“退休”专心事奉主。有些同工他们自己就是在校园团契中成长起来的，深深的认识到在校园团契和教会中服事主是何等重要：不仅要带人信主，还要造就门徒，帮助他们打下扎实的属灵根基。这样一来，不管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去哪里，他们都可以一生跟随主，服事主。

这些“福音移民”的同工都是主的精兵，接受过生命的磨练，知识的装备，并且有神的呼召，愿意专心在大学校园中为主得人。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主日学老师，小组的辅导，门徒造就的领袖，学生信徒所效仿的榜样。神借着他们忠心的劳苦耕耘在校园中结出了许多的果子。在过去的7年当中有超过300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接受浸礼。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

我们在为这些精兵的忠心服事感谢上帝的同时，也看到他们身上的担子是何等的重。他们急需属灵伙伴的代祷和扶持，需要新的同工兴起来帮帮他们的手，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定期的休整并接受进一步培训。

带职服事的教授在校园里影响很大，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访问学者，因此如何加强他们对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精力投入，是我们当十分关心的课题。如果这部分教授同工能更专心在校园的事工，甚至可以专门举行教授分享见证的福音布道会，他们事工的果效将会更加明显。他们还可以定期聚在一起，交流、祷告，灵里得力，鼓励和设计活动，带动并帮助本地家庭更多地在共同服事校园中形成彼此守望扶助的关系，而不是在互相服事中形成华人移民的社交网络。这样一来，一个以校园事工为牵头的带动大学城华人教会全面复兴的局面就离我们不远了。

我们相信一个复兴的教会应当是一个平衡发展的教会。换句话说，校园事工不可能脱离其它事工而独立存在。校园事工固然是大学城事工的“主战场”，但是我们也切不可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所以，除了针对学生的学生团契事工之外，我们也建立和发展针对居民的“希望团契”，针对儿童的“AWANA 事工”，探亲父母们喜欢去的“常青团契”和“迦南团契”，“访问学者团契”也在建立和稳固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同的对象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以停留时间长短为例：来访的学生父母的时间最短，有半年的，也有一两个月的；其次是访问学者，一般是一年；本科生通常是四年，研究生两至六年；博士后，两至六年之间；定居的居民多在六年以上。一方面，我们意识到只有平衡地发展整体的教会事工，才有可能维系一个可持续稳定增长的校园事工；但另一方面，拉长的战线常常让我们缺少同工，并让积极服事的同工负担过重。



许多年当中，大学城的华人教会为海外众教会持续不断地输送大量的信徒，慕道友，做流泪撒种的工作。我们也投入主要的精力栽培同工，训练门徒。当他们装备好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毕业离开的时候。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众教会中的得力同工，作领袖，作执事。我们为此感谢上帝，也认定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为了神的国度，心甘情愿，责无旁贷。然而，一个不断“失血”的大学城教会，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不断地“补血”的话，她将无法坚持长久。一方面，我们专心仰望我们信实的主，相信他定会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盼望众教会看到我们的需要，体谅我们的难处。在此，我们想向众教会发出呼吁：为了神的国度，请来支持大学城和校园事工！

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正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呼吁：盼望北美以及海外的众华人教会要一同回应主的呼召，同心合意，动员工人，差派工人进入校园和大学城事工的工场，在各个大学城和校园中兴旺福音和门徒训练事工。让我们共同付出耕耘的汗水和泪水，也共同品尝收割的喜乐和祝福！

1. 本文是综合了拉法叶华人宣道会众同工的想法写成的，其中有刘阳弟兄，陈军弟兄，张海燕弟兄，李国田弟兄。特此感谢！

2. <http://www.iss.purdue.edu/ISSOffice/Reports.cfm>



把生命交給祂

陳建勳

我叫陳建勳,現在念生物醫學工程一年級博士班,我太太是吳偵憶。我是 02 年信主的。想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相信神的,以及主如何帶領我之後的道路。



小時候媽媽獨力撫養我長大,希望我專心念書,其它事都幫我打點好。大學三年級時接到媽媽的電話,說她做檢查時發現得了癌症,需要馬上動手術。我當時一阵錯愕,我生命中的巨人和倚靠竟然病倒了,真不知道要怎麼面對這件事。當時我家中沒有人是基督徒,我也沒認真讀過聖經,但主卻來找我了。有一天,一個不認識的同學在學校餐廳吃飯時,主動走到我這,與我坐同一桌,還問我是否願意跟他換一塊肉吃。我雖當時不願意換,卻聊得很開心,但彼此沒有留下聯絡方式。很巧我在路上又再次遇見這位同學,他就邀我去他家吃飯。吃飯聊天中他知道我當時的狀況,他說他的媽媽是在他高中時得癌症過世的,很能體會我的心情,他是一個基督徒,希望幫助我看聖經認識神,我答應了,我相信這是神在我生命最黑暗的時候來找我了。當時我讀到聖經上說:神就是愛,一切的爱都由神來。我謙卑在神面前,承認自己不知道愛在生命中的重要,也不知如何去愛。媽媽生病了,我不知怎麼表达自己的關心,懂事以來也未曾當媽媽的面說我愛你。那時我在弟兄的建議下跟媽媽說了我愛你,表達自己的情感,寫卡片給媽媽感謝她撫養我長大。

媽媽生病八個月後過世了,我當時很難過,但我仍感謝神讓我當時能待在媽媽身邊,表達心中對媽媽的愛,一起度過最後的时光,雖然現在仍遺憾沒能幫媽媽認識神。媽媽過世後,心中覺得自己沒有了根,對人生的意義感到困惑,疑惑自己為什麼要做個好人,為何要認真念書,最關心我的人已經不在了。我從聖經中看到神對我生命是有期望的,他愛我像祂的孩子,祂用聖經的話教導我走正路,祂賜給我一個更大的家庭--教會,我在媽媽過世一個月後就信主受了洗。之後我從學校宿舍搬出,跟教會弟兄一起住,生活變得很豐富。之前的生活大多花在念書,目光總放在自己身上,信主後跟弟兄姊妹一起登高山,溯溪,日月潭游泳,去大陸短宣傳福音,認識各樣不同的人,都是我這個書呆子從來沒經歷過的。你若問我,活動這麼多,成績不會下滑嗎?老實說,成績的確沒之前好,但你問我願意拿這几分換豐富的生命嗎?我當然不換。若再問我願意用什麼東西換神的救恩呢?我相信沒這種東西。

接下來想分享神如何帶領我之後的道路。因為我常倚靠自己,我認為只有靠著自己努力念書,才能得到美好的將來,而神藉著在我受洗後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情讓我我知道我不能再靠自己了,我需要倚靠祂。畢業後我在工作中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偵憶。交往兩年後偵憶已申請上美國的研究所,我才驚覺大事不妙,希望留她下來作男女朋友,之後再一起出國。本來偵憶回心轉意願意留下,但是她爸爸望女成鳳,不答應這件事,當時也不願見我的面,我只能含淚送偵憶出國。這時我無法倚靠自己讓這感情能延續,隔了半个地球遠,能做什麼呢?只能倚靠神向神禱告,相信神如果認為我跟偵憶是最適合的一对,就會讓我們在一起。雖然我一年半後還沒申請到學校,偵憶還是回台灣跟我結婚,她爸爸後來也對我相當好,神讓我通過了第一次考驗,讓我我知道耐心等待相信祂是值得的。再來是要面對考試這一關,我英文程度不夠好,當時 TOEFL 考試比 Purdue 的錄取線低 1 分,因為這原因 Purdue 無法讓我入學。我再次轉向神求神開路,之後我申請 TOFEL 重新閱卷加了 2 分,雖然這時申請 Purdue 的 deadline 已過,我還是被錄取了。神透過第二次考驗告訴



我到 Purdue 念书的机会是祂给的，我可以相信祂。第三次考验是我前往加拿大换学生签证时遇上背景审查，因只剩一个月就要开学，我心里着急却做不了什么，只能祷告相信神。我最后是在开学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拿到签证，祂真是永不误事的神。最后是侦忆毕业后与我一同住在 Purdue，希望能找到工作。我跟神祷告希望侦忆能找到适合她的工作，但又求神不要距离太远，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一年半，希望结婚后别再分开了。神真是听祷告的神，离 Purdue 比较远的工作都没录取，只录取了离家最近的工作，现在侦忆上班只需要走路 10 分钟，比我到系馆还近。

很难想像妈妈过世后,若没有神，我可能会学业荒废，或许会散尽钱财，可能撑不过与侦忆分离的日子，但感谢神这一路上的带领，不但让我衣食无缺，有丰富的生命，还成立了一个新家庭。神也是如此爱著每一个人，大家真可放心把生命交给祂。





谢谢主的不离不弃

曾发之

生差不多,我们的高中生活就像是坐在教室里面数着出国的日子,找不到人生真正的目标,叛逆着不听老师的教导,所有的事情都不想认真做。还好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还是把高中的课程给我们上完了,到了大学发现这些是多么的重要。

后来进入了繁忙的准备出国的日子了,感谢神的不离不弃,他总是帮助我,没有像其它的学生那么担心过不了签证,我总觉得我会轻松的过,果不出所料,简简单单的拿到了签证。在出国的前一段时间一切事情都那么的顺利,一直觉得有什么在帮助我似的,让我快点到美国,殊不知那就是主。

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后,来到了 **Purdue University**.认识了 **March, Helen**,还有 **Weijia** 姐姐。因为是 **freshman** 的原因,开学前几天宿舍不会开门,于是我们住在了 **Helen** 和 **March** 的家里面,于是成为了我真正认识主的第一个机会。**Helen** 和 **March** 告诉我们他们是基督徒,每个星期五都要去参加团契,所以第一次我来到了普度华人教会,在这里,第一次和这么多不认识的兄弟姐妹一起吃饭,大家互相招呼,关心,让我感觉宾至如归。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家一起唱圣歌的感觉,当钢琴的琴键发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我的心是那么的安静,当大家一起唱起那一句句赞美主的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心被打开的感觉,感到那么快乐,轻松,没有枷锁,没有负担,就只有主和我。第一次和主离得那么近。于是我爱上了这里的感觉,这里的氛围,这里的一切。这样开始每个星期去参加团契,每个星期也会很期待和兄弟姐妹们见面。之后,在一次牧师的传道后,我决定信主了。**Helen** 帮助我教导我怎样祷告,和神通话。我知道了没有主,就没有了生活的意义,这样找到了生命真正的理由。

在信主之后,我的生活中就一直充满了快乐和动力,因为我知道主对我的不离不弃,让我

谢谢主的不离不弃,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同我一起前行,并没有因为我的忽略而抛弃我,却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门外等待,等待我发现他的存在。

在我之前的 18 年人生,其实有很多次都能够认识主,但是我都错过了,然而主却一直在我身边,感谢主的不离不弃,拣选了我。小时候就感觉到教堂的神圣,总是感觉那里就像是我的家,那里面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好奇。总是感觉十字架是那么的美丽。小时候,我就一直觉的我们生活的世界都是被安排好了的,我们的生命和人生都是设定好了的,就需要我们去将他走完。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有那么一个人在看着,现在我知道了,那就是神。

从小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父母常带我出去玩,对于世界上的真相和压力并不了解。直到初中的时候父母感情破裂,在还没有反应到这个巨大的变化的时候,他们离婚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虽然有那么一段艰难的日子,但我并没有改变自己原本开朗的性格,没有让自己一直消沉下去。在那段日子中,我开始写日记,在那里面我总感觉有人在听我诉说,听我的心声,总感觉从那里面有那么一个力量在帮助我,告诉我要坚强,要快乐。所以我并不觉得孤单,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主在帮助我,并没有发现其实您就站在我的心门外敲门。

后来上高中,因为父亲想让我在美国留学,于是就读的国际课程。和大多数国际班的学



不再是一个人。在这里也认识了感觉会一辈子交心的朋友，一切都顺利。在学习方面，我也常常和主祷告，让我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找到自己喜欢的想要学习的东西。在生活中，也能渐渐看到神为我开的路，按照他的样式，做一个让神喜乐的人。

在我们出生之前，就是被神所拣选了的，神最先认识我们，他一直都知道我们，就等有一天我们发现他的存在。感谢主的不离不弃,让我发现了您的存在,让我接下来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快乐。



上帝的爱改变了我

程勃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是中学教师,父亲是个建筑工程师。我在小的时候有几次几乎死去,是神让我还能活到今天做见证。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因为怕孩子太多,不好养大,准备去堕胎。结果去汉口医院的船因为天气不好,等了一天也没有开。后来母亲觉得是上天要她留住这个小孩,就改变了主意,不去堕胎了。还有一次是我母亲从汽车上摔下来,左手抱著我,右手抱著一捆书,她上公共汽车时,车开了。摔下来时,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没有用手扶地,结果自己的头著地,过了一天才醒过来。醒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劲劲去哪了”。她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这个经历帮助我后来明白耶稣的舍己的爱:耶稣爱我,就象母亲爱我一样,胜过自己的生命。

一切都是神主宰的安排。我在哥伦比亚读书时,遇到一对夫妇,男的是我在国内研究所的一位大师兄,女的是一位基督徒,名叫 Nancy。是 Nancy 邀请我去纽约在 96 街和中央公园交界的华人教会。我虽然研究很忙,也没有车,每周都走 20 条街去教会。因为如果乘地铁会绕的很远。有时会跑的气喘吁吁地坐在最后一排。但是感谢主,通过听道,校园查经,和与基督徒的交流,我接受了基督作我的救主。也清楚地了解耶稣基督的出生,并他的死与复活的意义。在我求学最困难的时间,是神带我走过这一段路。我的实验室离公寓四条街,中间有一个校园教堂,我经常可以去

参加查经,有时可以独自去教堂为一些事情祷告。

我於 2002 年聖誕在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華人教會受洗。

在認識耶穌基督之前,生活中我會遇到一些難處。有時我自己都覺得需要有一個改變,但所有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勞。比如說,學業不順,雖然很努力,但缺乏智慧和靈感;與人關係處理不好,與導師,實驗室的同事相處不好;缺乏憐憫心,我從來不同情弱者,雖然自己也不是什麼成功人士;活著的目標不明確,這是最重要的,那時覺得有了物質就一切都好。其實,這都是虛空,我也知道這些都不對,但直到神的聖靈進到我心裡,我才明白原來的我就是一個死人,是一個活在罪中,沒有盼望的死人,就像一棵放在沙漠中的沒有水源的樹。

認識耶穌基督使我的生活充滿了祝福。



以前覺得自己缺乏靈感,光憑自己的努力去行。其實認識神會使自己成為一個更有智

慧的人。當我真正思考所有這些物理現象的起源時,我不得不承認我面對的造物主。當我謙卑下來,承認自己的軟弱與缺乏智慧,求神賜給我智慧時,我發現我的工作效率有質的提高。任教的前三年,我很少為自己的工作禱告,結果是寫了十幾個 proposal,沒有一個成功。直到有一次去 Columbia University 開會遇到一個基督徒,我對研究的態度才發生了改變。他見到我就問你是不是基督徒,第二句話就是你看上去不喜樂。天吶,他怎麼知道我是一個不喜樂的基督徒。其實神要讓我們成為一個各樣事上都很喜樂,榮耀他的人。當我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給他時,我們

就喜樂。雖然，我們不能掌管自己，但是，神能掌管我們的明天。自己擔憂有何益處呢？神告訴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不要擔心自己能力有限，要相信神能給我們智慧去認識他創造的一切。其實我的研究並不能完全解釋自然的本質，也不能創造任何物質，我所做的只是用人能了解的語言去描述一些現象，或者使用神創造的一些規律去加工一些對人有用的產品而已。神的創造是我的智慧根本無法完全理解，只能贊美他，我可以靠著他給我的靈感去為人類做一些有用的事。感谢神，当我明白这些之后，工作变得更有效率了。

我也开始變得有同情心，容易與人相處了。聖經上對基督徒的要求是愛人如己。愛自己的弟兄，愛自己的鄰舍。當我這樣去行時，我發現別人也會這樣對待我。聖經上的話是白紙黑字，是又真又活的。

最後，我要說我現在很明確人生的目標，那就是認識神，榮耀神。不認識神，我怎麼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我怎麼知道自己工作的樂趣，我怎麼知道怎麼對待自己的家人，我怎麼知道管理金錢，我從哪裡得到他的啟示，我從哪裡得到力量去愛周圍的人，我怎麼知道自已的肉體死了要往哪裡去？不榮耀他，我現在做的一切都是徒勞，是虛空。

捨己，確更加寬闊

張君禮 & 白蕙華

在 PCCF 以來，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參加羊羔組(研究生小組)，四年下來，和弟兄姊妹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在小組待得已經很習慣，服事的方向也蠻固定的。在 2009 年秋季時，我們開始在 Freshmen group 幫忙了一個學期，當時覺得只是個暫時的服事。就在 2010 年的夏天，Matt 和雅婷邀請我們到需要同工的活力組(本科生小組)服事，當時我們的心裡都不是很願意，一方面不想離開熟悉的小組，一方面總覺得會跟和我們年齡差距不小的本科生有代溝，所以遲遲沒有給他們答案。

Helen 當時的心路歷程:

雖然因為在 freshmen group 服事的時候，神給我對一些年輕的姊妹和慕道友的負擔，但要離開熟悉的小組還是不太願意，加上 March 沒有什麼意願，我也無法做決定。終於在最後的一、兩周，我們靜下心禱告，希望不要因為自己的意思而攔阻自己明白神的旨意。在幾天密集的禱告之後，我的心開始慢慢地順服下來，但是也覺得 March 也要有一樣的異象才行，要不然無法一起同工的。沒想到才過一、兩天，March 興奮地跟我分享了神親自對他說的話...

March 當時的心路歷程:

我心裡一直很抗拒，即使他們不斷的分析我們有多適合到活力組服事，即使我看到神加給 Helen 對這些年輕本科生的負擔(看別人都比較容易)，但我的心還是很剛硬，一直用“讓我禱告看看”來當藉口

拖延。其實我心中大底已經知道這是神要我們去服事的方向，但我仍不願意爽快的答應。一來因為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已經習慣的環境——溫暖的羊羔組，到一個不熟悉的環境服事。二來因為我的想法比較老成，總是覺得我跟年輕的本科生想法很不同，會有代溝。再加上自己個性比較急，所以覺得自己沒有愛心及耐心來服事。那時真的很苦惱，進退兩難，想拒絕但是又覺得是神在呼召，然而心裡又百般不願意來答應。在 Matt 及雅婷不斷催促而我又不斷拖延的情況下，終於有一天，神親自對我說話（終於看不下去了），而且是透過我很喜歡的休閒活動——釣魚，來對我說話。



還記得那是 2010 七月的某天清晨，天沒亮我就出發去釣魚。那天的收穫相當好，釣到了不少鱸魚，眼看時間差不多該收竿回家的時候，突然，竿頭傳來一陣強勁的震動，我立刻揚竿收線，把魚拉近一看，上鉤的居然是一尾 walleye，是淡水魚中評價很高而且不容易釣到的魚種。那時心想“真是太感謝神了”，接著看著桶裡的豐收在盤算著要怎麼料理這些魚：“walleye 這種高檔貨是一定要清蒸的，鱸魚可以紅燒、清蒸或是油煎，怎樣都好吃”。想到這些美味的魚料理同時，在口水快要流出來的時候我的手可沒停下來，繼續甩竿將餌拋出，同時心裡忍不住貪心的在想：各種料理法都有了，就差個魚湯，如果能釣到一條 catfish，就能煮一鍋好喝的味增魚湯了，神啊，請賜我一條 catfish 吧!!”（真的是太貪心了）。這個貪心的想法才剛浮現腦中的同時，魚餌

也才剛落入水中，說時遲那時快，又一條魚上鉤了!! 心想不會吧! 拉上岸一看，居然真的是 **catfish**! (有釣 **catfish** 經驗的人會知道通常 **catfish** 不會這樣上鉤的。) 那時心裡真的是說不出的驚訝與慚愧，驚訝慚愧神居然聽了我這麼一個這麼貪心的小小禱告。這與神國無關的一條 **catfish**，我想要神就賜給我，若我需要能力、愛心及耐心到活力組服事，祂又怎麼會不給我呢? 我知道神是在親口告訴我，不要再拖延、不要再猶疑，去活力組服事吧，祂會賜我一切所需的來服事! 那天回家之後，我把這經歷告訴 **Helen**，我們就下定決心到活力組來同工。

學期一開始，教會裡來了很多的新生。看到許多 90 後的本科生，很感謝神預備了很大的禾場，但同時不知道這些本科生們會不會持續著來，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照顧到所有的人。開學前幾周，查經的教室裡坐著滿滿的人，討論經文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蠻安靜的，需要同工很多的參與。幾周過去之後，令我們驚訝的是，這些本科生還是持續著來! 原本以為學校到周五常常有很多五花八門、吸引人的活動，擔心他們漸漸就不來了，但他們竟然選擇繼續坐在教室裡學習神的話，我們深深地

體會到祂的愛就是最吸引人的源頭，而且不分年紀、不分世代! 而且到了第二個學期，查經時的討論越來越熱烈，小組員之間的感情也越來越好; 原本以為無法理解這些新世代的年輕人，但是我們反而被他們單純的信心感動，每每看到他們周五團契、周日崇拜總是坐在前幾排，專心唱詩、聽講的樣子，就覺得好窩心; 原本以為我們會無法和他們溝通，但現在我們特別喜歡和他們在一起吃飯、聊天的時間，常常有滿滿的喜樂充滿我們; 原本以為新的服事會很困難，但是這擔子不僅是輕省的，更是甘甜的! 原來神早就預備他們的心，也預備一切我們需要的能力和愛心。感謝神讓我們經歷“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預備) 的真實!

漸漸地，一個接著一個的本科生決志，在感恩節的兩次洗禮中，有六個年輕的弟兄姊妹受洗。在準備他們的卡片和禮物的時候，**Helen** 當時因為無法親自參加他們而難過地掉眼淚，才發現我們已經愛上這些孩子了! 回想當時我們不願順服的心，感覺很慚愧，但也感謝神對我們始終不放棄，把一個這麼大的祝福加在我們的生命中!



《幸福的路》

我走過最幸福的路，是跟隨的路

讓祢的手引導生命的每一步

我走過最喜樂的路，是依靠的路

把每一天交給祢的心來眷顧

捨己，確更加寬闊

放手，卻更加穩妥

超乎想像，精彩豐富

我跟祢走的這一條路



寻找迷失路

-----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到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

胡水林

我是一个有着 38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是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中成长。

‘文化大革命’中，我怀着满腔的热血高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斗争“地、富、反、坏、右”，打倒“牛鬼蛇神”，横扫“封、资、修”，在狂热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我紧跟时代脚步，按着党的要求，努力工作，在农村基层担任领导时，组织斗争过“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对所谓的落后群众办过学习班。

随着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发展是硬道理”“一切向钱看”，从有计划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官商勾结、特权资本的垄断、黑恶势力横行”，“黄赌毒”泛滥，贪污腐化成风，社会治安混乱，物价飞涨，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社会混乱造成人们伦理道德的丧失。整个社会处在浮躁不安之中。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没有安全感，幸福指数越来越低，各种社会矛盾纠集一起，错综复杂。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特别

是随着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少数权贵集团利用手中职权摄取国有资产一夜暴富的时候，面对着“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面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社会的倒退，我像迷失方向的羔羊，不知道路在何方。我愤怒、失望、悲观，我徘徊迷茫，我想寻找一块没有罪恶的净土和世外桃源。

正在我非常痛苦无助的绝望之时，2005 年，在美国普度大学留学的妻弟张东茂回国探亲时，他告诉我，他已信耶稣，而且向我推荐《圣经》这本书，向我传福音，还给我一些教会的刊物以及《十字架》光碟。开始我用怀疑的心态试着阅读《圣经》有关章节和与《圣经》有关的资料，同时也偶尔参加本地教会主日崇拜，使我逐步认识到有一位主宰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全能的独一真神，也知道世间没有没有罪恶的净土和世外桃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有罪，为了赦免人的罪，天父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放在十字架上受死，因此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全人类的主，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同时认识到，如今的社会之所以道德败坏，是因为撒旦以各种不同的样式，试探人、蒙蔽人、欺骗人、使人犯罪背离神，拒绝神的爱和真理，造成是非不分，好坏不明，人人活在毫无目标的虚空之中。了解这些之后，我的心态也有了改变，也开始从神的角度看待社会的现象。

但那时我还没有下决心信主，一是潜意识中残存的所谓共产主义信念还没有消除，二是接触到的某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既信主又信佛，三是怀疑信主真的能拯救我吗？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在普度读书的女儿女婿邀请我与老伴一起来探亲。到普度的第三天，我随他们一



起参加了主日崇拜，随后又参加了迦南团契查经班，通过何牧师等的传道以及迦南团契主内兄弟姐妹查经体会和见证，使我清醒认识，自己几十年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神的道，是一个有罪的人。只有靠基督耶稣的宝贵血洗清我的罪，我才有可能脱离撒旦和邪灵的侵袭。因此，我唯一的出路是信靠神，承认基督耶稣是我的救主，是万物之源，是时间的终始，是生命的粮，是一切的本源，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人生的路，才能在天路旅途中不会跌倒。

现在，我决志信主，打开心门，真心接受基督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脱胎换骨，认真悔改，做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无论今后的余生有多么的艰难险阻，依靠神的恩典，有主一路同行，我将生活在无限喜乐之中，直到永永远远！

Verse 1

曾經年少不識愁滋味 為賦新
詞強說愁
而今發現有祢在身邊 其實沒
什麼哀愁
祢造世界 前後七天 而我那時
就在祢的藍圖裡面
祢的掛念 我視而不見 祢的愛
卻不曾消減

Chorus

神啊 我的神啊 祢甚至悉數我
頭上多少頭髮
神啊 我的阿爸 祢一直在等待
浪子回家
神啊 我的神啊 為祢我願拋棄
世間浮華
神啊 我的阿爸 孩子要帶著榮
耀回家

Verse 2

祢陪我學走路 我學說話 從吱
吱呀呀到學說情話
每個牽絆 每次摔打 都讓祢放
心不下
祢造春秋你造冬夏 祢造日月
星辰朝露和晚霞
而我凡人一個什麼造化 祢將
我滿心牽掛

Chorus

祢說太多人贏得了天下 卻渾
渾噩噩將靈魂丟下
人生在世不靠富貴榮華 而靠
祢所說的每一句話
神啊 我的阿爸 為祢我願拋棄
世間浮華
神啊 我的阿爸 孩子要帶著榮

記得認識神之前，自己像浪子一樣，漠視神的愛，慨嘆生活當中有多少的不如意，有多少的失落，有多少的哀愁。然而，我們之所以感覺到與神之間的距離，是因為我們像浪子一樣，選擇背離神；我們之所以感覺到生活當中的艱辛，是因為我們像浪子一樣不顧神的教誨而去追尋自己的自由。

生命中並不缺少愛，而是缺少發現愛的眼睛。神離我們並不遠，我們缺少的是一顆發現神的心。神，一直陪伴在我們身邊，一直在守望著我們。如果我們細心感受，就會發現，他，從未遠離。

一直想找一首歌來表達自己對神的那種親密的感覺，但是一直未能如願——畢竟每個人與神之間的經歷都是獨特的，一千個人可以寫出一千種感覺，而每個人的感覺都不是他人的經歷所能替代的。所以決定動筆寫下了第一首寫給神的歌，來向神傾訴自己的心聲。



從小就在天主教學校長大的我，學習了耶穌基督和天父的話語十三年，我很感恩我從小時候就有機會認識有這位全能的神。小時候學得都是耶穌基督顯的奇蹟，最深刻的是‘五餅二魚’，‘把水變酒’等等的故事，還有耶穌基督為我

們的罪定十字架死亡，第三天復活。我小學和初中的時候，我都會陪同我婆婆和姊姊到教會，她們都是天主教徒，我高中和大學以後，我慢慢的就沒有這個習慣，直到來到Purdue，吳策姊妹邀請我到教會來，我又再次有機會認識神，感覺一點也不陌生。

暑假過後，新學期回來，曾經想過要放棄再來教會，卻在這個時候遇見 English

Group 的弟兄姊妹和 Matt and Leonia，他們沒有因為我未信主而排擠我，相反，我一點也不覺得我是外人，感覺就想一家人一樣。我相信是神看見我的軟弱，讓我遇上他們，所以我又回來了。

從小，家裡的聖經有好幾本，但好像從來沒有好好打開閱讀過，小時候學過耶穌基督的話語也淡忘了.... 現在重新閱讀聖經，我的感受深了很多，領會到的學會的好像多了很多。最明顯的改變是：我以往對事情的執著，意思是：一年前的我，事事要求完美，身邊的朋友，家人都知道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這樣不但給我身邊的人很大的壓力，給自己的壓力也不少。以前的我，總不會滿足，達到一個目標，我又再定下下一個目標。

還有，我是一個凡事都很憂慮的人，擔心這個，擔心那個，睡覺永遠睡不好，精神自然不好，常常頭疼，成為一個惡性循環。我告訴了 Leonia，她提議一起跟我分享耶穌基督對‘煩惱，憂慮’的教訓，我真的覺得

重新認識神

蘇頌燕

很有用，每逢我感到十分煩憂和憂慮時，我就會背誦這句經文：

⁶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⁷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Philippians 4: 6-7)。

心情會自然放鬆得多了。

當我想到耶穌基督能犧牲自己為世人赦免罪惡，看見他的慈悲，包容的心，祂的偉大讓我學會了我也應該愛人如己，要彼此相愛。重新認識神，讓我感覺到我已經很幸福，我現在覺得我甚麼都不缺，家庭，親情，愛情，友情都不缺，明白神的恩典，就自然可以做到知足常樂。



BECAUSE GOD NEVER GIVE UP UPON US

KHO PIN VERIAN

I am from Indonesia. I was raised in a simple family, with 2 brothers and 3 sisters, and I'm the youngest one. We are Chinese descendant family, so like generally Chinese, our parents didn't raise us as a religious family. But my parents did raise us very well, they provided almost all of our needs, good education, good basic principle about how to behave, about how to respect others, but we rarely have heart to heart communication. We rarely show our affection and love to each other.

I enrolled in Catholic school for from kindergarten to my undergrad. Most of my friends were Christians. I saw that my classmates' families (Christians families) had something that I didn't have at that time. They have more freedom in showing their affections and their love. They usually go to the church with their family on Sunday, which never happened in my life. I wondered, is it because they have God?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getting more knowledge in Christianity, but I know that my father wouldn't like it. Yes, my father never allowed us to become a Christian. My mother has always given us free choice and supported us to do good things.

Life in the U.S.A.

When I came here, I found it terribly hard to adjust to the food, language, work, courses, weather, almost everything (they are so different from what I experienced in 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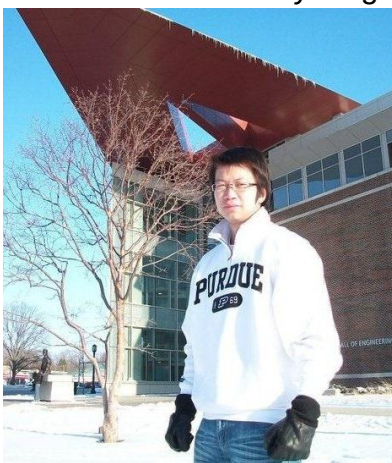
country)...and the worst thing is I felt so lonely.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at that time to get well with new friends. In my loneliness, I met a girl who also felt the same way. We became friends, and then we started to have special feeling each other, even though she already had a boyfriend at that time. She cheated on her boyfriend, but I just couldn't reject her. We did so many sinful things which I never done before in my life. I almost broke their relationship, and I did break their hearts...mine as well.

I felt very guilty. I tried to confess my sins to God, but I fell again and again. I really lost my mind and any self-control. Every time when the temptations came, I couldn't refuse it. I felt depressed, guilty and disgusted with my self and my sins. Eventually, I suffered from a severe depression.

My Christian friends also tried to help me to overcome my difficulties. They showed me kindness that I never got from others. But I really gave them a hard time. They gave me their place to stay, they tried their best in helping me, and shared God's love to me. Yet, everything seemed impossible for me. I built up my own wall to avoid God's love, or so I thought.

During my depression, some friends tried to cheer me up by asking me out to the bar. I got drunk there to forget all my problems. Yet, being drunk did not help me at all. I became more depressed. Several times I had thoughts of ending my life. I ended up

last semester with one in-complete grade on my courses, a project which



was suspended along with the funding, I took pills and got counseling from both psychologist and psychiatrist. I went back to my country at the end of semester without expecting to come back to Purdue.

Going Back Home

During my time in my country, I continued my medication, and I also attend several sessions of healing movement camp that was organized by a church. My family treated me very well, and really showed their love to me. I recovered slowly but surely.

My friends kept being patient toward me. Now I know the reason is because God himself never give up on me. God works in their lives that make them not to give up on me. Many people prayed for me, and they really hope that I could feel God's love again in my life. Thanks to my English bible study group, which tried their best in praying and supporting me every time. They taught me to take my responsibility on my own life. They became my family here.

Returning Back to God

Now, I also have a better communication with my family. I wrote some letters also to my parents at Indonesia (thanks to my friend who has nice Chinese hand writing ☺). My father also starts to accept that 5 of his children are now Christians. I'm still struggling with my sin and pride. I am too prideful, emotional, and selfish. Sometimes I forget to love. But God keeps me strong, so I'll never give up to share God's love in my life, because He never give up on me too.

All what I had experienced remind me to some verses in the Bible:

To those who get tempted for conducting sexual immorality, drunk,

wild party (I know most of the youngster have this kind of temptations):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Romans 12:2

To those who share God's love to me and to others:

“For I was hungr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eat, I was thirst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drink, I was a stranger and you invited me in..” (Matthew 25:35)

At the end I want to quote,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ans 8:28)



我总是觉得欠神一个很大的债，那就是为神作见证。每次开始写见证总是受到各样的阻挡。写了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是我的软弱，信心不足，不能够抵挡撒旦的破坏，加上没有足够的祷告。有一天晚上和先生出去购物，我坐在车上，忽然受到感动，我知道是神让我写见证的时候了。就连题目和经文都一并给了我。

岁月不留人，转眼间我们的儿子明哲已经一岁了。去年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正在期盼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我满心喜悦的盼望着。我们做好了各样的准备。还记得女儿刚刚出生时的那份喜悦。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不仅让我们夫妻可以团聚，又给了我们一个孩子。在一次查经中，神感动我，让我给她取名叫 Joy。我怀着同样的盼望来期待我们儿子的出生。他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给他取名叫 Jonathan。

然而，谁知道就在明哲出生的前后一个月中，我们险些失去了两个亲人。随之而来的，我不但没有经历那份我所期望的喜乐，却陷入了一种恐惧和忧虑之中。我每天觉得疲劳不堪，不能集中精力，每一件是都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我尝试着去读经，去祷告，但果效却不明显。之后，我又开始出现各样身体上的不适。开始是连续近一个月的腹泻，几乎不能存下食物。后来，又开始胃痛。我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力气，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每天最喜欢的时间就是晚上，睡着了就可以不去想那么多的事情。早晨起来，

就开始紧张，不知道怎样度过一天的时间。尽管我愿意，但我却无法

我的软弱 神的恩典

来巍

经历神的爱。因为那时我的思想完全被恐惧和忧虑占据。我每天祈求神能够医治我，然而那时我却不知完全的顺服。尽管我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还是靠自己。

就在我真的觉得一点力量也没有了的时候，神开始做他美好的工作。因为神的恩典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Leonia 在其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给了我很多的经文，资料，和书籍。我又开始了和 Leonia 的查经。我最喜欢是一本 “In the arena of the mind”。它告诉我们，每天我们所想的要决定我们的行为。教我们怎样用积极的想法来代替消极的想法。在这期间，我经历了母亲无私，伟大和牺牲的爱。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信心而又坚强的人。不知到她有多少次的为我流泪祷告。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上最接近无条件的爱就是父母的爱。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自己深深的理解母亲在这期间所经历的苦处一点也不比我少。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期盼着那份喜乐的时候神却允许那样的打击呢？神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 7:9-11）”。在当时我只看到外面的环境，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却无法体会神在期中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神没有撇下我们不管。他一直都在那里。30 岁以前，虽然我已经信主了，但对很多神的话语没有深刻的体会。根本没有认真的考虑过生命和死亡。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不必要考虑。我的眼目更多的注重属世的事情，而不是属灵的事物。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和脆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



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 4：14）”。我感谢神让我体会到这一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罗马书 5：3-5）”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 8：28）。我懂得了要更加的珍惜生命。要积财宝在天上，当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希望神会说”好，良善的仆人。”



主啊，你就是我的力量

呂琚



早在上本科的时候，我就和基督徒有接触。那时，北大东语系信佛教的多，而英语系受西方文化影响，自然信基督教的多。系里的同学中有几个是基督徒。其中两个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一位是个温柔善感的女生，一次在寝室楼走廊里遇到她，她给我讲自己信主的经历，没说几句，就泪如雨下，说不下去了。不久，她被系里以不完成作业的名义开除了。还有一位是他那一级的“大才子”，文采、学识都是顶尖的。我记得自己问过他基督教好在哪里？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好？共产主义也有一套价值体系，有道德理念。他说基督教传扬的是爱，而共产主义要用暴力革命来改变世界，所以不够好。当时的我对他说的话似懂非懂，但我记在了心里。

那时候我很讲究纯粹，看人看事很容易走极端，很苛刻，更拿自己的标准对接触到的基督徒大加评判，只把眼光盯在人身上，而没有试图去了解神。

来到美国后，经常有朋友邀请我去华人教会的福音班。投身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我把宗教定位成学术研究的内容。于是有好一段时间，我只用理性把基督教当成知识来了解，理解。然而，就像 Nickey

Gumbel 在 ALPHA 课程里讲的，信仰远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实践。他说，就好像你买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车，你说“这车真好，我要先研究研究”，你看了说明书，研究它的构造、性能、特点，为了研究得更仔细，还要学日语。但是，Gumbel 说，买车的关键是要开车。

这也回答了我先前一直不理解的一点。耶稣说：你若能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就是先信而后看见的原则。不少基督徒朋友也都见证这一点。我原来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与我一直以来抱持的认识论完全相违背。但执拗的我没有真正去实践这个原则。在福音班，我往往陷于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的讨论之中，误以为不好好理解那些问题，就没法信、不能信。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感谢主，用他的大能和恩典，扫除了我思想上的障碍。两年多以前，我怀孕待产，却因病住院，当时家人不在身边，那也许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感到那么无助：我不知道还在腹中的孩子会因为我的病受多大的影响、怎样的影响；她如果早产出来，会不会健康成长？那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孩子，心里焦虑、自责。同时也对自己即将承担起做母亲的角色很没有信心。我第一次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有那么多不能自己完全掌控的东西。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在我最最无助、脆弱的时候，教会的朋友来看望我，为我做可口的饭菜，为我祷告。何牧师和师母在病床边为我和尚未出生的孩子祷告。真的是感谢主，在我还没有接受他之前，他就毫不吝惜地赐给我丰盛的恩典，并籍着他忠实的仆人来引导我，向我显明他的

爱。孩子出生后，能吃能睡，身体一直很健康。

孩子现在已经两岁了，看着她一天天健康快乐地成长，我真真实实地见证神造物的大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传 3：11）孩子从会爬、会走路、到会说话，每个进步都不是我所能掌控、预料的。她在圣诞节的前两天自己造出了第一个句子，在几周前开始能自己下楼，不用别人牵着手。她调皮、淘气；她学数数、爱画画；她给姥姥拿衣服，告诉姥姥“冷，穿上”；她对自己说“妈妈忙，别去”，让自己不到书房来打扰妈妈。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使我感受主的做工，见证主的爱，他的爱是何等甘甜，何等美好。

主通过他的爱，更使我看到了自己的罪，自己的骄傲、执拗。全能的主啊，你不但不舍弃我这个卑微的罪人，反而赐给我得救的路！感谢主，为我预备了一个那么得福的团契，带领有丰厚属灵生命的弟兄姐妹来到我的身边，开启我的信心，让我真实的感受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我开始通过祷告来和神建立关系。每天独处时花时间向主耶稣祷告，渐渐地，心思意念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神，想到他就有喜乐！耶稣真的是全能信实的主，他给我的恩典和保守是那么明确。他给我力量：当我疲惫时，向他祷告，他让我精神百倍；当我生病时，向他祷告，他就使我得医治，得康复。当我被眼前诸多的课业、教学任务和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给我智慧，让我更刚强。和主耶稣建立关系后，真真切切地经历着他的爱和恩典，想到他心里就充满了感激、平安、喜乐。

我知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来 11：1）我知道我因信而得救，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我明白，受洗只是一个开始。在这全新的人生道路上，主求你使我的信心成倍地增

长，让我刚强壮胆；主请你做我的盾牌，让我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让我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一生做荣耀你的事。



认识与人立约的上帝

馬齊明

世界上有许多异

常自负的人，这本来不是什么会令人惊讶的事情；但如我信主前一样骄傲的人，连我自己都未曾碰见过一个。我从前是一个极其叛逆的人，初中时和班主任当面争吵是家常便饭，甚至在家庭作业中也往往不忘对老师辱骂攻击。那时候我所有的老师看到我就像遭了瘟一般唯恐躲之不及。即使是多年以后回到学校，我当年的物理老师仍会装作不认识我。而我又偏偏有点小聪明，很早便读了很多古籍，《文选》中大多篇章都熟知，《四书》、《国风》更是烂熟于胸，常常在有众多领导听课的情况下让语文老师当众出丑。那时候我的自我意识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会飞的超人，连天上的鸟都能抓下来。我初中没有听过一堂课，没有认真做完过一次作业，大考总分却常常是前三名。语文考试时默写古诗，我甚至会照着音律尾均现写七律充数。记得一次考试一个老师曾给我文言文答案打了零分，我当晚便写了一首堆砌大量典故和生僻字的骈文羞辱他，并在晚自习结束后夤夜送到办公室让他下不了台。

虽然我行为恶劣，但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平稳，所以我的老师们尽管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拿我无可奈何。而我的自傲就在这种纵容娇惯中发芽生长，目中无人的阴影遮蔽了原本应当谦虚谨慎的心灵。“没有神。”我常常对周围的人这样说，“耶稣就是一个忘记了自己是谁的疯子，逢人便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在考高中之前，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上帝知道我多么爱她。她的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能让我琢磨许久，她的一笑一颦都能在我的心底掀起波澜。2007 年的 2 月份我终于得到了她的欢心 - 她同意与我

在一起了。与她在一起的四个月是我最快乐时光：我学会了用长长的信函婉转地表达我的心意，学会了顺着她的心愿花费我的时间；我更不会放弃一切机会与她约会。那时我坚信就算失去一切，能和她在一起也是值得的。

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可能幼稚的感情注定没有结果，在考高中的两个星期前，她和我分手了。我难过了很久，还是强打精神参加了那“一分便可决定命运”的考试。从考场出来，感情上失败的阴霾终于从我心里消散了些许——考试进行的比较顺利，在我看来考上南京最好的高中唾手可得。

在浑浑噩噩中我消磨了接下来两个月的时光，直到考试成绩公布，却将我虚荣的希望彻底击碎。我的成绩离我的预期相差 20 多分。平时我看都看不上眼的学校这时也没忘棒打落水狗，宣布取消原先保证的一等奖学金。最让骄傲的我难以接受的是，那个把我一脚踢开、连理由都没给一个的女孩考出了比我高近 40 分的分数，录取了我一直想去的高中。我是多么想借这个机会证明一下离开我是她的错误啊！现实却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先给我希望，再把它当着我的面踩在脚下，碾得粉碎。再也没有人认为我是所谓的“天才”了，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败者。

巴比伦是怎样崩塌，我的骄傲和自负就是怎样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的。回望走过的道路，那时的我清楚地看见了我的生命是怎样一事无成；我一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我所有引以为豪的东西竟然能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丧失殆尽。

然而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在这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打击中自暴自弃，而是引导我在故纸堆里寻找精神的慰藉。由于中国的宗教政策，我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圣经的机会；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却还没在禁止公开发行之列。鬼使神差中我翻开了但丁



的《神曲》，从而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我终于知道原来还有一个至高的力量在静默中爱着我们。“以色列出了埃及...”这是炼狱篇里船上的灵魂高唱的诗篇，而书外的我也不禁为之动容。找来圣经，翻开出埃及记的头几页，一行并不显眼的字映入眼帘：“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这是何等凛然可畏的时刻。神与人所立的约，他总是纪念，就算立约的人只是权倾亚非大陆的帝国中的奴隶，神也必用全能的手救他们出奴役。因为“我是耶和华。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上帝与犹太人的约定的应验，是给新约做的坚实的保证。从读到这一切时起，我坚信主耶稣基督在看顾着我。我在这世上会有苦难，却不用惧怕，因为我的救主已经胜了世界。而他给我的应许，如同那要把以色列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一样，是必然应验不会落空的。

接受了神之后，我的苦闷很快一扫而空。而圣灵也在我心中结出硕果，引导我从一个妄行者不断改变。感谢主使过去的事情不再被纪念，从而让我可以在丰盛的应许中毫不畏惧地面对未来，走过人生的旅程。

第一部份

救国救民？

毛佑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喜歡讀一些歷史人物的故事。我深受他們英雄事蹟的感染，也希望自己長大以後能夠做出像他們一樣驚天地泣鬼神的偉業，“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名垂青史，萬古流芳。所以，我在小的時候，大約十歲出頭，就大概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希望成為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人物，作出和別人不一樣的事蹟來。我開始探尋救國救民的良藥，並且堅信自己就是能夠改變中國的“英雄人物”之一，掌握著真理與道路，以後能夠被稱為萬民敬仰的英雄。

在初中前期（初一、初二），我關心國家大事，國際時事，努力瞭解軍事、政治等重大議題。當時，軍事雜誌就買了起碼上百本。我立志以後當一名將軍，帶領軍隊，讓中國成為世界強國。我對於當時中國蓬勃向上的發展勢頭深感自豪，並充滿希望，認為中國一定能夠成為世界強權。而我，就是那些帶領中國走向強大的人之一。

但是後來，到了初三，我漸漸開始認為中國社會充滿了腐朽的元素，人們的生活，充滿了自私、貪婪、欺騙、冷淡……最重要的是，中國人缺乏團結，整個社會缺乏核心價值，缺乏信仰和主心骨，缺乏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所以，我認為中國社會的繁榮，是虛假的、表面化的繁榮。中國的當權者們，更是墮落成為了一個虛偽的、墮落的既得利益者團體。所以，我認為中國社會應該“換血”，激發出國人團結向上的鬥志。

然而過了不久，等我上了高一，思想

又一次轉變。我又開始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認為他們的代議制和三權分立可以救中國。我成了一位“民主鬥士”，整天利用破網軟件，突破網絡封鎖去看一些反對中共統治的

信息。可以說，從2007年到2010年，破網軟件“自由門”一直是我親密的伴侶。

不久以後，問題又來了。我問自己，為什麼，西方能夠發展出這樣的民主制度，而中國不行？西方能夠建立一套完善的現代化社會制度，為什麼中國不行？中國人到底怎麼了？當時中國國內出現了恢復傳統文化的熱潮和“明朝熱”。我也積極的參與其中。我認為，中國近代的落後挨打是因為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明朝滅亡以後逐漸消亡。就是因為優秀的傳統文化逐漸消亡，外加滿清統治者的閉關鎖國，才使得中國的發展停滯不前，沒有發展出西方的憲政和市場經濟。所以，中國人要想救中國，就先應該著力恢復中華傳統文化。恢復中國人心中的主心骨，才能夠向前邁進。

到了高三，我們開始學習中國古代史。在學習過程中，我發生了疑問，為什麼中國古代史中，總是充滿了恐怖、血腥、暴力和專制壓迫，而且循環往復，永不停息？而西方歷史卻在中世紀末期發生了重大轉變，走向了進步，走向了強大，走向了光明，出現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我盡力對比中西方文化元素的差異，漸漸的發現了基督教這一特殊的元素。普世價值，正是由基督教而出。

直到這時，我才開始正式接觸基督教。這大概是2008年11月。

只有基督教，是推動西方社會進步的關鍵元素。一個真正進步的社會，是一個人人愛我，我愛人人的社會，是一個充滿

愛、團結、互助的社會——這正是基督教所宣講的天國。而在歷史上，那種內部充滿仇殺、鬥爭、淫亂和壓迫的社會，最終都滅亡了，比如發展到末期的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無不是被更團結、更強大的敵人所滅。所以，只有真正讓中國福音化，讓中國人的內心逐漸脫離罪，中華民族才能夠真正得救。

在我們這代人里，關心國家大事的人非常少，從小立志救國救民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從初中到高中，我這種對國家民族的熱忱多多少少成為了身邊人的笑柄。想想看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居然抱著軍事理論著作和《環球時報》大談國家大事，實在是非常搞笑。在這段時間里，很少有人理會我，我往往都是自己一個人孤單地看書。我雖然自命不凡，但是孤獨感也常伴左右，有時深感國家前途渺茫，唉聲歎氣，就會出樓走動。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相信天命，相信天人感應，相信有那麼一種主宰萬物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在有時因苦悶而下樓走動的時候，會跪下來對天說話。有時我會問天，為什麼，我所做的事，沒有人肯定？為什麼，孤獨感會常伴我左右？天上有時會回過來一個聲音說：孩子，你不斷探求真理是正確的，不要在乎身邊人的看法，因為我在你身後。這個聲音，一直在激勵著我不斷前進。我也相信，我是有特殊使命的人。

在接觸了宗教以後，我認為自己聽見這個聲音是遇見了神。所以我就開始找神。因為對我說話的只有一個聲音，我排除了佛教、道教等多神教。那麼只能在為數不多的一神教裏面選擇了。猶太教不是，因為按照猶太教的說法，神不會對外邦人說話，所以一定不會是猶太教。也不是伊斯蘭教，因為伊斯蘭教的神，充滿了威嚴，視人如草芥，決不會關心人、愛人、鼓勵人。所以唯一符合條件的，只有基督教，而且，基督教關於神的描述，正好符合我

所感覺到的那個聲音。

我自己的經歷，外加對基督教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認識，使我自己決定成為一個基督徒。

此時，我高考失利。我感覺國內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於是決定鋌而走險，來美國上大學。我在當時沒有接觸過身邊的基督徒，也沒有接觸過教會，但是在那一年中，我仍然憑著信心和不成熟的禱告，換來了出國過程的順利。在高考失利後的一年裡，我相信，神一定不會拋棄我，他一定為我開啟一扇門。

所以，我向神保證，來美國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教會，受洗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第二部份

感謝神！在我來到美國以後，為我預備了拉法葉華人宣道會。

在教會中，我頭一次經歷了查經、主日崇拜等活動，並且對教會中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間長存的友愛以及眾多弟兄姊妹的虔誠感到吃驚。這更加堅定了我在國內就已經主張的福音救中國的想法。終於，在2010年11月25日，我接受了洗禮。

按照聖經的教導，信而受洗后的我就得救了，但是“成聖”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的，在受洗之後，我從小就有的毛病——驕傲——並沒有多少減輕。

在參加小組查經時，我有時會覺得周圍的同齡人懂得比我少，比我讀的少，就在心裡有了高傲的感覺。甚至覺得，我比他們和神更親近，在神眼裡更不一般。甚至我會覺得，因為我有比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所以更能嚴於律己，比別人更不容易犯罪，所犯的罪更少。所以，雖然我常常參加小組聚會，每天也一直堅持讀經禱告，但是這種驕傲的心氣一直沒有根本的減輕，所以往往無法做到和小組裡的弟兄姊妹有良好的交流、互動、合作。

但是，漸漸地，我的想法改變了。我發現，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尤其是諸位姊

妹，雖然按照我以前的觀點，是“胸無大志”的，甚至基本不關心我所關心的國家民族社會問題，但是他們在彼此相處的過程中，互相關心，彼此照顧，喜則同喜，樂則同樂，就像是一家人一樣，使教會充滿了愛與溫馨，和外面的世界簡直是天壤之別。再反觀我，我雖然整天大談經世濟民的理想，大吹特吹我看過多少書，要在幾個月之內把聖經通讀一遍等等，但是在平日的生活中，我能做到對一個普通的弟兄姐妹關照入微，把對方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來做嗎？不能。所以，和他們相比，到底是谁真正活出了基督的樣式？把基督的愛展現了出來？自然不是我。

所以，我經歷了在國內決定信主以後的第二次生命改變，那就是在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以後，要对付自己的罪，特别是骄傲的罪。我发现神给我的特殊使命不是首先去救国救民，而是首先要使自己得拯救，脱离罪恶。在神的眼中，只要是出於榮耀他、愛他目的而行的事，就沒有大小之分；只要是愛他、順服他的人，就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事情本沒有大小之分，不管是買菜做飯，還是立志救國救民，都要做到以榮耀神為根本目的。如果像我以前一樣，讀書是爲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讓別人說我“這個人不一般”，贏得眾人的追捧，不管做得多大，都是犯罪。但是即便是買菜做飯這種小事，只要是出於愛心去做，都是榮耀神，神都會大大的喜樂。

所以，教會成了我的家，我希望自己能夠在未來的教會生活中漸漸的學會謙卑，破碎舊我，穿上新我，服侍教會的眾位弟兄姊妹，服侍神。

愿神的國早日來臨!阿門!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对那些“五虎将”排名十大的隋唐名将，心中崇拜不已。读到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初期，在艰苦的奋斗中人才辈出。就把旧约中的一些著名将士列出来，尝试做一次“旧约五虎将”的评论。

参孙——横扫千军如卷席

说到旧约中的第一牛人，参孙同志如敢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了。他的一生都是充满了传奇性的故事，首先要提到的是他的出生。参孙的出生是神所预言的，圣经中在母胎被神所预言和认许的只有五个人：以撒、雅各、参孙、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这五个人都是神极其看中的。

参孙的勇力固然无可置疑。他第一次显身手是在亭拿的地方空手杀壮狮，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一样。当时以色列人的世仇是非利士人，他们的文化和科技都比以色列人高。他们要建立一个西亚共荣圈，条件是要以色列做附属国，这当然是以色列人不能接受的。参孙既然身怀绝学，加上他是神所预言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和非利士人的冲突就像泰坦尼克在夜里撞上冰山一样地自然发生了。

非利士人不是不想杀死参孙，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每次的遭遇战，参孙就是一把烧红的餐刀，非利士人就是在室温已久的牛油，结果可想而知。可惜参孙有楚霸王项羽的气魄，但也有项羽的智商，最终承受了同样失败的结局。第一个失败原因，就是他像流氓“放纵情欲，滚沸如水”，真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第二个失败原因就是他只倚靠自己的小聪明，没有专心地去仰赖神。对从神来的付予，对父老的期望，对自己的能力，参孙都深深地辜负了。在整本圣经来看，他这样失败的例子也是第一位。

数风流人物——旧约点将录

梅东明

约书亚——挑灯看剑，八方征战

约书亚和参孙比较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参孙在母胎中就被神所拣选，根正苗红，更有从神而来的异常功能，而约书亚身为奴隶，是靠真才实学打出了做以色列人领袖的地位。摩西死后，他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南征北战，奠定了千古江山，功不可没。性格决定命运，约书亚有三处地方影响了以色列国民的命运，这也是值得参考的。

第一，忠心。在出埃及时，年已八十岁的摩西点了约书亚的名，作为军队的统领。从来没有作战经验，而只有做奴隶的经验的几十万以色列人中，约书亚登坛拜将一定有他过人之处。而他对摩西之知遇也做忠心的回报，如非利订之战，上何烈山、可拉党事件等，他的表现是非常积极，是摩西的二把手和亲密战友，四十年如一日。

第二，谦卑。摩西是极为谦卑的一个人，作为他的副手约书亚也受到了影响。他虽然手握兵权，却没有功高震主。举一个反例，当基甸打败了米甸人，他要求的是米甸人的金环，也为自己的下一代预备了继承人的地位。约书亚却没有这样，他是等到以色列人“分田分地真忙”的时期完了，他才在以法莲支派的山地选了一个小城，做到了功成身退的境界。

第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书亚的勇气不来自他在战场上的成果，是来自对耶和华的敬畏。当他面对身高体硕的亚纳族人，耶利哥的坚固城墙，夏琐王的战车马兵，基遍城前的五王联军，他都没有惧怕，因为他对神的倚赖没有动摇。最后他对以色列人的谆谆教诲，也是他一生对至圣者认识的总结。摩西死时，

有约书亚来代替他，到了约书亚退休时，神却没有预备一个接班人来领导以色列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可能也是约书亚晚年的感慨。

以笏——倚天屠龙，七步溅血

圣经描述以笏的经文不是很多，在短短的十六节里面却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首先以笏有一个自强不息的性格。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虽说是亲如兄弟，其实很有门户之见。便雅悯是老么，他的后人也被其他支派的人看低。扫罗王出自便雅悯支派，自己就有些自卑感。再看以笏是用左手的，历代以来用左手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用现代棒球的术语，以笏是已经有两振的人（two strikes against him）。但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没有像摩西和基甸，摆出一大堆拒绝的理由，他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

以笏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士师，看他行刺摩押王伊矶伦，几乎就是春秋时代专诸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翻版。以笏比专诸技高一筹，因为他能够全身而退。他逃脱后没有躲起来，他估计到摩押人发现他们的王被杀后会有慌乱的情形，所以他号召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渡口来阻击向东逃的摩押人。的确如他所料，摩押人跑进了以色列人埋伏的口袋，大部被歼。

以笏有极高的统治能力。在士师记三章三十节写：“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伏了，国中太平八十年”，没有一个士师能像以笏一样给以色列人有这么长的太平日子，就是以后的皇朝，所罗门王的盛世，也只有四十年。看到以笏创业，守成的功绩，他也可算是一代人杰了。

大卫——自古英雄出少年

大卫的事迹很多人都熟悉，生平就不多作介绍。他最受人称道就是击杀歌利亚。大卫在扫罗王面前夸口，说他在牧羊时曾把入侵的狮熊杀死。我们不知道他这番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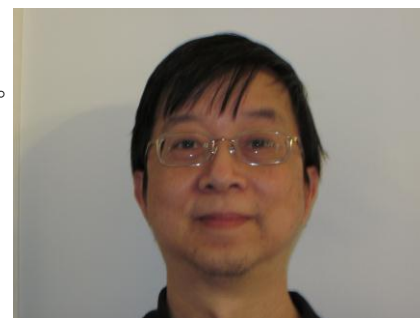
有多少灌水成分，但看到他和歌利亚对骂的气魄，胆量是一定有的。他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没有试过败阵，很快就成为敌我皆瞩目的一个年轻领袖。大卫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他的号召力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晋国的公子重耳，后汉的刘秀，唐朝的李世民，在他们未称帝前，已经有一班有能力，有才干的人追随他们。撒母耳记二十三章提到大卫麾下的三十七名勇士，其中最少的两个是异族人。这些部下都愿意为大卫出生入死。当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竟有六百人追随他，上梁山落草为寇。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文武全才，对神有信心，待人以诚所致。他统一以色列后，暮气渐习，失去了对神对人的敏锐性，所以在“五虎将”中，只能排名第四。

约押——将军百战身名裂

约押与大卫份属表亲，对大卫忠贞不二。在战略和战术上有卓越的眼光，在战场上有出色的表现，是大卫手下第一员战将。因攻陷耶路撒冷而被封为元帅。大卫三十七名勇士，除了一人之外，全部有姓名。有人就推测这位无名勇士就是约押。那么为何约押榜上无名呢？这是因为他有取死之道。

当大卫要与扫罗家的元帅押尼珥议和，约押怕押尼珥会取代他的军权，使用卑鄙的手段杀死了押尼珥。后来约押又出于同一目的，用同一手段杀死了归降的叛军元帅亚玛撒。押沙龙叛变失败，大卫宣告了特赦令，但约押还是把失去抵抗力的押沙龙杀了。大卫心中不能宽恕约押，但也无可奈何。一是约押是一名勇将，杀之可惜，这和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巴顿将军的情况有点相似；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卫谋杀乌利亚的把柄是在约押手中，以后彼此相安无事，心照不宣。

中国有句谚语：“水满则溢，月盈则亏”。野心使人有所进取，野



心也使导致败亡。约押掌兵多年，因为高涨的权利欲而没有自动下岗，想在大卫死前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再下了一次重注，结果全然失败。一生战无不胜的将军，死时比一只狗还可怜。

写了这“五虎将”之后，发觉自己佩服的却是另一个人：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圣经描述他和一个伙伴来到隘口，在山上非利士人的驻防营。敌人恃众叫阵，这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时刻。约拿单没有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也不怕敌人占地形上的优势，他对他的同伴说了一句豪气千云的话：“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那一天非利士人全军溃败。

没有神的祝福，威猛如参孙也不过是匹夫之勇。在教会里事奉，有时候会听到“人手不够”这句话，当然，这个客观条件是存在的，但我们是否愿意对神全然信靠，像约拿单一样呢？



遇见神

钟陈超

2010 年 8 月 13 号凌晨 12 点 05 分，我和沈超从 air coach 下车。抵达之后 5 秒，就有一个娃娃脸男生说道：钟陈超在吗？我回答：我。他道：你和沈超先住教会的一个美国人家里。说话的同时手指向一个美国帅哥。帅哥见状也走过来，问好之后就领我们上车，开回家安排我们住下了。我们住的很舒服，因为美国帅哥家蛮大，帅哥的女儿厨艺也很不错。

第二天，也就是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礼拜五，美国帅哥带我们去了一个教会。



教会不大，却很温馨；认识的人不多，却都给人和善的感觉。我喜欢这里。在这里吃了一顿免费的饭（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有第一次来是免费）。吃完饭后上楼唱歌。唱完歌后美国帅哥把我和沈超介绍到了本科活力组，活力组的同工是一个台湾帅小伙和一个皮肤很白的台湾女生。该组 mentor 较其他组多，还有 3 个，一位是长发披肩的年轻美女；另两位是夫妻：先生瘦瘦的，举止很 gentleman，；太太讲话格外亲切。

活力组的 5 位 mentor 逐渐介绍神给我认识。不仅仅在周五读经的时候，也在

去 Walmart 的路上，去 canoeing 的时候，去长发美女家聚餐玩游戏的时候。第一次去教会后大概 40 天，我信了主；再之后一个礼拜，也就是 2010 年 10 月 1 日晚，牧师为我做了决志祷告；16 天后我参加了慕道班。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和顺其自然。

娃娃脸男生名叫高云飞，是大我 5 届的上海交通大学之校友。

美国帅哥叫 Matt，在他的家的 basement，我度过了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非常舒服，难忘。

台湾帅小伙大名张君礼，人称 March。皮肤很白的台湾女生大名也姓白，大名白蕙华，是张君礼的太太。愿神让他们早点抱孩子。

长发美女名叫张雅婷，今年 7 月和未婚夫 John Haller 结婚。愿神祝福他们。

瘦 gentleman 叫唐揆，他太太叫叫张桂香，人称“唐师母”。他们是我在慕道班的老师。

感谢以上的人介绍神给我认识。

教会里还有很多我难忘的帮助我认识神，增加对神了解的人：牧师，Andrew，力博，赵璧，焕人，Matt 的老婆 Leonia，徐健，亚果... 等

后来我去去了广东组，非常荣幸认识了 Daniel，Lily，Lina，Michael，小珺，Cat，Beanca，Priscilla，Ron，Malcolm，Phyllis。我在广东组一边学习圣经，一边学习广东话。

有一首诗歌词写出了我的心路历程，借来引用一吧：



《遇見神》

看天邊飄過雲海 告訴世界幻變常在

從來人在月缺下盼月圓

天天總有上演 告訴你我動人故事

動人情節留下伏線 細心飾演

如何人心粉碎像微塵 無言留淚 滿身抖震

如何遇見神 被擁抱 再得起身

明明平安彷彿天邊遠 流連遊盪 暗失方寸

然而遇見神 被指引 再生精采心內滲

只因有你 今天有你 了不起

誰無遐想一生精采佳美

由誰來導 演出好戲

人能遇見神 是福氣 最終高飛

從來難數高低多少次 何時成就 那天失意

前途幻變時 路雖遠 有這福氣心內暖





因他活着

沈超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十年前你若问我，为什么活着，我会说为了理想。我想当一个科学家，报效祖国，造福人类。不要笑，我想这是很多中国男孩小时候的梦想，我们都崇拜爱迪生，崇拜牛顿，到后来崇拜欧拉，崇拜爱因斯坦，探索科学的未知，创新实用的技术，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可是，你发现，当长大了，这些人还坚持要当科学家的却已然不多了，最后当了科学家的更是凤毛麟角。不要哭，这并非是我们中国的小孩不争气，而是人会变，想法会变，社会也会变。小时候的想法随着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你会发现做科学家太难了，你还会发现在中国可能更难，你会发现你还要生活，或许你还想要更好的生活。于是探求真理从追求变成了兴趣，而且还在减退。人生的目标进而变成了拿个高学位，找份好工作，过个好日子。于是日子变得忙碌，貌似充实，却总觉得少了什么，尤其是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三年前你若问我，为什么活着，我会告诉你，为了爱。当我发现理想可能会变，人生的目标也会变，生活的节奏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可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就是爱。我相信至真至纯的爱，就像真的刻在三生石上一样，即便隔世也能一眼就望见人群中的你。那真的就是海枯石烂。我想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它，他能给你足够的信心和动力，只要你有它，没有什么能战胜不了的。或许你又要笑，天哪，真幼稚。但我确实就是那么天真的以为，纵使沧海变桑田，真爱也不会改变；纵使世界灭亡，它也定会留存。简单美好的爱着，于是我努力呵护着，努力为之奋斗着，遇到的任何困难也依着爱的信心成功度过了，就这样美好的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想，我还要这样过三十年，六十年，直到我们老去，化作红泥。可是就当我来到美国准备速度拿完硕士回去共同为爱奋斗的时候，它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我了。它终究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于是我发现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在我心里，这样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静下来，仍然有一样东西，可以依靠；它不会离开你，永远也不会。可是寻寻觅觅的结果并没有让我找着它，直到耶稣走进我的生活。

领受神的爱从刚到美国的第一天开始，住在 Matt 家的地下室，认识了 Kho，初到美国一点也没有觉得孤单和害怕，周五的聚会我都会去，后来在活力组扎根后，发现查经的时间也过的很快乐。教会的人从不曾对我这个陌生人索取什么，却一直在帮助着我，爱着我。从他们口中出来的永远都是赞美，关心，慈爱，鼓励的话，若是一两人这样到不稀奇，若是一两天这样也不稀奇，可是所有人都这样，无论何时何地。我想没有什么能比神的爱更能说明这一切了。

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不太会交际，不会聊天，有时甚至不爱讲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和教会里的所有人都说过话，很多人都不认识我。可是我还是常常被大家关心着，还是有人会主动过来和我说话。有时即使一个人站在那里也不会觉得尴尬或无聊，周围的人们就这么神奇地驱走了寂寞。于是在教会并没有觉得不自在，相反，



神总是借着不同的场景让我感觉到，我一直在他怀中。

我是个软弱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有很多坏习惯，可就是改不掉。比如打游戏，我虽没有沉溺得以至于荒废学业，但每天都会坚持打一局，有时控制不住便打多了，三五个小时就像一缕青烟，瞬间就没了。我多么想把这些时间省出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可是就是很难做到。一次次下定决心，却一次次向自己妥协，然后是一次次懊悔，发现自己确实很没用。这世上最大的敌人确实就是自己，而依靠自己几乎是不可能战胜自己的。惟有我们的主，才能在我们软弱时给我们坚强。现在我虽然还没有改掉那些坏习惯，可是我常常向主祷告，希望他帮助我，战胜自我。因为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向主祷告，这是我在教会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了。后来听牧师讲道，我还学会了凡事要先祷告，不要等你有所求了再祷告。我们都是肉体凡胎，惟有依靠我主才能战胜困难。那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真心诚意地向他祷告呢？有什么理由，在软弱的时候，不向他寻求庇护呢？

另一件让我坚定惟有主才是永恒的事，是徐建妈妈的意外。刚来教会的时候，我想电脑，正好徐建也想买 thinkpad，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的交往中他和亚果姐都非常乐意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心，非常有爱。徐妈妈出事的时候，警方有发邮件说有人失踪，当我看到家人是徐建时，我真的不愿相信这是我在教会认识的徐建，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可是事实却总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在徐妈妈的追悼会上，那些关于徐妈妈身前事迹的分享，一字一句都撞击着我的心，我想也撞击着当场所有人的心。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妈妈，就这样走了。为什么在正当享福的时候将她带走？为什么留给我们这些伤痛？回家的路上，Elbert 说其实基督徒应该感到高兴，因为

她去了主的身旁，不再受苦。是啊，世间万物没有哪样是永恒的，只有我们的主，救我们脱离苦海，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在你身旁就能感觉到力量，有你庇护就得永生。死亡有什么好惧怕的呢，离别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我们终会在主那里相聚的。这身体的躯壳必不能永久，信靠主，才是永远。祝福徐建一家，祝福所有信主的人们，主爱，必带领我们得永生。

信主以来虽没有改掉所有的坏习惯，虽然常常软弱，虽然心灵的征战从未停止，虽然信心时常还会动摇，虽然无助和失落还是会乘虚而入，可我坚定地仰望你，深深地相信，你定会带领我走出困境，战胜自我。主啊，感谢你做我的永恒追求，感谢你给我新的生命，感谢你帮助我战胜邪灵。感谢主！

最后我想以打动我一首歌结束我的见证：

《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華

满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

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必欢呼喜乐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

虽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

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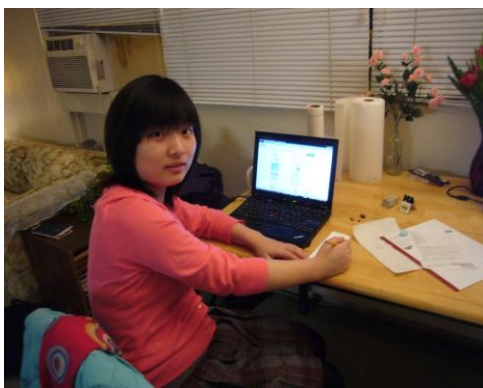


不再是我

唐振宇

我出生在湖南某小镇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基层单位的干部，母亲是医生。从小我就是个乖孩子，乖学生，一心要追求优秀和理想。**200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繁忙的大学生活占据我全部的心。整天担心着学习，思考的是今后是要读研，出国还是工作。我大二的时候我姐姐成为了基督徒。她的美国外教带领她信了基督。她开始热烈地向我传福音。开始我很不理解，也比较反感。在我当时的人生经历中，从来没有宗教信仰这一回事情，我也从来没有重新审视过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在一门心思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和我的前途，追求这个世界告诉我应该追求的东西。因着姐姐的持续传讲，渐渐地，我开始试着了解我姐姐的信仰。我开始看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书籍，参加过几次学校的团契，也和姐姐开始有一些讨论。接触了基督教后，一直以为理所当然的进化论开始动摇。许多书告诉我，原来进化论也只是一个假说而已。我发现我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其实是根基不稳的，这让我感到不安。那我应该把我的人生建立在什么样的世界观之上呢？进化论和创造论？到底哪个是真理？我感觉这个答案对我一生的方向至关重要，但我却不知道答案。

2008年我来到美国普度大学读社会学。我来过一两次教会，但总觉得自己要站在外面才能客观地观察判断是否要跟随这个信仰，加上学习紧张，之后就没有再去了。繁重的学业，全新的环境，薄弱的圈子，我常常感到焦灼和孤单，生



活就是在拖延和赶 **deadline** 的恶性循环中反复。偶尔我也会去朋友的 **party**，喧嚣热闹过后，一个人回到家坐在沙发上，还没有开灯，空虚就像黑夜一样深深地侵蚀到心里来。那时我一心要在读完硕士以后申请到更好的学校去读博士。研二的秋季学期的时间基本全部都花在申请上面。那时充满我心的是焦虑和害怕。我常常会拖延着在家看韩剧美剧，等 **deadline** 近了再拼命地赶着完成该做的事情。**09**年春季学期是我人生一段特殊的时间。一方面，我的申请基本结束了，我有了更多时间，当时福音组的懿婷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回去福音组，我便开始规律地来周五教会福音组的查经。福音组的同工每周会讲一个主题并带领我们讨论。另外，我的自我终于破碎不堪。随着一个一个学校拒信的到来，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整天在家看电影不去学习。我觉得我失去了掌控，失去了方向。活了二十多年，终于对自己又骄傲又自卑的矛盾，焦虑拖延赶 **deadline** 循环

往复的生活感到疲倦。那一段时间是我真正开始系统地思考信仰问题的一段时间。

基督教信仰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彻底摒弃让我震惊。圣经中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的罪性时刻潜藏，一旦脱离管辖，便如洪水猛兽。二战的集中营，文化大革命，卢旺达大屠杀，都是人性恶的极大彰显。而日常的生活中，人性恶则隐藏为每个人具体而微的腐化堕落。对毒品，色情，网络等各种事物的上瘾和迷恋，对自我的



膜拜，对赞美和肯定的急切需要，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在这个没有神的世界里，人对自己的尊贵不觉醒，反而屈身作各种假神的奴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填补内心的空虚。

基督教信仰的至善和至美让我真实向往。神要的不是律法，不是献祭，而是坚定的爱，以及从爱而出的自愿顺服。人的美德不在于骄傲和争竞，而在于谦卑和服侍。反思我的生活，我渴望我能够去爱身边的人。我渴望我的生命能够不断成长，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我渴望我的生命能有一个真理和磐石，让我在这个自由泛滥的社会中不至于迷失。

我对自己的生活开始反思和否定。我一直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优秀，得到外界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不安，焦虑，自卑，努力讨人喜欢，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我回顾我过去几年的生活，许多时间都在电脑前面度过，看韩剧，言情小说，网上灌水。我觉得恐慌，活过了，就像没有活过一样。我一直想要靠自己拯救自己，达到完全和优秀，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改变不了自己。我发现我的生命是宝贵的，不应该被浪费，但我太过忧虑软弱，无法活出最好的自己。我发现我有许多罪，我需要拯救。

我开始期待每周五教会的聚会。从教会的敬拜中得到的充实，是我从朋友聚会玩牌消磨时间后出门感受到的那种空洞是不一样的。来到美国后，由于常常的压力和郁闷，我都不太能哭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赞美歌经常会打动我。有好几次站着唱歌时，我忍不住流泪了，内心有一种终于可以表达的委屈。

当时我对信仰最大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真的？耶稣真的是神吗？在那段时间，我开始仔细察看各种书籍，关于基督教信仰，圣经，耶稣生平等等。读圣经时，尽管有许多困惑和不理解的地方，我常常震惊于叙述者口吻的

权柄，深刻入心的生命真理，和神坚定的爱。我发现基督教很可能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很可能是有神存在的。这种比较高的可能性让我多次在看书时难以置信，而证据却无可推委。

我信仰的另一个障碍是神如何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带领每一个个人的人生。我学的是社会学，我看到的是个人的生活被文化价值，经济发展，阶级地位，社会结构决定和塑造。我不知道在战争中，在灾难中死去的人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我被这个问题困惑了很久，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很好的答案。

在那段时间中，我翻来覆去地思考，和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争辩，我发现信仰不是我能一时想明白的，而是我要用一生要学习体验的旅程。有人对我说，信仰像一个梨子，你用各种科学仪器分析化学成分，但如果不咬一口，你是无法知道它的味道的。圣经也说，神是一个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记得是今年三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在看完一本论证耶稣生平的书后，看到书后的决志祷告文，决定要带着信心向前跨越一步，就做了决志祷告。我终于，在他的纯洁，公义和爱面前自惭形秽，从自我的宝座上退下，全心甘愿俯伏在神面前。

到现在，我信主半年了，还是个主内的小婴孩。信主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决定，而是每日都要面对的选择。信心和怀疑轮番争战，我有时候赢，有时候仍然败得很惨。我依旧会拖沓，会怀疑，会沮丧。老我依然顽固，新我遥遥无期。但是信主之后，有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当跌倒之后，每当自己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候，我知道神竟然原谅我。每当繁忙备受压力的时候，神告诉我这些负担都是我不需要担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每当惭愧内疚的时候，我知道我不需要为自己的软弱内疚，我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定自己的罪，而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来夸耀主，因为我的软弱，就

显出神的刚强了。当我经历困难的时候，主告诉我他必修剪他的葡萄树，而经过试炼之后，我必精如精金。我本来是一个极端不自信和忧虑的人，但逐渐我开始有盼望，每一次失败跌倒之后都能燃起的盼望。我开始有喜乐，不依赖于外界的自足的喜乐。我开始有信心，我开始相信明天在神的手中。

要说我在这段时间学到了什么，我学到的是信心和行为的重要。我们在每一天大小的事情上都要做无数个选择，选择是要相信神，凡事盼望忍耐，还是怀疑忧虑痛苦。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自己选择是行正道，还是要犯罪。神会借圣灵提醒我们该做什么，而我们要做的是立定心志跟随神。

我在学着一个一辈子的功课，操练不断把我的心思意念拉回到神那里；在如潮汐般起伏的情绪中，依然认定神是我人生的磐石。主不断把我的弱点和罪过指给我看，又告诉我，不要为此惭愧，也不要试图靠自己来做，要靠着 he 做。我发现了一个全新宏大的国度，我发现了人生最美好的可能。我可以每日进步，每日成长，我的生命可以臻于完美。生命不再是一个令人疲倦的赛场，一个评优良差等的考试，一个及时行乐的短暂 party，而是一条向大海日夜不停奔流的江河，不断成长，日渐广阔，直至汇入大海。

我感谢神在我听到福音后的四年多中，一直没有放弃我，一直通过我身边的许多人来寻找我，召回我。我也对何牧师的帮助，福音组的许多同工的帮助，包括国田，徐健，亚果，懿婷，陈军老师等等充满感激，（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耐心和服侍人的态度一直让我感动。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结出好的品格的果子。谢谢神一直没有放弃我，我尽管软弱又小信，但我愿意从此跟随他。

留学蒙恩

陶冶

我来自江苏无锡。我从做决志祷告信主到现在有两年多了。我父母以前在洛

杉矶生活，也是在那里信的主，第一次接触神是在上初二的时候，在美国的父母托人给我寄了一本《圣经故事》，我怀着好奇心读了这本书，读完后我并没有意识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相比有什么区别。从小接受的无神论的教育更是让我觉得宗教对于我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我始终相信有天堂的存在。2003 年末，我的父母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国，他们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带我去了无锡当地的教堂，那也是我第一次踏入一个我从未想过踏入的地方。看到父母低头祷告，我很好奇。从那次以后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会听牧师讲道，虽然当初我对神只是停留在了解的层面上，但是我对神的抵触感已经消失了，只是还是没有信主的想法，认为那太遥远了。虽然对神一直是存在好感，但是我没有听过完整的福音，所以对信主这件事也就没有过多的思考。

神还是一直挂念着我，高三结束后，因为父母的支持，我只身一人来到了美国，在芝加哥的一所理工学院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到了芝加哥安定下来以后，美国带给我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紧接着就遇到了很多痛苦的问题，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让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融入周围的环境。虽然住的是学生宿舍，但是宿舍里的美国学生看我如同陌生人，因为我英语说的不好，所以我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除了白天上课以外，其他的时间就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打游戏，和国内的朋友网上聊天，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了。第一

次有过一种孤单的感觉，幸运的是，我始终都有跟爸爸妈妈在网络上保持联系，我有着非常爱我的父母，但是他们离我太远了，距离使他们没有办法再像我在国内时候给我庇护，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我也渐渐的养成了电话里报喜不报忧的习惯。才来芝加哥没多久，我就发现这个城市并不是跟我当初想象中的那样，**downtown** 高楼林立的背后没有几个街区就是贫民窟，破败的房屋，脏乱的街道，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街上游荡，而且我的学校三面都是紧挨着贫民区，所以令我非常的失望，不敢相信这就是芝加哥，这就是美国。刚来美国的前两个月我就几乎把这个所谓的繁华大都市的阴暗面都发掘出来了，当地人的不友善，加上语言不同又存在文化差异，使我的精神一直是处于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去芝加哥 **downtown** 的活动，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组织方是美国大学最大的校园团契 **Campus Crude for Christ**，领队的同工一个叫 **Mark**，一个叫 **Hope**，是两位非常友好的中年人。在和他们攀谈的过程中，他们身上有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我还记得当时真的是从 **Hope** 身上看到我妈妈的影子，慈爱而充满喜乐，我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就跟这两位刚认识的陌生人聊了很多，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向人打开了我的心。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Mark** 拿出了一本福音的小册子，我就这样在人生中第一次听到了福音，让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奇妙，心想如果是这位神让 **Mark** 和 **Hope** 能够如此的爱我这位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我想试着去了解这位神，

所以我就跟 **Mark** 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

刚信主不久的我，并没有那么的积极的去寻求神和读经文，只是把信主当做一个一次性的仪式，以为仪式过了以后



就可以像原来一样继续我的生活。我也会周末去教会，但是那是因为推脱不了 **Mark** 和其他基督徒的盛情邀请。神显然不希望我一直这样下去，所以他就用一次特殊的事件让我彻底的降伏在他的脚下。我在一个星期天早晨从教堂回学校的一条小路上被两个歹徒持枪抢劫，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宿舍，所以圣经还握在手里。当时正是中午时分那条街上没人没车，连阳光都被参天的大树给遮住了，再加上我初来美国经验不足，没有及时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论天时，地利与人和，歹徒当时是三者皆占上风，所以这本是一起非常完美的抢劫。面对歹徒的枪口，我一时间被吓呆了，他们两个人一个用枪恐吓我让我不要出声，另一个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当时我身上带着手机和我所有的证件，和银行卡，如果这些东西被劫走后果不堪设想。我在绝望之中心里发出了一声呼救：谁来帮帮我！但是神已经预知了这一切的发生，正当他们快要得逞的时候，一直是非常安静的小路的另一头出现了一辆黑色的 **SUV**，仿佛从天而降一般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我眼前，我当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对着那辆车就喊了一声 **"HELP!!!!"**，那辆车就停在了我们的旁边，结果那两个歹徒就被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一切给吓跑了，只抢了我一部手机。而且由于我之后报警及时，他们其中一个被抓住，我被抢的手机当天就找回来了。那天做笔录的时候，警察就跟我说：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以往的案例，你的呼救很有可能导致他们直接对你开枪，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开枪反而逃跑，真的是难以置信。我的经历也被当做一个传奇在学校的中国人圈子中传播开来。但是我知道，我之所以有勇气去呼救，是因为勇气来自于我心中的上帝，那两名劫匪之所以会逃跑，是因为预知和掌控一切的神在保护我。从那天起我变了，从前只是去教堂而已，如今我更加敬畏上帝。我也渐渐的认识到，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神赐给人的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寻的一切都是无法永远的存在，唯有神，他是永恒的，他的存在从亘古直到永远。渐渐地，我感觉整个人都变了，原本我一直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什么事情到了我这里我一定会尽量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如果过程中有个细节出了差错，那个事情之后会一直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直到我找到一个我认为合理的解决方式，然后去尽我所能的去弥补。但是往往是因为我这样的性格直接导致了我过于严格的要求自己和我身边的人，造成了我和周围朋友之间的不愉快。最终还是神帮助了克服这个过于追求完美的不好的心态，有一次我在读经文时，看到了保罗的一句话。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他们将神的真实是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之主。”读到此处我感到了圣灵在提醒我，我行事的完美主义只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的目的，我敬奉的是我的虚荣心，不是为了侍奉神。我这才发现我生命中最重要一个人被我忽略了，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我高傲的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没有什么不能成就，曾经我也以为，神只是在人软弱的时候需要的精神依靠，但是我也终于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把自己渐渐的变得谦卑下来。我也渐渐明白了人为什么真的需要神，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在神看来就像是一群走向灭亡的蚂蚁，神想帮助我们，所以就把自己儿子耶稣变成了一只蚂蚁，带领人类走出灭亡。信主后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生命必将被主完全的改变，同时我也充满盼望，将自己完全交给神，任凭他塑造我，带领我走一条全新的人生路。





我信主是在 2010 年的 2 月 9 日。自 2009 年秋季来到普渡之后的大半年里，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的心田中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并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浇灌，把神带进了我的生命。

和大多数从大陆过来的同学一样，我本来也是无神论者。或者更确切的说，我其实某程度上感觉到了神的存在，但是我不敬畏神。每当看到那些壮阔山河，鸟语花香，那些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我都不认为它们是自生自灭而来。尤其在接触了十几年理工科之后，我愈发觉得各种规律和物质是被精心设计过的。但是，我不敬畏神。佛经道经讲得太玄乎，神话鬼故事还有历史上装神弄鬼的农民起义也读了不少，总觉得真假难辨，若有若无。

所以刚开始来教会，确实是抱着一种百无聊赖蹭饭吃的心态。回想当初，基督徒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善良，热心到你会不好意思那种。但我并没有看见神，不觉得这是神的作为，只认为这是一群在安逸生活中有较高思想道德水平的团体。后来参加团契，圣经里提到的基督的爱让我很有共鸣，因为原本我就有一点厌恶世俗，觉得世代太弯曲，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关爱。于是我有了读圣经的动力，想从里面找到答案。我了解到圣经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写成的，并且古时候的历史通常是通过这种口述和书信方式记录的，但是前后连贯，传递的信息非常一致，基督徒相信，这本书是上帝给人的启示，我也开始接受耶稣的存在和事迹。但是还有很多问题，诸如上帝造人耶稣复活这些事实的证据等等。人就是这样，很难去相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可是 Daniel 的一句话感动了我，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死而复生，你会相信他是神吗？即便铁证如山，如果你的心是刚硬的，你还是不会

放下自我， 信靠顺服神

王晓奇

相信。是啊，原来一直阻碍我们的不是文字所表达的局限，而是我们那颗骄傲自私不愿臣服的心。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此，我开始改变我的心态，并有一天 Malcolm 弟兄的带领下向神认罪祷告，相信了耶稣。

信主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多的看到自己的罪。我是个骄傲的人。从小学到大学我读的可以说都是名校，在中国的考试机制下也算是个佼佼者了。虽然表面上看还是挺低调的，但是内心却是自负的很。以至于后来在这边遇到 funding 的问题后，一度开始有点怨天尤人。有时候也不懂得体恤他人，经常在玩笑和欺骗间就伤害了别人。感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放浪的人。和别人比，这些或许都算不上什么，然而把目光放在基督身上，这些事情就显得肮脏而且不堪入目。可是基督却为这样的我死了，注目十架，在认罪与悔改之间，我开始慢慢体会基督的爱。

也是因为我的骄傲，我常常不懂得如何祷告。我常常有自己的计划，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像个任性的小孩。或者计划的多了，甚至就忘了祷告，凭着血气行这样那样的事。最后得不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就把所有赖在神身上。正如雅各书四章二至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举个我自己经历神的例子吧。作为研究生，大多数的问题都和 funding 有关，我也有过 funding 的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当时有两个教授，一个有钱但是方向不适合而且和教授不熟，另一个没钱但是方向很适合而且和教授挺投缘。回想当初和神祷告，其实自己是很世俗的，心里就是看着钱，



天天求神让我拿到钱吧。最后兜兜转转，结果是没有钱。一时之间也是哭天抢地，失去了祷告的信心。可是日子一过，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目光短浅。原来在自己喜欢的教授手下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是一件多么快乐又幸福的事情。而且有趣的是，很快教授就帮我申请到了 **funding**。真的很难想象，如果事情按照我自己的计划发展，会是怎样一副光景。神了解我，比我自己还要清楚，连我的头发也被数算过了。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放下自我，顺服在神面前，这是我在信主之后的这一年当中学到的最大的功课。金山银山都算不上什么，与神同在才是最大的祝福。要相信，基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相信，耶和華的山上早有预备。

其实是否要接受洗礼这件事，自己也是考虑了有一段日子了。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对永生的态度。老实说，我还没有那种努力要进天国的紧迫感。总感觉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也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受洗。

但是慢慢意识到，信而受洗，本应该是一个连贯的事情。主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们本来都是不完美的，都有软弱。与其靠自己来改变，倒不如跨出这一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经历神，加强对神的国度的盼望，鞭策自己要努力进天国。而且我很害怕自己会在信主的路上一路徘徊在受浸还是不受浸这个基础的问题上，一直无法成长，最后变成被神吐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水。于是，我决定于 **2011 年 2 月 27 日** 接受浸礼。

最后，我很感谢在我信主路上不断撒种浇灌，给我鼓励为我祷告的弟兄姊妹。特别感谢 **Malcolm** 弟兄带我做决志祷告，

感谢 **Daniel** 和 **Lily** 在每次查经聚会中对我的教导。谢谢你们！



主的恩典让我自由

杨晓照



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爸爸在美国信主后回国。有一本圣经被放在我房间的书架最高层。当时他并没有向我宣讲，只是告诉我可以去看看。

我从小就受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侵害”，对官方意识形态毫无亲近感，并痴迷于关于西欧骑士的文化、历史，因此在那时的意识中已经将基督教和骑士、白人文明等同起来，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酷”的象征，因此在接触信仰的初期从没有出现排斥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书是神圣的，不是一般的书。哈里路亚！

其后的2年，一直有长者到我家带领我们查经，我也在13岁末的时候作了决志祷告。还记得那天下午，我骑着车出去买游戏光盘，出了家门拐上大路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区别于常人的人了。然而，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一个文化基督徒活着。在这期间，我经历过各样的见证，有大有小，大到升学，小到吃喝，数量不少，主听我祷告无数次，并在各样的事上让世人都看作稀奇。我心中甚为震撼，信心虽时而软弱，但志向一直未改。但彼时我的智慧却仍短浅，至少在高中以前，我一直把基督信仰和西方白人文明联系，鄙视东方的传统和历史，不知道这救恩是平等的。如今看来，这种

态度既没有合理根基，其效果也是危险的：它让外人误解基督信仰，绊倒了别人；并让我陷入今生的骄傲中。

因为我们家来自西北的回民地区，虽因共产主义无神教育，已少有守教门的穆斯林，但这整个地区的风尚和传统却影响着我的思想。我开始守旧约里不吃猪肉的禁忌，祈祷也只朝着西方。这个反叛的年龄，我曾想割断和基督的关系。感谢主却赐保惠师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没有让我走极端。就在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因信称义的大恩赐，我明白了主来并不废除律法，而是用恩典完善了律法，叫人不至于因律法而死。我反复体会到罗马书的含义，并深知诫命在我身上的作用并不是行义，而只是加深我属世界的骄傲——正如法利赛人期望与众不同的凌驾感。在现实中，我也发现了人的罪性：首先，我守不住律法，总有些事情游移在边缘处；其次，守住的律法，让我不自由，我有时开始恨那律法。只有恩典让我自由，并能让人心服口服地感谢主。

现在，相对于过去10年，我更能理解过去曾极端看待的问题，包括律法与恩典，信仰与宗教。其中我非常感恩的是：主并未因为我犯错而抛弃，祂耐心地引导我。也正因为我心里知道祂总是满怀恩慈，我对人生道路似乎并没有同侪那般紧张，这正是主在我身上彰显的恩典。我心里知道主已预备好我的东西，人的挣扎无比微弱，现实中个人东拼西抢却最终满盘皆输的例子我见过很多。信主后的10年，最明显的恩惠也许就是我一般“不为明天忧虑”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在我信主后厌恶“与人斗”这类伎俩。我很小的时候，看易经、三国、东周志，学了不少整人的策略。三



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用了一整天拉拢、离间其他同学，在第二天的班会上压倒性地把女班长整哭整下台。后来就自鸣得意。现在想来，主在我身上行了大事，我曾在主的面前为此事认罪悔改，主也改变了我，后来就不再卷入这样的纷争中，也因此省下精力、得到平安、学习进步。



我却不要忘记你

---纪念我的先生张宝泉荣归主怀 10 周年

谢秀君

第四部分：从认识生命的律到安然放手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 73：25-26）

宝泉被发现得癌症已经是第 62 天了。他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由于化疗的反应，有些不适。虽然水肿的问题有些好转，但化疗致使口腔出了毛病，嘴疼得连吃饭都很困难。晚上和往常一样，吃完晚饭我读经，然后祷告，最后宝泉祷告，然而他喉咙和嘴太疼了，他说话的声音小得令我一句都没有听见，虽然声音很小，但祷告了好长一阵子，最后他说要刷牙，我才知道他祷告完了。

这几天一有空，我就听温伟跃牧师的“无语问苍天”，这是一位姐妹寄来的五盘关于苦难问题的磁带。这天晚上，宝泉睡得很好，我又在听磁带。温牧师讲了受苦的三个层面，其中第二个就讲到自然的律。我听了这一段以后心里一直不好受。他所讲的内容正可以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作一个对比。宝泉的病到了这个份上，我已经知道到了什么程度。温牧师说心中要有个比率，到了后期，有个自然和超自然的结果在那里。可以说重新站起来是超自然的。神能不能呢？能。

他肯不肯呢？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是神的主权。他肯成就，那是他的权力；他不肯，我们也无资格怨他。这一点我听明白了，可我心里仍然很不好受。然而他又讲了第三点，他说即或不然，神仍爱你。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宝泉他已经信主了，我知道他的去处。至于其他的一时还无法明白。我有太多的对于未来的茫然，不知有怎样的困难，而我又该怎样应对，可我不问了。退后一百步，连一个不信主的人都会说“天无绝人之路”，何况我心里有神！！管它什么自然还是超自然，我照样将我心里想的，跪在神面前求，一天一天地求，时时刻刻地求，求神怜悯。

早上起床以后，我看他的腹泻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可口腔疼得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他本来吃得就很少，现在嘴疼更不知怎么办了。每一顿我都尽量地满足他，可有时费了很大的劲做好了，吃不了两口就不吃了。说实在的，这个时候才真是操练我信心的时候。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忍耐，以前所谓的忍耐比起现在都算不上是忍耐，因为现在是心甘情愿的，欢欢喜喜地存心忍耐。这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主，感谢主！每一个时刻服侍病人的态度，对病人有直接的影响。今天他的嘴疼得很厉害，早上连稀饭中的米粒都无法下咽，也不能说话。要什么就用手写给我看。我需要很仔细地看，因为不是写在纸上，而是他用手指划在桌子上。有时一遍看不清，再问一遍，但我不敢问两遍以上，怕他烦。



实在不明白了，我就猜。我知道他很痛苦，实在是心疼他，每次漱口，咳出的痰都是那种白色的硬块。有时看他用力地咳，我的心就在那儿悬着。服的药在慢慢地增加，不同的药要在不同的时候吃下去，幸亏大儿子畅在帮我。这使我想起主说神给我们的重担都是我们可以承担的，若我们真是承担不了，他就会给我们开出路。我想的确是这样，小儿子回国了，是主开的出路。大儿子在身边帮我，也是主给开的出路。以后再有什么难处一定还会给我开出路，我只管大胆地一步一步地跟着走，不要给自己设障碍，比如想得过多、愁烦、哭、心情不好等等。相反地我要振作起来，耐心地服侍他，用百般的忍耐来服侍他，不要让他看出我有什么有忧愁。这才是我目前该做的事。

第 64 天，宝泉第 4 次住进了医院，他的脸色腊黄，护士说他的白血球过低，且在发烧，抽了很多血进行化验，由于喉咙痰多疼痛，打了吗啡，并开始打营养液、打止吐的针、插氧气。一位医生还和我们谈有关停止呼吸抢救之事，我们作为亲属要签字。晚上我呆在那儿照看宝泉，他夜里发烧，打了针以后就一直都在睡觉，可我一夜没有合眼。我想起温伟跃牧师的一句话：“一个不怀疑神的爱的人，无论在苦难中多么苦，他仍然可以跑下去。”感谢神，他让我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我可以用自己在苦难中所得的安慰，去安慰别人。圣灵还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知道宝泉这种面临死亡的态度是主所喜悦的，因为他愿意顺服。我在想，如果我认为这是苦难，那宝泉本人呢？他顺服以至于死。如果他都不抱怨，我就更不要抱怨，因为该叫苦的人是他，他若不叫苦，我的苦就算不了苦。想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耶稣如同羊被带到宰杀之地。。。我不再有任何抱怨了，我立刻跪下祷告：“主，我明白了，虽然我面前有

很多未知，可我不怀疑你，靠着你能跑下去。”

虽然宝泉输了血以后脸色好很多，白血球在一点点上升，但这几天因口腔发炎，他一直不能开口祷告，口中有很多痰，每隔一会儿就要清理一下。这天晚上他的口仍然很疼，让护士给他打止痛针。打针之前我为宝泉祷告，接着宝泉也开口祷告了。我听清楚了他的祷告，他说：“亲爱的天父，孩儿来到你的面前，向主奉上感谢，也将我的口腔发炎、痛、腹胀的事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医治，我安静等候。你的时候，无论怎么样，我愿完全遵行你的旨意”。他很平静地躺着，我看着他，觉得他的信心真大，在我眼中他一直都是那么地顺服。虽然我基本上不闲着，因为每隔不到半小时就要清一次痰，光是清痰的橡皮手套就用了 100 多付，可我一直耐心地服侍他。我告诉宝泉说：“如果我们俩有一个不信主都不能这么平静。”畅白天休息，夜里照看；我晚上休息，白天在这里。虽然很忙，但大家都很安静。每一个人都是想到别人，这真是属天的平安。常有很多的不测发生，宝泉关心我，怕我累，我告诉他在这个时候不要不好意思开口，我是专门服侍他的，没有其它的事比服侍他更重要，求主赐给我力量。

第 69 天，宝泉想要坐起来，一会儿又要睡下，虽然不吐那么多痰了，而口腔出血像烧焦一样，医生给他换了一种新药，一整天都是昏睡。有位护士过来跟我聊天，我告诉她宝泉的工作、学历，踏实肯干。没想到宝泉却听到了，他告诉我不要说自己的丈夫这好那好的，千万不要夸口，都是主的能力。我立即说：“对不起，宝泉，谢谢你提醒我，我以后不说了。”一整天我都在给国内的二哥写信，也是藉宝泉生病的机会向他传福音，一直等信写完了我才安心。我妹妹来信说暂时送回国的扬扬很好，我很放心。自阳回国以后，这是他小姨的第三封信，说三姨照看扬扬很辛苦，



但是“累得让人羡慕”，一句话讲出全家人的心声。咏喜欢唱 99 年最流行的歌曲“常回家看看”，听了这首歌我会流眼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常回家看看的。回家看看成了宝泉的渴望。多想给老娘捶捶背，揉揉肩，来表示一下内心有恩不报无法偿还的债。咏在爱中生，让他回到爱中去长，或许让两位老人家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来解解他们思儿思女的馋，宽宽他们期盼儿女的心。说实在的，我连想咏咏的念头都不敢有，我非常地想他，可我更希望宝泉很快地好起来，为了宝泉我暂时不见咏咏没有关系，我对他很放心。宝泉也很想咏咏。他开始在梦中糊里糊涂地说梦话，我看到这个情况心里一惊，在这以前从未有过这种现象。等他醒过来后我告诉他，如果做恶梦的话，醒来以后赶紧祷告，让天使围绕你，让魔鬼远离你。他听了以后一直点头，然后高兴地说我梦见咏咏了，我们几个人都一起回家了。这难道不是渴望吗？自从生病他就没有见过咏咏。他说明天把照片带来，护士要看。其实他是在想他的小儿子。

宝泉由于口腔溃疡出血，很难讲话，下午护士打了针，才休息了一会儿，嘴稍微好一点，他便抓紧时间跟我讲话。他说：“如果我能好的话，我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人。从前我认为好的现在都认为是坏的了。”我赶紧告诉他：“若有人在主里面，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谈到完全交托，完全信靠，讲到著名哲学家布伦丁与亨利的故事，又讲到有一个人吊在树上，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当他在荒山野岭呼求帮助的时候，他真的听见有声音在说：“放下手，往下跳！我会接住你的。”我问他如果你，你放不放下手？他说我愿意放下手，这就是完全的信靠。交谈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可那是有史以来我们夫妻俩最亲密的谈话，谈到夫妻互敬互爱，我告诉他我从来都没

有象现在这么爱他，是主的爱。他说这是因为二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妻子要顺服丈夫，可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命。谈着谈着我竟开心地笑起来，甚至忘了这是病房，虽然病得不轻，可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想这就是所说的“像平常的日子”吧。

然而宝泉的病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医生也无法诊断到底化疗起不起作用，要做 C.T 检查。他一连七次便的都是黑色的血便，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减少，肺里充满了水，呼吸都很困难，病房出现黄牌加红点。我一边给他清痰，一边一阵阵心酸，眼泪落到他的身上，又得克制，除了祷告别的什么也不能做。手摸着圣经，一下子就翻到以赛亚书 49：15“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更为奇妙的是，这时候的这段经文竟像跳出来一样，以至于其他的经文好像都是模糊的，唯独这一句清清楚楚地立在我的眼前。我的心里一阵感动，我知道这是神在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安慰我。突然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种麦子，一下子僵在那里不敢往下想。我知道主把自己比喻成麦子（约翰福音 12：24），他讲到一粒麦子的死，又想起保罗、约翰、彼得这些为主殉道的人。死亡，这是我所不愿面对的。我马上祷告说：“主啊！我真的不敢确定宝泉是否全部放下，因为他身体这样不好，我都没有办法跟他交通。我不知道他内心有什么样的负担。”这时宝泉的身体好像突然动了一下，他醒过来问我自己是否动了，我说是的。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做决定，你昨天告诉我的，我今天作决定，往下跳，无论是生是死都跟定主了。”我这时举起双手大声叫起来：“哈利路亚！宝泉你知道你跳到哪里去了吗？”“跳到哪里去了？”他反问。我说：“你进入永恒了，你现在就可以去天堂了。明天的 CT 扫描结果不重要了，它缩小也好，扩大也好，不重要了；不论还有多少日子，不在乎了。你知



道你要去哪里，对吗？”他高兴地点点头，然后说：“我看大家的表情和情况，知道我可能不行了。我想劝人，看你还可以。”我告诉他：“我在为你的灵魂祈求。秦始皇还在吗？周恩来得癌症还在吗？圣经里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主让他复活，他还在吗？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活着。主说：‘凡活着信他的永远不死’，说的是第二次的死，永死 在硫磺火湖里。别说硫磺火湖了，现在的痛你最有体会，说什么咱们都不能去那里。”他点点头，真是高兴。我说：“宝泉啊，这才是完全放下，无论怎么样你都得到了。”接着我们二人作了出自内心的赞美祷告。然后我再一次地告诉他：“宝泉，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你，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他张开嘴，我看到他的舌头像干旱之地。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捂住了他的嘴，心疼地告诉他一个已经与神和好的人，在人中间就没有解不开的结。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像李连军的妻子那样(她先生死于心肌梗死，她当日随之跳楼自杀)。我说：“你去了天堂，然后看见我也跟着来了(其实自杀的人是不能进天堂的)，我会被你骂死的。”他说就是的，刘桂珍真傻。晚上畅来接我，回去的路上我们娘俩谈关于CT扫描结果的问题。畅劝我要有思想准备，其实这也是我想告诉畅的事。我们更盼望神用他超自然的能力，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怀疑神的大能，然而我愿意遵他的旨意。今天我终于能够放心松口，说：神啊，如果你定意让他回天家，你就让他平安地去吧！因为无论化疗缩小还是没有缩小都不能马上做了，他可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真的不想看着他再受罪。但是如果他能活我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毫无怨言。

以前我最爱引用“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他不吹灭”来祷告，因为认为人若在病危的时候还这样祷告，就会真的不死。现在突然改变了以前的那种理解，觉得“不折断”、“不吹灭”还可以是指着永

恒里的结局来说的。神借着宝泉说的往下跳，让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来迎接最后的结果。和一个姐妹一起祷告，分享这两天发生的事。她告诉我若不是圣灵没有人能明白这样的事。她还告诉我要特别小心，会有上下的起伏。我知道，可我不怀疑神。二十一年风风雨雨的夫妻感情，虽然我知道他要远行，可出远门我也会哭的。我知道我会有很多的难处，可我更记得今天神给的那节经文：“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第 71 天，宝泉又有七次血便，除了血没有别的。医生告诉我 CT 扫描的结果，说肝和瘤一起缩小，肝已经基本上不工作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治好他。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我已经很可怜地蹲在墙角下，可碎石烂砖还是噼里啪啦地向我砸来。肝一不工作了，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出血。我在那儿发抖，可这次我没有哭，赶紧坐下来祷告：“主啊！你是定意让他回天家，求主你让他平安地走吧，他太受罪了。”

晚上宝泉要听野地的花，他一边听一边用手打拍子，没有什么迹象是面临死亡。在音乐声中我们夫妻祷告，彼此交通。我看到这个样子，很吃惊地想：这哪是在癌症病房？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夫妻是喜剧开始，中间的不说了，最后是喜剧结束，真可谓“黄金搭档”！我眼里含着眼泪，我看他也是。我问宝泉如果主再给他十年，他要干什么？他马上说：“传道，我辞了我的工作去传道。”我又谈到给二哥寄信的事，他告诉我他想让二哥信主，多为他祷告，并且说这是顾念天上的事。后来畅快来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祷告，三个人祷告主必垂听。畅来了以后，三个人手拉手在病床前祷告。一开始畅说不习惯当面祷告，可畅祷告的很好。我们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齐心合力地祷告，



根本不像宝泉将要离开。可实际情况是他身上的癌细胞到处扩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问宝泉怕不怕？他坚定地回答：“不怕，安静等待神。”我问他担不担心我，他说：“能不担心吗？我把你弄得上不去，下不来，扔在半路上。神真的再给我三、四年，等咱长大该多好。但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是别让我老母亲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他一直都很平安，从来没有哭过，没有怨过，真是属天的平安。

第 73 天，这天是我们结婚 21 周年纪念日。看到宝泉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更是哭个不止。我在床前告诉宝泉说：“你去吧，我会听你的话按你交待的去做。”正哭的时候来了很多弟兄姐妹，唱诗讲道，安慰病人。我从中听明白主的意思。身体不论什么情况主都要你，没有什么能与爱隔绝，即使他死了，你知道他去哪里。他们唱啊唱啊，我的泪没有了。过一会，我又哭了。一位姊妹说基督徒家里没有坏事，我明白了，不是吗？平时都信得很好，为什么现在到跟前了，这么没有信心？其实我不是不信神，我太可怜宝泉了。唱诗不知不觉地完了，我的心平静多了，附近有个美丽的公园，在这最不能去公园的时候，还去了两次，我和畅一起，一会儿哭，一会儿高兴。晚上畅看他爸爸越来越不行了，我也是哭个不停，畅再也不让我看他爸爸。

第 74 天，1999 年 5 月 2 日凌晨，宝泉回天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镇静，平时他吐一口痰我都会心惊肉跳。大概是为他担心，看他受苦太多了吧，反正真觉得是一个放松，他解放了，安抵天家了。最后一个星期我每天吃安眠药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今天他走了，我没有哭，心里异常地平静，不想哭，反而想睡觉。畅给大伯打电话，我劝畅不要难过，我让他去睡觉，睡醒了以后再办事。真是难为这

个孩子了，这段时间跑里跑外，该是我这个宝贝儿子好好休息的时候了。

为了不让老母亲知道，我和畅商量先不要回国去，在美国呆一段时间，这也是宝泉的想法。宝泉走了，我还是要感谢神，并且相信只要我们全心相信依靠他，他会让我们好起来的。他说我却不要忘记你。

5 月 2 日是我的生日，他偏偏就是这一天走的，让我怎么办？什么心情？如果从主的眼光来看，活着信神的永远不死，今天是他荣耀回天家的日子，另一个生日，恰恰是这个日子把我们俩永远放在一起。神看这日子是好的，只要神说是好的，我虽不完全明白，我也说是好的。5 月 2 日是我今后特别的日子，我和畅说好，每年我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庆祝，这天谈谈爸爸妈妈，忆爸爸生平的事情，我知道宝泉会同意的。

有一天 晚饭后，我与畅去湖边散步，娘俩边走边谈。我问畅为什么爸爸面临死亡时那么坦然无惧。畅说他挣扎得越多，到后来他的信心越坚定。我高兴地说：“儿啊，这句话你说对了，说到点子上去了。”神给宝泉太多的苦难，最终还是坚固他的信心，让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能这样毫无疑问，神真的帮助了我，他使我在奔走天路最精疲力尽的时候，透过宝泉的事情又让我上了一个阶梯。我们都应当记住神的那句应许“我却不要忘记你”，他是一位信实的，又真又活的主。

（全文完）



回家的路

姚博

两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应该相信主耶稣，因为只有他才能保守你的一生，我会不屑地走开。两年后的今天，我虔诚地站在主面前，感谢他不离不弃，不但没有计较我当年的自负与轻狂，反而宽厚仁慈的拣选我做他的儿女，让我有机会来到神的殿里向他敬拜，并指给我寻求真理的方向。

和所有来自大陆的朋友们一样，我从小就被灌输无神论的观点，知道耶稣基督也不过是通过教科书里简略的介绍。不过我并不是无神论教育的成功范例，因为我一直都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觉得这世上有神，也许有很多位神，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就是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整个人类。那时耶稣基督离我是遥远的，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存在过，抑或只是一个被神化的普通人。在我看来，所有的宗教偶像都只是人们为了减轻对未知事物的疑惑与恐惧而自行创造出来的精神寄托。

耶稣基督第一次走进我的生活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外婆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居然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并开始不断地向我传福音。自负如我，那时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她不过是一个从未受过教育大字不识一个小老太太，连这世界上有哪些宗教都讲不清楚，却要和我大谈罪与救赎，要我全心仰赖一个莫须有的人物。我选择了敷衍和逃避，我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随随便便地交给他人打点。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一定要相信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必定是我自己，而我的经历也不断印证着这个观点。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梦寐以求

两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应该相信主耶稣，因为只有他才能保



的大学，学的是最喜欢当时也最热门的专业。本科毕业，我如愿以偿地保送研究生，做的依然是自己喜欢的方向。除了学业，我甚至在自己曾经很不擅长的运动领域也有了不小的斩获。这期间自然也有过痛苦有过挣扎，但是我发现只要我足够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

生活就是这样，在你以为你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偏要和你开玩笑。研究生毕业在即，我决定申请出国。我申请的那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正式推广施行新托福考试。我口语部分的成绩并不理想，影响了不少学校的申请。无奈中我向 ETS 申请重判口语成绩。当时不少学校的申请截止日期已经临近，而 ETS 重判的时间至少是五周。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申请重判

可能加分也可能减分，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结果，也许一些学校就要因此而错过申请。家人知道了我的忧虑也很担心，外婆却说：“没事，我去帮他跟神说说”。我没有拦阻，那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救命稻草我都要抓一抓

试试看。三周不到的时间，我就拿到了重判后的成绩，而且一下加了三分，令人难以置信。我所有的担心都不再是问题，我想这回我还挺走运，小概率事件让我撞上了，无他。

2008 年 8 月，我来到普度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初到美国的日子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辛苦，因为得到了教会中不少朋友特别是陈军老师一家的热情帮助。我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一方面是想多认识一些人，另一方面也是想要了解一下不一样的文化。这两个目的很快都达到了，但是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却还是原地踏步。关于主耶稣和基督教我有太多的疑问，我也不觉得自己的生活真的如其他人那样如



此需要他。没有他我之前过得很好，之后也会过得很好，我又何必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于是，参加教会活动渐渐成为一种负担，我开始找各种借口拒绝参加教会活动。

很多留学生也许会和我有类似的感触，无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留学生活幻想得多么美好，现实总是能把我们打回原形，让我们认识到它残酷的本质。除了繁重的课业和没完没了的考试，我在研究上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全新的研究课题迫使我不得不将很多新东西从头学起，导师要求严苛似乎无论自己怎么做不对，都还是会被教训。**2008** 底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是雪上加霜，让我一直生活在担心奖学金突然被断掉的恐惧中。这两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对身心的极大考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弹簧，明明已经被压倒了极限，却还是无法释放出足够的能量。原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相应的回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由自己掌握。我一次次地在这种无力感和挫败感中挣扎，却无奈的发现自己可以做的越来越少。

2010 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导师突然毫无预兆地告诉我她没有钱继续资助我，并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只好临时抱佛脚地申请了数学系的 **TA**，最后虽然通过了数学系的筛选面试，却只上了 **waiting list**，并没有得到职位。室友知道了我的情况，恳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帮我祷告，我自己也开始在心里向各路神仙默念，希望他们可以帮帮我。开学前的头天晚上我依然在 **waiting list** 上，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十几个人，我彻底绝望，已经开始准备拿硕士回国。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我竟突然接到数学系的电话，说临时增加了一个 **half-time** 的职位并认为我很适合。刹那间，我又看到了希望，又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

我人品再次爆发，也许真的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但他又到底是谁？

出于感激，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决定到教会向曾经帮我祷告的朋友们致谢。去之前我很担心，我怕在这个两年前被我推脱的地方见到熟人会尴尬会羞愧，我怕大家会拿异样的眼光看我。但是当我真的再次站到大家面前，我看到的笑容和感受到的热情一如两年前一样真诚。我突然觉得很安心，就好像这两年我经历的种种都不曾发生过。为什么在这里我会感觉到久违的平静和温暖？两年前我固执的离开是不是一个错误？现在的我又该做些什么？

很感谢陈军老师在我困惑的时候给我指明了方向，鼓励我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寻找我心里关于耶稣基督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我开始坚持参加每周五的团契，参与小组讨论，不放过任何问问题的机会，也通过网络和书籍等其他途径去了解耶稣基督。慢慢地，我开始盼望每周的团契，同时也发觉自己的疑惑少了，信心多了。我越是去探寻，就越是发现主耶稣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他为了拯救世人忍受十字架上的痛苦，用自己的宝血让世人免于灭亡的厄运。我很羡慕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们是那么喜乐平安，因为他们有主的底佑和祝福。曾经的我是多么无知，高高在上地想要挑战主批判主；如今的我则愿意谦卑地跪拜在主面前，恳请他不计前嫌泽恩于我。主是宽厚仁慈的，他如父亲般原谅了我之前犯过的各种错，借着弟兄姊妹之手接纳我成为他的孩子。当我回头看走过的路，才惊讶地发现其实主一直都陪伴在我左右，不离不弃。在我困难的时候，无论我是否领情他总会出手帮我；他设计了一条特别的路给我，让我摒弃自负找回谦卑，并最终来到了他的殿堂。我感到平安与喜乐已驻扎进我心里，并开始慢慢充盈，那是一种久违的温暖幸福的感觉，回到家里的感觉。



我们都是主的孩子，很早以前，我们犯了错离家出走，四处漂泊。如果现在的你也和曾经的我一样，充满疑虑地在外徘徊，那么请你敞开心扉接受主的引领，相信你能和我一样找到回家的路。回来吧，无论你曾经犯过什么错，永远都会有亲人和主一起在家里热切地期盼你的到来。



主的恩典够我用

刘雅莎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小城市，我和姐姐是在父母的无比呵护下长大的，幸福的家庭和相对优越的条件养成了我开朗的性格。我从小就相信爸爸、妈妈和姐姐说的每一句话，所以当 2000 年姐姐和姐夫回国探亲期间给我们家里人传福音时，我第一个就接受了，并跟着他们做了决志祷告。虽然我很容易就接受了福音，但是接下来的生活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对神的救赎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明白这个信仰和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关。

2001 年，我拿到了美国 Virginia Tech 研究生院的奖学金，并且开始申请签证。可没想到从 2001

年到 2002 年我申请了五、六次都没有通过。虽然学校表示可以将我的入学延后一年，但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失败后，我选择了放弃。在那种沮丧的心情下，我迅速地结了婚。丈夫是我的中学同学。我期待着能在婚姻中得到安慰，但事实却和我的期望恰恰相反。《圣经》箴言书中说“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我这么仓促的进入婚姻也预示了我苦日子的开始。我的丈夫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妈妈突然生病去世，因此他的性格变得异常孤傲，且玩世不恭。我是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和他结婚的，可结婚后我才发现我们俩在价值观、金钱观、信仰等问题上没有一个可以达成一致，而那时的我基本上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当这样两个属血气的生命发生碰撞时，那简直



是一场灾难。婚后我决定报考国内 2003 的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可是就在 2002 年 9 月我意外的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怕孩子的出生会影响了我们的事业和前程，所以坚决反对生下这个孩子，他认为等我们的事业都稳定下来的

时候再要孩子也不迟。我心里很难过，一方面丈夫的态度很坚决，一方面我自己不忍心不要这个孩子，而且也怕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就在我矛盾挣扎的时候，神借着在美国的姐姐姐夫提醒我：每一个新生命都是耶和華所赐的，墮胎在神眼里是大罪。感谢神没有让我在这件事上做错误的决定，我选择将孩子留下来，可是这个决定也意味着和丈夫关系的决裂，我们进入了长期的冷战状态。那时我整体被这些烦心事困扰，所以根本没有心情看那些考研书籍。考试的前一天，我去学校看考场，当时的心情非常沮丧，因为我知道以自己复习的状况是绝对考不上的。那天回去我哭着来到神的面前，我求神带领我在那一点点有限的时间内再看一些书，并且让我所看的都能考到，可其实我自己心里都觉得这样的祈求很可笑，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不过下来的几个小时我确实很认真的看了一些考试书籍。晚上当我读《荒漠甘泉》时，神也用他的话大大的安慰我，使我的心平静了下来，也安然地进入了睡眠。第二天我是一边背诵诗篇二十三篇一边走进考场的，当打开考试卷子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前一天复习的那些内容有些是原题考到，有些



是换了种问法考到，我当时兴奋得都笑出来了，我深深地体会到神的信实和大能以及他乐意帮助我们的心。最终，我以比分数线高出两分的优势被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录取。

由于受不了丈夫的冷漠，考完试后我就搬回了父母家住，我自己对我的婚姻已经心灰意冷了，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这个家，在妈妈、姐姐和姐夫的迫切祷告下，神在我丈夫的身上动了奇妙的工作，那期间他读到了一本书，名叫《傅雷家书》，他深深地被傅雷对儿子的爱心和责任感所感染，并意识到了自己逼迫我拿到孩子是不对的。于是他来找我，表示愿意接受我和我腹中的孩子。神用他的方法帮助了我！从那时起，我意识到这个信仰和我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我开始在网上找一些讲道的录音听，这对我认识耶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年来，无论在上下班的公车上，在旅行中，在清闲的时刻，这些讲道都一直陪伴着我，神也借着它们造就我，光照我，提升我。

2003 年 9 月我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我的女儿三个月大，我的丈夫非常爱这个孩子，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到西安交大以后，经别人介绍我参加了交大的校园团契，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服事。带领我们团契的是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夫妇，太太是学院传道会从台湾差派来大陆的。他们一对一的对我进行辅导和门徒训练。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开始学着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开始在生活中操练《圣经》中的一些道理，也尝试着在校园里传福音。2004 年 6 月，一位美国的华人牧师来西安短宣，在一个姊妹家的浴缸里，他给我和表妹施行了洗礼。2005 年暑假，我参加了西安大学生团契组织的去兰州的短宣，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去，也是第一次去回民聚集区传福音，那次我有很大的感动：第一是看到在穆斯林中传福音

的困难，也为这些福音未得之地感到惋惜和焦急；第二是深深地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第三是感觉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服事非常喜乐。十几天的短宣结束后，我实在舍不得和弟兄姐妹们分开。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有个意愿，想毕业后奉献自己，做一名全时间传道人。2006 年春天，在我毕业的前夕，我去参加了一个由海外弟兄姐妹带领的“生命投资研习会”，那是一个主要针对毕业后有负担全时间服事的毕业生的一个特会。当丈夫和父母得知以后，他们强烈反对，他们无法接受我好不容易上了硕士，毕业后却去做一个什么传道人。在巨大的压力下，那次特会中，当带领的老师呼召时，我胆怯了，虽然心中非常感动，但最终我还是没有站到全时间服事的队伍中。现在想起来很后悔，那时没有正面的回应神的呼召。

2006 年 6 月毕业以后我先去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又回到了西安。从那时起，我的灵命也渐渐滑向了深谷，我和丈夫的关系时好时坏，有几次甚至都到了决裂的边缘，这让我非常苦闷，渐渐我停止了聚会，也和弟兄姐妹失去了联系。家里的事让我不开心也就罢了，工作上的事更是带给我压力。我是一名建筑结构工程师，工程忙起来的时候，我常常都得熬通宵，还经常需要临时出差，我全身心都陷到了世界的虚荣和忙碌中。那几年里，每当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一想到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再想想神，我的心里就充满了痛苦和迷茫，我觉得自己离神好远，神已不再爱我，也不再管我了。远在美国的姐姐很担心，常常给我打电话，说起神的时候，我要么口上敷衍，心里却充满自怜与委屈，觉得神帮助别人但不帮助我；要么我就不接她的话，让她说不下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 2009 年底。

2009 年 12 月，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我竟然被查出来患有乳腺癌，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将我们全家人都吓蒙了，也敲醒



了。当我从手术室出来还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爸爸、妈妈和阿姨就一起祷告将我完全献给了神。而我自己在病中不得不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再次体会到了他的恩典和保守。我的手术很成功，恢复的非常好，接下来的化疗、放疗都赶在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之内完成了，在化疗过程中我没有一次因为化疗药物引起白细胞下降严重而耽搁下一疗程的治疗，我的白细胞几乎一直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这在我们那个病区算是一个奇迹。半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从没有过太大的痛苦，这不能不说是神的怜悯和大能。我深信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或许仇敌以为苦难会将我打垮，可当我全心回转时，神却将苦难变成了祝福。我开始恢复聚会，我开始每天在家里大声唱诗赞美神，大声朗读圣经，过去那些追求主的美好日子好像又回来了。神的话就像大光，不但医治了我，而且复兴了我。感谢主，疾病让我不得不停下了追求世界的脚步，同时，2005 年的那个感动与呼召再次叩响我的心门，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比一次清晰。在一次复查前我跪下向神祷告，神的话清楚地临到我：“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俯伏在神的面前，再次将自己献上：主啊，如果你还看得上我，我愿意被你使用。之后，一件件奇妙的事发生了。这次，家里再没有任何人拦阻我，包括我的丈夫。感谢主，我生病以后，丈夫的变化非常大，他对我的信仰由原来的嘲讽变为接受，我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而是学习放下自己，化解冲突。虽然他还没有接受主，但当有需求时他也会同我和女儿一起祷告，这次，对于我的决定，他不仅没有反对，而且愿意全力支持。

感谢主！2010 年底，神又奇妙的把我带到美国来。在芝华宣教组织的 2010

年基督徒大会中，当讲员发出全时间服事的呼召时，我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回应，勇敢地走了出来。这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神亲自的带领！回想我的这些年，我不得不低头敬拜神！虽然中间我怀疑过他，远离过他，但他却一天也没有丢弃我，不管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他都保护了我，他的恩典真的够我用！而且他在我的身上安排有这样奇妙的计划，这实在是我不配得的。我能做什么来回报主呢？做什么都是不够的！我的生命与在世的日子都是神给的，我只有把这一切全然摆上，交在恩主的手中任他使用，才能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愿神的名得荣耀！



在病与死中遇见神

一禾

我来自中国大陆，1993 年，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内容，当时将这种信仰当作一种哲学思想，把耶稣作为人性极至处的典范，虽心向往，却不能至。

然后，就由着性子，在伤害别人与伤害自己中，压抑内疚、放大委屈，在不同的城市和人群中重复不愿彻底认同世界却又无法另辟蹊径的分裂与纠结，转眼十年。

2004 年 5 月，我的女友果子接触到基督教，成为慕道友。10 月，她检查出身患乳腺癌。当时，她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一本女性杂志的主编。

治疗过程中发生了多起对于医生可以解释、对于病人难以承受的意外，不得不连续进行三次手术。她躺在手术台上，对医生已经无话可说，只是不断追问上帝：“神啊，你到底爱不爱我？”刚刚接受主耶稣的她，身边没有属灵伙伴，灵命陷入低谷。

感谢主，派一位姊妹从北京来到广州，初次见面就有强烈的感动为她祷告，因着圣灵的同在，说出了她内心所有的感受。当她把自己满是泪水的祷告献给主，就得以重新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她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感情和未来交托到主手里，不再好强，而是真实的对我表达她的爱，同时求神加力让她可以接受我的任何选择。

在全程照顾她完成手术及化疗后，2005 年 9 月，在经历了真实的退缩和挣扎之后，我决定与她结婚。这期间，她正式受洗。回想决定结婚前，我对果子说，“我是上帝派来证明他爱你的”，这话固然出自感动，却顽强散发着自负的味道，仿佛我的出现，让一切有了意义。

事实很快就证明，当危机渐渐缓和，人也越来越体贴自己的肉体。原本我就是一个对婚姻有所恐惧、对责任有所恐惧的人，可以说，实在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病人，却以为自己可以守着心里残留的一点资本与上帝谈条件，犯点小错算什么，“不管怎么样，反正我都不会离开果子”。很多时候，是我在照顾她的身体，而她在照看我的心灵。

2006 年 9 月，她的癌复发——最凶险的肝转移，中位生存期 6-8 个月。之前，她已放弃原来的工作，希望从事与福音有关的事情，担任美国《爱家》杂志的中文版主编。当合作方听说她的身体状况后，依然表示要把工作交给她，让她做到她不想做为止，“这不但是对果子的祝福，也是对《爱家》的祝福”。我不禁泪湿眼眶，第一次在身边看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逻辑。果子抓住这瞬间的感动，带我做了决志祷告。她的确一直坚持着，直到最终入院前，她写信给《爱家》：“抱歉，因为身体的情况，我不能再做了，现在我要完成主交给我的最后的功课”。

在果子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实实在在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人一无可恃的时候，反而会变得更强大，而同时却又单纯得像个孩子一样……即使在病中，她仍然毫不吝啬的付出，体察周围人的需要，尽可能的接纳、理解、安慰。她为自己开设了博客，记录面对疾病的心路，许多病友和普通人都受到她的鼓励。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



里未得完全”。病房里，她安静在牧师与师母同声清唱的赞美诗里。2007 年 11 月 3 日，她被主接走。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做到像她一样面对死亡，我对生活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果子破碎在泥土里，所以更能彻底地给予。她的父母信主了，她的好友信主了，她的病友信主了，在她离去后一年，还有朋友因为梦到她，相信她在对她们说话而与我联系，并接受福音。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果子在世时我只陪她去过一次教会，她走后，我反而出现在教会。尽管我大多数时间只躲在角落里不作声，牧师却一直以耐心待我，当我封闭自己时，他们就祷告让圣灵亲自服事我。肢体们的关心，终于让我敞开自己，站在台前把自己心里数次默念的经文高声读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2008 年 6 月，在结束了慕道班的学习后，我正式受洗。

2009 年 3 月，我将她生前文字整理成《成就爱》一书，为了完整保留所有与福音有关的内容而采用自费出版，并免费赠送给乳癌患者。该书被十几家报刊推介，并成为畅销书。我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主内书店举办读书会，与肢体和慕道友分享她的见证。当我愿意让自己的经历被主所用，主就医治我，而且给我更大的祝福。

在工作中经历神

从 2007 年开始，我有意识的在工作过程中与人分享福音的价值观。这个过程中，争战也很剧烈。2008 年，主要负责人先

后 3 次与我谈话，我的回答是：我是基督徒，有自己的信仰。

2009 年 11 月，我出差期间，希望结识同行业的肢体一起为主做工，结识了一位姊妹。独走天路，虽然心中孤单，但我已无力开始新的感情。我来到果子的墓地前，第一次为自己的顺服向神祷告，“主啊，如果这个姊妹是合你心意的，我愿意放弃自己的标准顺服你”，也请果子帮我在天上求问神的心意。一个月后，姊妹放下原来的工作，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成为我现在的妻子。

我们没有安排婚宴，对基督徒来说，神的家就是最好的婚礼场所。而作为家庭教会，我的家就是一处聚会点，所以我们把肢体邀请来，牧师为我们证婚并讲道。我至今记得我当时说的话：“以前，我感受到的神是一个不断要求我超越的神，现在，我更体会到神的恩典。”师母含泪对妻子说：“我们和一禾是生死之交，我们很放心，把他交到你手上。”

新婚前后，我的工作环境继续恶化，我原本凭着血气想一走了之，感谢主的提醒，甘愿顺服下来，不计位置、不计报酬，不以逼迫为意，接受管理权限从全面负责整体工作降为具体负责部分工作的安排。

某晚，我梦到自己被火烧，苦于无法脱身，忽然想到我是基督徒呀，应该祷告呀！于是祷告，结果火势和疼痛逐渐减小。最终，我手拿着一块金子，开心的随手掰撒。上班路上，我还在琢磨梦的意思，收到一条没来由的短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日呢”。我打电话给妻子，告诉她梦境，不料她脱口而出，“试炼过后，必如精金”！原来，当时她刚打开计算机，就收到原来所在教会的牧师发来的每日灵粮，题目就是约伯记里的这句经文。她说，

神不但给你的应许，还通知了你的老婆。
是的，神知道我的软弱，知道我不愿意受
委屈，血气甚重，他俯就我的软弱亲自赐
下 应 许 。

而我，恍惚之间却记起了另一个细节：果子最后的日子，在清醒与昏迷之间，曾对我说，她梦到神对她说，“不用担心用什么方式治疗，你不属于这里，你只是路过”，我当时并没当真。此时我才恍然大悟，那就是神俯就她的软弱赐给她的应许啊！正是靠着这个应许，果子走过了人生最 难 的 一 段 路 。

为什么是果子？为什么是我？一直以来，我都理性的告诉自己根本不必提这种问题。我几乎找来所有我能找到痛失所爱的书和电影，对其中幼稚浪漫的想象和故作姿态的发挥斥之以鼻。即使对路易斯在《卿卿如晤》里，对神为什么带走他新婚妻子的种种追问，我也认为完全不必要，因为无解，因为除了这个上帝，我们无处可去。但圣灵真的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知道我们的每个心思，即使我们不说出来，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终于确信神是那么爱她，为她亲自赐下应许，揽她在自己的怀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我一个人进到房间，跪下来默祷，迟来的领受让我这辈子第一次那么释放的大哭。妻子不明就里，却也陪我跪下祷告。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主啊，我愿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爬起来却开始疑惑，因为当时的我根本不晓得“活祭”的意思，也不记得 是 出 自 哪 章 哪 节 。

当我顺服，神的奇妙就显露：因为我重新接触具体业务，就有了更多更直接有效的事工机会，在 2009—2010 年中国家庭教会命运波折的时候，起到了一点鼓舞人的

作 用 。

其间，不断有人试探，或说，为了业务的质量和事业的未来，你要起来反对你的顶头上司；或说，为了彰显正义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你要勇敢地和他较量；或说，他们这样对待你，是个男人你就不能放过他。而我立定心志，坚守岗位，除非神有明确的带领，我既不挑起争斗，也绝不轻言退场 。

在单位的年会上，不友好的气氛已经毫无修饰。一位同事（之前因为与我合作顺畅已被连降三级）发短信给女友，直播会场实况。他的女友回复：“一禾真的要为了基督的缘故忍辱负重到底吗？”当我知道这些，感动异常，我做的这一点算什么呀，竟然有资格令未信者联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 深 感 所 得 已 超 过 配 得 。

一个月后，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我谈话，希望我主动辞职。因为如果是解职，他必须上报主管部门，下向团队解释。我对他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并走到他的座位前，拥抱了他。随后，单位谣传我拒绝归还配给我使用的汽车，我一笑了之，照常办理辞 职 手 续 。

让 痛 苦 为 神 所 用
初得自由心里骤感轻松，随即却不免怅然，为自己以往工作中留下太多破口而自责，如果我的生命更成熟，是否就能继续为主守望在岗位上？毕竟，这个平台是宝贵的 。

神借着一位弟兄提醒我：神爱的是我这个人，他更看重能否完全得着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如果我经历这些而得到成长，就是他所喜悦的。的确，事业他随时可以兴起，在不好的环境中依然想要靠主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才会经历 神 。

当然，神希望我尽可能多的领受祝福，他允许我在试炼中暴露许多破口：我对权柄的态度，我的骄傲，我对人的爱不够，同时对罪的警醒也不够，对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彰显的公义缺乏足够的信心。只有尽力堵住破口，在属灵征战中才能被更大更久地使用。

恰恰是在我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与下属团队的关系才得到真正的建造，我可以更多地与他们分享我的选择背后的信仰基础，而不是伙同他们酝酿集体跳槽。当我被降卑，我才感受到权力之外的影响力的存在，那是来自我所信靠的神的，而不在于一个世间的位置和我自己的才能。

空下来后，我和妻子更多投入教会的服事，与各处的肢体分享我的经历，并开放家庭，主要接待同行业的肢体及慕道友，与他们定期分享，彼此造就，讨论如何在职业中荣耀主。同时，我们开始禁食祷告，再不愿自己计划未来，安静等候神。这时，北美一所大学主内弟兄主动发来访问邀请和经费承诺，我们为此祷告并寻求肢体和属灵长辈的印证。

因为以往的经历，一直有癌症病人或通过朋友，或读了亡妻的书，通过邮件联系到我。在这 5 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有更多时间可以去医院探访濒危的病人，得以不断见证在癌症晚期的病房里，神所行的医治灵魂、胜过死亡的神迹。

其中一位姊妹，36 岁患肺癌，年龄与果子相仿，原本是学业、事业双优的女强人，带领一家外企的金牌团队。她的先生是很成功的商人，因为遭遇相似，渐渐可以对我敞开倾诉。直到某天，圣灵亲自动工，他跪在地下流泪认罪，在病房里与我一同决志信主。姊妹虽然先接受了耶稣基督，却不肯原谅丈夫，认为是他造成了她的病，

说出许多苦毒怨恨的话，卧病在床依然固执自己的许多标准，想要掌控不愿放手，连先生送我下楼说五分钟的话都要打电话催。当时市场上刚出现一种能够播放全本《圣经》和赞美诗的 MP3，我买来送给她，方便她在病房里播放，但苦于无法真正帮到他们。

某天我和妻子吵架后，独自去医院探访。圣灵感动我对他们夫妇坦陈自己的苦恼：“我是个标准很多的人，很难真正接纳别人，信主后表面上对人宽容，但在家里就全露馅了，带给家人许多伤害。今天又因为我的挑剔引起争吵。我相信病中的姊妹为肢体献上的祷告更蒙神的垂听，因此希望你能帮我代祷，让我摆脱这样的捆绑，真正得到自由。”姊妹点点头，答应了。

次日早晨，我一进病房，先生就激动地一边递给我一个本子，一边说“结婚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原来，当时已讲不出话的姊妹昨晚亲手写下：“我终于明白，在婚姻里我才是最大的罪人。我凡事过心，想要抓住，对你造成很大压力，最终不但失去了你，也失去了整个世界。如果我到了天堂，一定吸取教训……”神真是信实的，主是赦免人的主，原本先生就在医院 24 小时陪护，现在更是没有任何怨言，“我心情实在不好，就在心里大喊十几声‘哈里路亚！’”

那间医院，恰好就是果子临终的医院，连她们入住的楼层都一样。看到他，我时常想起自己当年做得多么不够，却蒙神拣选。神就是这么奇妙，借助我们甘心的服事，不仅使用我，而且医治我。

两个月后，姊妹回天家。追思会上，这位以病房为课堂的宝贵的弟兄对全场一百多位未信的亲友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在这间屋子里，我是最大的罪人。我以

前年少轻狂，交了一帮狐朋狗友，每天忙着挣钱，以为养了家就算尽了丈夫的责任。最后这三个月，我才真正和妻子达到灵里的合一。”

前几天，他在信里对我说，自己参加了香港一所神学院的四天培训，收获很大。去之前他甚至想，“这次，要么我放弃神，要么神抓住我”，结果神竟没有放弃他，让他看到自己以往太依赖世界的方式，心里的苦毒和血气太多，“神光照了我，我觉得自己再次重生了！”

另一位患子宫癌的姊妹，我为她背诵果子最喜欢的“诗篇 23”，把我自己留做纪念的一个兰色十字架送给她，放在枕畔陪她走过最后的日子。她走后，我鼓励她的先生报名参加慕道班的学习并受洗，慕道班的小组长，就是我当年的小组长。

感谢主，若不是在主里的感情，我无法想象与我处于新婚磨合期的妻子会和我一同服事这些病痛中的肢体，她甚至比我更热心、耐心。当我看到她同样发自内心而无任何嫉妒的关心果子的家人，忍不住感恩的祷告：“主啊，我算什么，你竟赐这样丰盛的恩典给我！”

神甚至派来一位美国弟兄提前一周住进我们家，辅导我的英语，让我可以顺利通过签证官的面试。在签证通过的第二天，邮箱里收到牧师的每日灵粮恰好是“从水火之地到丰富之地”。

婚姻是最好的神学院

我从未计划过要来北美。临行前，牧师证道的内容就是《罗马书》“活祭的生活”。虽然神的旨意我依然懵懂，但却隐约感到，这是神给我人生中途的休憩与装备，为的是开始下半场在中国的禾场为他而去的旅程。即使未来不明朗，我却清楚绝无后路

可退，我欠主太多。

可以和刚结婚的妻子一起拥有独处的时光，且无任何工作压力，固然是美事，但神也让我们终日相磨。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加之自己的顽梗与不知感恩，我身上累积了太多问题，周期性的发作，让妻子以泪洗面。我的自我中心、苛刻、不接纳、情绪化，一次次地暴露，让我看到自己背后一直捆绑着我的那股黑暗势力是多么的强大！

当我在国内第一次祷告求主破碎我时，眼泪禁不住瞬间冲决。以往许多时间和精力白白耗费在无用的事情和愁苦之中，感觉中好像被主带进了一个速成班，对付老我的步骤环环相连，一步也不放松。

我在主里的每一步自新，几乎都伴随着妻子的眼泪。我就像套在一个橡皮筋里，当我以为可以走出去了，摆脱老我，但那只是开始的几步，当我真的要挣脱得自由时，罪的橡皮筋渐渐绷紧，猛地把我弹回去，砰地撞在老我上，现出原形！有时，妻子勇敢地挡在我的老我前面，想要保护我，让我不要功亏一篑、头破血流，结果却被我一同撞翻。她擦干眼泪，顾不得自己，还要帮我找出病根，一起分析如何靠主得胜。

服事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因为在圣灵同在的服事场里，我们都无暇关注自我，而且也往往在服事大有果效前的准备阶段，我们冲突得特别厉害。如果没有服事，真不知该如何度日。不是主需要我们，而是我们这两个原来以为靠自己一切都能搞定的人需要主。

这样的婚姻，我们确信是神配合的。但对她放弃自己很有成就感的工作陪我出国，我却并未感恩，以为按照圣经教导，妻子理应这样，相反自己却很少尽到家庭里作

为属灵权柄的责任。来北美不久，她常有被耗尽的感觉，积累的负面因素开始发酵。我们的婚姻又面临准备要小孩的挑战。我的情绪也常徘徊在临界点，想要发泄。无技可施时我只有走到外面，独自祷告，“我天上的父啊，你无条件的接纳我，任何人也不可能像你那样爱我，我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没有得到的，在你里面都能得满足，我不需要再在人身上寻找，父啊，求你让我感受到你的怀抱……”。那是我第一次在祷告中呼喊“父”。我痛哭而返。

随后，我开始每天清晨在祷告中自我清理，经常是我在祷告中求，主就在梦境中比以往显明我身上许多隐蔽的罪、需要饶恕的人、需要感恩的事，我经历到与主关系的飞跃。我愿意让主重整我的才能、习惯、个性，把神造我时所赐下的要素从被罪所扭曲的配置结构中解放出来，各归其位，回到它们的单纯中为主所用。

祷告中我常觉自己的不配，但生活里却时常因为身体不适、血气上涌等各种理由而旧态复萌。感谢主，在北美也为我们预备了服事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暂时摆脱自怨自怜。在博士生团契和访问学者团契中，见证自己的每一点破碎都可以为主所用，只要我愿意。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操练自己，未来在倍加严酷的属灵争战中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与魔鬼对垒，必败无疑。除了继续走十架之路，我们别无选择。感谢主，我这样一个本性消极的人，虽然不断重复犯错与忏悔的过程，但神却从未容许灰心失望溜进我的心，我有十足的信心对付老我，这信是神放进我心里。

结婚周年转眼已过，我终于感觉到自己的部分老我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婚姻

中的磨合在神的带领下，不知如何做到的，竟然如攀登山峰，回头下望，流泪谷已在脚下，我们深信，欢乐泉就在前面。回首这一年来，很多时候如果我踏错一脚或是她迈差一步，都可能失去我们的婚姻。感谢神，他满有恩典，不是为我们享受自己的小日子，而是为他服事生命、得着生命而搭配我们的同工，要求我们更加合一。我们只有继续祷告，求父神帮助我们，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成为父神所悦纳的活祭！

北美的服侍

我们在祷告中不断求问，我们能带给这里什么？他让我们与众肢体相遇为了什么？我从先做好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小事开始，从每周六为博士生团契作菜开始，同时参加周五普度华人教会的访问学者团契，我们的大陆背景能够帮助我们尽量多地站在他们的角度上体会他们的需要。

这些学生学者们来自不同城市，北美的校园相当于一个集合地，大学时光是他们最有时间和精力、最少缠累、最需帮助的时候，学习结束后他们再分散四方。感谢神把一个华人教会放在这里，主用自己的爱吸引人。我们若能有份抓住这个时候与神同工，与有荣焉。

最好的学习就是服侍。在服侍过程中，神的话才成为又真又活的“金句”：他要我们不看自己，注目耶稣；他要我们不以人的眼光看待事工，不求人的喜悦；我们以为没有果效的时候，神眼中却未必，撒种有时，收获有时；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一位神，他既已监察万事哪还用得着我们费心与人计较；他要我们看到一些需要，但不是说出来，而是去做。每当我想动动嘴，或批评或推卸的时候，就想起临出国前与教会一位带领弟兄的谈话——他



对我说，“我问神，为什么是我看到了教会的问题？神说，我让你看到，就是让你有负担去做填补空缺的人”。求主怜悯，我还是那么喜欢抱怨，主为我们站在破口之上，我们本性里却从不肯站在弟兄姊妹的破口上。感谢主，他用看得见的生命改变鼓励我们的每一步。

我愿我敢于自问这样的问题，我愿我敢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求主加力，在他凡事都能！

服侍就是蒙恩。我们刚到美国 1 个多月，妻子就怀孕了。之前我们一直祷告，求神按他的时间赐给我们孩子，并亲自带领孩子。2010 年圣诞节前后，我们原本想一起参加使者的差传大会，因为路途遥远她只能放弃，但神在距离我们的住处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安排了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我们各自去参加。结果，没有经过任何商量，我们分别在会上接受神的呼召，把自己全部献给主。而且可以回家交流各自的收获，神给了我们双份大餐。圣诞夜我们一起去教会敬拜，雪大路滑，十字路口出现事故，我们的汽车在刹车后转了 360 度停下来，人车没有任何损伤。

在服侍略见果效的时候，他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所谓文化人自以为肩负文化使命而容易产生的骄傲，让我们时时警醒：审判临到，并不是按我们的知识审判，而是按我们的所做所为。若非靠主，我们简直每分钟都有沦为法利赛人的危险。

感谢主，让我们在服侍之中更清楚地意识到，基督徒苟能成事，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计划周密，我们需要常常反问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过哪怕一次靠圣灵、凭信心方能成事的体验？有没有过放下自己的严谨与效率，让神的大能覆蔽我们的软弱，不再用我们制订的日程表和计划书去束缚圣灵工作的经历？有没有体会过放下自己的标准、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与肢体合一之后，独自领受的从神而来的甜美报偿？



神白白地恩待我們 ——帶領自己的兩個孩子信主的经历

趙暉

感謝神的恩典！2011 年 1 月 5 日和 1 月 7 日，我分別帶領自己的女兒 Rena 及兒子 Samuel 信耶穌。今將這個過程記錄下來，一方面作為神恩典的見證，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自己為孩子留下的見證，將來還可以與他們分享，榮耀主的名。

1. 帶領 Rena 信主

1 月初的那個星期，是孩子們春季開學的第一周。那段時間由於各種原因，自己的思想壓力比較大，對孩子不夠耐心。1 月 4 日和 5 日在對孩子不耐心時，受到了聖靈的提醒，我當時即對孩子的態度有很大改變，並在神面前悔改，求神幫助我（唉，我這可憐的人，常常立志，並不是說現在就克服了對孩子的不耐心，但感謝神，雖屢次跌倒，仍想要重新再來，屢敗屢戰！）

1 月 5 日晚與 Rena 一起禱告準備睡覺時，我感謝聖靈提醒我對孩子不夠耐心，態度不好，求神幫助我。當我禱告完畢後，就與 Rena 提及聖靈，她當時可能由於看到聖靈提醒媽媽，使媽媽對她態度變好，所以對聖靈有極大興趣。當時已經非常晚了（大概 10:30 左右）但我見孩子如此有興趣，就與她多解釋幾句，並順勢問她說，“Rena，你也想有聖靈嗎？”她說想，我就對她說，“你也可以有。實際上，人人都可以有。”她立即問，“媽媽，我怎麼有？”我就知道今天我要挑戰她接受主了。我開始用四律向她分享，我對她說：

“Rena，你相信神創造了萬物和你與我，並對你有個奇妙的計劃嗎？”

“相信。”

“你相信你是一個罪人 (sinner), you have done things that God does not like?”



“Yes, I disobey. Everyone is a sinner.”

“Do you believe that by yourself you cannot always obey? That means no one can become a person without sin by him/herself?”

“Yes.”

“That means we need someone, in fact, that someone is God himself, to help us.”我繼續說：“You know, the Bible says ‘The wage of sin is death.’ Do you know what is ‘wage’?”

“No.”

“That means your payment. When you work for somebody, you get paid. So when you sin, what do you get your payment?”“Death?”

“Yes, death! This is eternal death.”

我停了停，“But God loves us so much. He does not want to see us have eternal death. He has the greatest idea! Yes, somebody dies for us, in our place.”

She immediately said “That’s Jesus!”

“Yes. In fact, can anyone who has sinned die for us?”

She replied, “No.”



Then I said, "Correct, because that person has to die too. So only someone who did not need to die can save us. That's Jesus. God sent His son to us, becoming one like us. Jesus has never sinned. He came and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and He rose from death."

The rest was very easy because she has gone through these from AWANA. After this, I said: "Rena, so if we truly believe all of these, we can open our hearts to Jesus and invite Him to come into our lives to be our savior (save us from the penalty of eternal death) and also ask Him to be the Lord of our lives (that means you will obey Him). Then, He will, as He promised, come in and also give us the Holy Spirit, which is just like a counselor, who tells us in whisper what to do. Do you want to do that?"

"Yes, how do I do that?"

"You invite Him in."

At this moment, she told me, "Mom, I remember I have done that."

這時，我心里真是充滿感恩，我也確實記得幾年前，在她很小的時候，在一次教會的活動中她舉過手決志過，但我心裡一直不清楚她當時明白了沒有。我以為她早就忘了，沒想到她還記得。我就問她說，"你記得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場合嗎？"她說，"It was at a camp, or something, I can't remember when."我說，"We only need to invite Jesus to our hearts once, because Jesus said once he comes in, he will not leave us, never! So if you are sure at that time you understand, then we do not have to do it again." Then she said, "Mom, let's do it again because I don't want to miss it!" 於是我帶她做了一個決志禱告。我禱告一句，她就重復一句。那是個很長的禱告，但是她都一字不落地重復下來了，而且非常認真。在我"阿門"的那一刻，我的心裡充滿了感恩，我相信她

是真心的。之後，我對她說，"Rena, 現在你已經有聖靈在你們裡面了，他會提醒你，但你知道嗎？如果你一直忽視他，會怎樣？"

"不知道。"

"你會越來越難聽到他的聲音，因為你自己的主意太大聲了，把他蓋住了。要想常常聽到他，就要在他提醒你的時候順服他。你會知道什麼是聖靈的聲音，因為他一定會與聖經教我們的一致。比如說，你如果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你 'Do not obey your mom! (when you know what your mom tells you to do is not a bad thing)', you know that is not the voice of the Holy Spirit." 我們一起開心地笑了。我擁抱並親吻她，跟她道晚安，我心裡充滿了感恩。

回到臥室，我將這個消息分享給其敏，他將這個日子記在他的讀經卡上。這一夜，我非常感謝神。我的 Rena 是個倔強的孩子，但我知道神今天稱她為女兒了。

第二天早上上學出門之前，我像平常一樣催促孩子們快點出門，我竟沒有注意到 Rena 比平時快了一點。臨出門前，她詭秘的對我說，"媽媽，Holy Spirit just reminded me I need to obey my mom!" 我跟她都會心的笑了。我感謝神。

之後的事，不說你也能猜到。那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只會在 Disney 的神話故事裡才會出現。她仍然是那個倔強的有罪的孩子，我也還是那個憂慮的媽媽，也是個罪人，也還會忘記她已經是神的儿女（懇求神憐憫我！），然而，我心裡有了很多的把握：我知道我已將她帶到神面前了。

二月的一天，我如平常一樣，送 Rena 去她的一個活動，我在外面等她。那天另外一個不來教會的家長叫我幫忙將她的孩子一起送回家。我與她的孩子攀談幾句，發現那孩子非常乖。我坐在那裡，心裡想，"主阿，你揀選了 Rena，是因為她聽話嗎？不是，她可能比很多孩子都不如。是因為

她成熟嗎？她大多數時候不是。因為她有
能力嗎？也不是。你卻給她機會，使用象
她父母這樣的(脾氣會很急的)罪人帶她認
識主。我們比其他的父母多什麼？什麼都
不多，可能只有不足的。然而你卻憐憫我
們...想著想著，不禁眼淚流下來了。真的，
我們并不比別人強，我們的孩子也不比別
人聽話和出色，然而神白白地恩待我們。”

2. 帶領 Samuel 信主

Rena 決志後，我心裡有想法要向
Samuel 講明福音，但覺得這事不用太急，
哪知 Rena 決志的第二天晚上，我在給
Samuel 禱告準備睡覺時，Samuel 突然間
對我笑著說，“Mom, maybe I'll give you a
surprise! Maybe I will be in heaven.”我當
時嚇了一跳。要是不信主以前，我一定覺
得這話太不吉利。我回到臥室，對其敏說，
明天晚上我希望能帶 Samuel 信主。

第二天是周五，從團契回來，已經晚了。
等到他們洗漱完畢已經十點多了。
Samuel 吵著要讀經再睡覺，很快讀點聖經
(有時真是虧欠神)已經十點半多了。聖靈
提醒我前一天晚上對其敏說的要在這天帶
Samuel 決志。我有點猶豫，因為等講完了一
定是十一點多了，太晚了。但想起
Samuel 說的話，覺得神已經提醒我，我不
能再拖了。於是我對 Samuel 說起了天堂，
我問他，“你知道天堂是什麼嗎？”我接着
說，“那是神為我們預備的永久與他在一起
的地方。他願意每個人都去那裡，不願一
個人落下。”然後我向他解釋什麼是死，並
告訴他每個人都會有一死。“但是你知道
嗎？那些相信耶穌的人死了以後，就去天堂
了。上帝已經在那裡為他們預備地方了。”
接著我向他解釋為什麼人人都會死，而且
死後會有審判。“你知道神怎麼審判我們
和決定我們是否去天堂嗎？”我停了停，“是
看我們聽不聽話，犯不犯錯誤嗎？”又停了
停，“不是，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沒有一
個人能去天堂了。上帝知道我們做不到。他

早已為我們預備了，是耶穌！”然後我向他解
釋為什麼耶穌能代替我們，我竟然還對他
解釋了耶穌不僅為我們從前的罪而死，也
為我們將來犯的罪死，因為他知道我們還
會犯罪。我覺得這個太深了，所以我問
他，“那是不是我們將來可以犯更多的罪，因
為反正耶穌已經為那些罪死了？”“No.”他
回答說。“非常好！是的，如果我們總是犯
更多更多的罪，那就說明我們沒有听从上
帝。如果我們愛他，我們就要听从他，所以
不听从他是真愛他嗎？”(oh,主啊，我何嘗不
也是常常犯罪呢？求神赦免。)他點點頭，
好像明白了。接下來，我很快地過了一遍
四律，確定我沒有遺漏什麼後，我對他說，
“你相信耶穌，就是相信媽媽剛才給你講
的這些關於耶穌的事，並且邀請耶穌進入
你的心裡成為你的救主，以及告訴他你將
來也要跟隨他去生活，你願意嗎？”“我願
意。”我帶他一句一句地決志禱告。說完
“阿門”後，我的心裡充滿了無限的喜樂和感
恩。我對他說，“Samuel，你將來就會去天
堂的。”他非常高興。

第二天早上，他起來的時候，我對他說，
“記得你昨晚邀請耶穌進入你的心裡
了？”“Yes!”然後我對他說，“你知道嗎？幾
天前姐姐也做了決志禱告。所以我們將來都
會在天堂裡了。”我故意沒有在決志之前
告訴他，因為我不希望他只是因為想做
Rena 做的事而決志。所以現在他聽了格
外驚喜和興奮。然後他立刻問，“姐姐也是
你說一句她跟一句嗎？”因我知道他不希望
姐姐是自己決志禱告的而他只能是重複媽
媽。我說“是的!”他就更加高興了。

之後，我也告訴了 Rena, Samuel 也
信主了。Rena 也非常高興，他們兩個人都
說，“現在只剩下 Jeremy 了!”我說，要等
他自己能決定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一直不
停追問那是多久，我說，“我也不知道。可
能要等到他 4, 5 歲大的時候吧...”求神
揀選 Jeremy!



之後幾天在放學路上， Samuel 好幾次提到“Remember, Rena, we invited Jesus into our hearts.”我聽著,心裡充滿了感恩...

我今將兩個孩子決志的過程記錄下來,作為對自己的提醒,我知道教導孩子的路還很長很長,我們也是屢屢失敗,但這些見證提醒我他們是屬於神的,不是屬於我和其敏的,求神自己憐憫他們.

-- 2011 年 2 月 27 日凌晨 4 點

你們的媽媽



我是 2010 年 10 月 1 日决志信主的，10 月 2 日受洗。哈利路亚！感谢主的一路引领。我信主的过程经历了怀疑-逃避-需要-蒙恩归顺主这四个过程。

我于 2009 年 10 月 18 日来到美国，在普渡大学农业生物工程学院开始我 Phd 第二年的学习，一切都还顺利。但是我发现，这里的生活很单调，这里的公车不准时，这里的电话没有信号（因为当时我住在地下室），所以我没有什么朋友。后来系里有几个中国同学是基督徒，他们邀请我去教会，当时他们跟我说，到教会可以吃到芹菜虾仁炒粉儿，还能唱歌，活动完了还有人带你买菜，虽然我当时的思想都是无神论的体系，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有创造者，就单纯相信宇宙是大爆炸而来的。但在美国这个特定环境下，因为害怕孤单寻求安慰，朋友所描述的这个地方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就跟他们来到教会。当时我觉得这些人好有趣啊，在台上的人说一会就低下头来说“主啊，主啊。。。”，好像真有这个人似的。于是我很好奇，想想看看他们到底信的是什麼，就留在了福音组，和大家讨论。其实就是一直问问题了，问这问那，挺有趣的。我用我的逻辑，用我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圣经，福音组的同工都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心里想的是，你们说的天花乱坠我绝不动摇。后来系里的朋友都给我讲他们的得救见证，我就开始怀疑，真的假的。因为他们那么真诚，有的人说的时候眼里都有泪花，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就开始读圣经，读教会发的属灵书籍，自己也在网上看一些相关的知识。后来我读到一个关于牛顿的小故事，使我陷入深深地思考：

牛顿是一位虔诚信神的人，他有一位朋友也是一个大科学家，但不信神。一日这个朋友拜访牛顿，看见牛顿家里有一个太阳系缩影的模型，按照太阳系的顺序排

列，各个星球利用齿轮和带子套在一起，一拉曲柄，各大行星便能和谐运转起来。这个朋友十分惊奇，称赞道：“这精巧极了，谁造的？”“没有谁。”牛顿答道。他的朋友不信，继续追问。牛顿回答说“不是谁造的，乃是偶然成了这个样子的。”他的朋友说“你愚弄我，无论怎么样，总是有人造它，并且这人一定是个天才。”牛顿立刻站了起来，一手按住朋友的肩膀说道：“你既相信这模型不可能是偶然有的，必定有人造它，你岂能不信这模型所代表的太阳系更有一位造它的神么？”他的朋友顿时感悟，信了创造宇宙的神，并且成了一个坚固的信徒。

是啊，是谁创造的呢，我的心里开始自问了。宇宙这么精妙，真的是大爆炸来的吗，还是有人设计的呢？我深深挣扎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思考过程中，我坚实的无神论墙壁开始有了裂痕，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我认为确实应该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但是这新的认识，和我意识中传统的无神论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么多年来都在错误的系统下成长，但是又无法面对自己内心对真实的渴望。于是我开始逃避，就劝自己不要去想，不想就好了，

生活依然继续，什么都没有改变。我拒绝教会活动，但是有一位姊妹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虽然每次我都客气地说实验忙啊，有事情啊，她一直坚持温柔地邀请我，但我一直逃避。最重要的是神没有放弃我，他调动了身边一切的人，后来我的室友信主了，让我很惊讶，因为当初我和她刚做



室友时，她和我一样很坚定地说自己不会信。我就更加想逃避，怕自己和她一样。后来又有一次在一个美国朋友家看“耶稣受难记”。我被震撼了，我说这个人太傻了，那么痛苦为什么要承受，有很多镜头我都是躲在枕头后面看的，耶稣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深深感动我。面对这内心深处改变，我不知所措，我害怕，我逃避。直到 6 月，因为实验的需要，我开始办理延长学习计划一年。但是申请的时候，国家的留学基金委说必须 **Purdue** 这边给我提供生活和学习的费用才可以，这边的教授告诉我，他在等一个项目，如果下来了就有钱。我们一直等，项目没有下来，眼看办理延期的截止日期就到了。我无能为力了，这时教会的姊妹又打来了电话，我开始求她为我祷告，为我的生活费祷告。我自己也向神祷告过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这样说：“上帝啊，我还不认识你，如果你这就让我回去了，我再没有机会认识你了，如果你让我留下来，我就信你。”当晚，神没有回应我什么。祷告后的第二天，我给老板发了 **email**，就告诉他截止日期到了，请他决定。当天，老板就对我说，他愿意给我提供一年的生活费，当时我真是开心。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老板怎么就有钱了。但是后来，为了感谢老板，我沉浸在繁重的实验中。一直到 10 月 1 日那天，教会的姊妹又打电话给我，说：“璐啊，今天是赞美夜，我们教会有排练一个哑剧，还有诗歌，你要不要来参加啊。”我下意识的说：“我安排了实验，如果能做完我就去。”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就不去了。那个姊妹接着问我实验进行得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已经有进展了。她就继续说：“璐啊，当初你说要留下来，要我为你祷告，现在你留下来了。当初你实验没有进展，你说没有空来教会，现在你实验有进展了，还是没有空来教会，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的心顿时震了一下，我想起

了当初祷告时我说的话，我就决定当天晚上去教会。

这真的是神的引领，那晚，我看了教会排的有关主耶稣替我们赎罪的哑剧，我就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并且一直在忙碌地在罪里追逐，但是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晚还唱了很多好听的赞美歌，其中一首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深深打动了我，在串词中台上的姊妹问到“你是否曾经一个人抬头望天上的星星，是否曾经一个人点亮床前的小灯，你是否曾觉得是孤单一个人。。。”。是啊，这就是我真实生活的片段，我几乎每天都在星星下从一个楼走到另一个楼去做实验，每晚回到住的房间，就只有床前的那盏小灯让我觉得有点暖。虽然有亲人，有朋友，但是为什么我依然会觉得是孤独一个人。在歌中唱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那晚，主借着这首圣歌敲打我的心门，在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要再孤单一个人，我渴望有伴同行，于是我欣然开门。当天晚上在几个姊妹的陪伴下，我做了决志祷告，在耶稣面前承认我的最，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事情没有就这样结束，我以为在信仰方面自己已经走了很大一步，完成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想过受洗。

但是神的恩典真是奇妙。就在第二天，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教会特别的活动，在去之前我并不知道在最后会有受洗的呼召，但圣灵的感动让我决定就在那天受洗，一切很突然也很自然。我没有任何事先的准备，就在大家的祷告祝福声中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受洗后，我经历生命中的改变。首先我极其渴慕神的话语，于是我参加教会牧师带领的晨星小组，周一至周五早上 7 点半到 8 点半读一章经文。以前我的作息时间表极其混乱，睡的很晚，起得也很晚。但是参加晨星小组后，生活渐渐有了规律，



真是感谢赞美主。但是最让我感到奇妙的是主能改变人心，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很想父亲，性格极其暴躁，总是喜欢向比较亲近的人发脾气，男朋友很怕我。因为只要他做错一点事情，我就会时时记在心上，经常揪出来，狠狠地曝光。但是信主后，我就不再发过脾气。因为眼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学会去爱，主真的是把那颗满有慈爱的心放在我里面。我学会自己警醒，学会宽恕别人，学会体谅别人，学会替别人着想。而且以前我喜欢攀比，真的，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幸福；看到别人有了好事就嫉妒，看到别人出丑就笑话，庆幸不是自己，但是表面上又满脸同情。信主后这一切都在改变，祝福代替了嫉妒，惋惜痛心代替了幸灾乐祸，不再戴着面具生活，反而觉得很轻松。

而且神能赐人内心里的平安，记得一月份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有机会参加哑剧的排练，是的，四个月前我看那场哑剧信主，四个月后我自己参加演出。我唱歌都跑调，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表演过任何节目。在上台前，我非常紧张，心跳绝对超速。但是我们五个人祷告的时候，主就把平安赐给了我，心很快平静下来，演出也很成功。

主就像夏日里凉爽的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真实存在，而且是那样美好。只要你信，你就能经历他，经历生命的改变。最后我引用一句经文，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启示录 3:20)。是的，从门缝中是看不清楚的，唯有打开门，才能看见那又真又活宇宙中唯一的神。

抛稳灵魂的锚

李 淼 李杨海逢

“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痛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以赛亚书 1:5-6）。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以赛亚书 1:9）。

李淼（夫）：

我是个罪人。我能敞着脸活到今天，并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主，向罪死，向义生，完全是神的怜悯。

认识主耶稣之前，知识和学历是我的主，因为在中国，它们构成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的基础，被当成是决定着个人命运的真理被宣言和灌输。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个人奋斗的成功哲学。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扬眉吐气、名垂青史。或者，就算是没有宏大的抱负，起码也不能做人下人，受窝囊气。希望得到认可和称赞的虚荣心、对平庸的惶恐和对别人的蔑视，构成了我性格中的基本元素，致使我所有的生活都在围绕着这些东西打转，深深地为它们所辖制。

罪让我受了太多的苦，这些苦，如果没有最终将我引向耶稣基督，引向神所为我预备的丰盛的永恒的生命，将是毫无意义毫无益处的。

感谢主！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便已经为我预备好了道路，在我还在污秽中的时候便为我预备清洁的灵。是他的保守引领和更新，使我脱离罪的辖制，成为新造的人。

一

2004 年，已经经历了一次考研失败的我正在收拾旧河山，重上考研战场。那时候，我住在北京海淀区五路居一处低矮的平房里。那是我每月花 380 块钱租来的一间屋子，10 平米左右。房东动了侧隐之心，把他堆放杂物的一个小棚子给我当厨房用，从此我便和老鼠们分享这个厨房。日子过得异常的艰苦。冬天，没有暖气，我就自己生炉子，记得炉子升起来的第一个夜晚，我几乎没有睡觉，因为不知道煤气会不会泄露，我还能不能醒过来。我周围的邻居大都是河南、安徽进京打工的底层“北漂”，他们靠卖菜，修车，偷窃，卖淫为生。与“蚁族”们不同的是，他们连最起码的学历也没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学，我觉得很孤独，很凄凉，很悲壮。我的生活是高度纪律化的，早上 6 点钟起床，读书，做饭，再读书。中午 12 点准时做饭，做饭的时候收听广播，这是我每日唯一的娱乐。晚上 11 点准时休息。间或我也出去找点工作，挣点吃饭钱。日子就在这极度的枯燥中被打发，我不敢奢谈趣味，我只想成功。我每日生活的全部动力来自那想象中的“范进中举”式的喜悦和扬眉吐气。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是我努力隐忍的全部意义，是我的精神寄托，是我在劳累、孤独、困苦、伤心、倦怠时的一帖良药，透过它我好像看到了我日后的精彩人生。

我的信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成功哲学和个人奋斗哲学。胜利胜利胜利，成功成功成功！这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信仰。苦难算什么？苦难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成功显的更甜蜜，只

要我咬紧牙关，持之以恒，胜利终究属于我，因为“胜利的希望和有利情况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肖生科的救赎》，并坚定不移地认为，个人救赎的实现就在于成功的欲望、精密的计算和持之以恒的努力——这就是我的“三位一体”。

这就是在这样的心灵景况下，我遇到了一位“考友”，一位与我同考一个学校一个专业的大龄男青年。虽然是竞争对手，但当时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他的英语不如我，专业背景不如我，还没有我年轻。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我刻苦。在那么忙碌的复习中，他竟然有时间读圣经，做礼拜！原来他是一位基督徒。这让我觉得很好笑，难道他不想成功？如果想成功干嘛还要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这虚无缥缈的鬼神身上？他向我传福音，我几乎是抱着强者同情弱者的态度来听他把话说完——“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让他向我倾诉一下吧”。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福音，我的反应应验了经上的话：“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做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林前 1:21）。

崇尚个人奋斗的我终于如愿以偿，被国内一所著名大学录取，并且是公费。我日思夜想的成功终于来了，我开始享受那些在我想象中被排练了无数次的场景：称赞，羡慕，自得。我的救赎实现了，可是这救赎带给我的喜乐仅仅持续了两个星期，之后便又是平淡、无聊和枯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我的同班同学。热恋开始了，这让我感到庆幸，因为日子又重新生动起来。

令我意想不到的，那位基督徒“考友”也被录取了，在之后两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我们一直是同窗。然而，除了他那令人新奇的基督教婚礼仪式以及他曾经成功地使我妻子的好友成为基督徒这两件事之外，有关他和他的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不占任何空间。我只知道他很小的时候

就没有了母亲，并且患有严重的股骨头坏死，走路都有困难，而且他很快乐，脸上常带着笑……仅此而已，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他的故事和他快乐的根源，因为当时的我是个瞎子、聋子，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我的心里装的是整个世界，哪还有地方留给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瘸子？我正在激情洋溢地试图书写自己的传奇，哪里有时间阅读别人的故事？

感谢主！当我还在黑暗里行这愚昧事的时候，他没有舍弃我。照着他丰富的怜悯和恩慈，他赐下给我一件珍贵的礼物，并在这礼物里播下了爱的种子。这礼物就是我的妻子。

李杨海逢（妻）：

我第一次接触福音是在 2005 年。同宿舍最好的姐妹由于感情问题而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经常是，大家晚上一起陪她失眠！我们一起为她打抱不平，大骂她的男朋友“没人性、没道德”。可是我们知道，这些话最多只能提供些许安慰，却并不能彻底“医治”她的创伤。作为最好的朋友，我对她的状态也是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心里认为“时间会医治伤痛的”，也许过些日子她自己会慢慢忘记那段不愉快的感情！而在她痛苦的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我却频频接到“秋波”，开始谈恋爱了！为了减少让她一个人在宿舍发呆和胡思乱想的时间，多一些跟别人的互动，我带她去参加我所有的活动，包括约会！就这样，我和她还有我未来的老公三个人成了好朋友！

后来的几个晚上，她的同门，一位双腿因股骨头坏死而走路不便，但却非常乐观的同学经常打电话给她，让她去参加一个活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她经常晚上回来跟我们讨论人到底是猴子变来的还是上帝创造等一系列古怪的问题！为了配合她，转移她的注意力，我们同屋几个人都特别配合的跟她讨论，但却都是各执己见，



对于她的问题总是无果而终。但是，有一个结果却很明显，那就是她不用半夜坐在床头哭泣了，不用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了！开始主动跟我们讲话和互动了！她继续坚持着每周都去参加同门的聚会，开始晚上睡觉之前看《圣经》！我则像往常那些勤奋的耕耘着自己的“学业”。但是，对于她这样的变化，我嘴上没有说什么，却是都记在了心里。

毕业之前，她决定要去受洗！作为所有活动都一起参加的三人组合，很自然的，我和男朋友（后来成为了我的老公）也去十三陵水库参加了她的洗礼。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在室外高声唱赞美诗，感觉好美！第一次看到受洗的整个过程，并且是在风景秀丽的十三陵水库，感觉非常震撼！神就这样透过我的好朋友开始松动我们心灵的土壤！

二

李淼（夫）：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很短暂，之后便是毕业和工作。妻子为了我的缘故放弃了在北京就业的机会，和我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两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工作了，结婚了，安家了。共同奋斗的日子充满甜蜜，可是生活的琐碎也开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处处都是试探，不断地消磨着我的激情，麻木着我的神经，稀释着我的新鲜感。日子的平淡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我害怕，害怕自己的一生从此定格，不得不在庸庸碌碌中等待着依靠年岁的积攒而得来赏赐。个人奋斗的哲学告诉我，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有更体面的目标，更自由的活法。可是，以往真实的经验告诉我，个人奋斗的成功从来不曾给我带来长久的平安。我很清楚，成功不是解药，是鸦片，可是我需要它，而且是更大的剂量。我的个人奋斗所彰显的不是我的刚毅我的勇敢我的丰盛，恰恰是我的软弱我的胆怯和我的空虚。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否也有过同感？

这时候，工作中的挫败感让我身心俱疲。我曾经怀着理想主义的情节想做一名政治家，可是官场的黑暗和腐败让我极度失望。我从小追求的经世济民的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的荒唐、幼稚、一厢情愿。在现实中，正直是神话，道德是羁绊，马屁是力量，沉沦是得救。我曾经试着向“过来人”学习世故，学习以游戏的态度看待工作和生活，可是，这除了让我感到自己被娱乐之外得不到任何的安慰。我无奈，我感到自己像条丧家之犬，充满愤恨、恐惧、和迷茫。终于，我忍不住了，在项粗暴霸道无理的政策刺激下，我愤怒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知道我得到了什么吗？私下里的安慰、同情、鼓励和公开场合的冷漠、回避和践踏。这权力场就像显微镜一样把人性的真实无限放大。虽然我努力地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在心里，我对现实彻底失望了。上帝开始拆毁我的顽固与骄傲。

日子的琐碎与工作的挫败感使我像一头困兽，咆哮着寻求发泄。我开始变得很抑郁，喜怒无常，常常发无名火，并用恶毒的言语诅咒着世界的不公平和所有人的假冒伪劣。可是生活像被戴上了一个紧箍咒，我越想挣脱，它就让我越痛苦。我开始问自己：我怎么了？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凭什么我要受这煎熬，难道我所向往的公平和精彩都是错的？我不服！

今天，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恰恰就在于这样的问句中有太多的“我”。我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盯着自己的所谓梦想和人生价值，却忘了有人在爱着我，并为着这爱在主动地牺牲着梦想并承受伤痛。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工作，专心在家照顾我和妹妹的起居和学习；在拿到名校的硕士学位后，我的妻子为了我的工作的缘故，主动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情愿自己的前途茫茫也要与我浪迹漂泊。而我却局于自己的世界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欲望和理想。



当这自私的脆弱的理想主义在遭遇挫折时便愤恨、诅咒、自伤、自怜。我歇斯底里的反抗成了自我放纵的借口，寻求自由的努力竟成了伤害自己和伤害亲人的利器。

妻子被我折磨的遍体鳞伤。她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的丈夫怎能变得如此狂躁、阴郁、自私，甚至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可是，她却用眼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甚至原谅我的背叛。当我的背叛败露时，我极其惭愧和后悔，并搜肠刮肚搜寻一切理由来弥补这个过失。可她原谅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爱你，而爱是恒久忍耐”。那一刻，我精心构造的谎言和搪塞瞬间崩溃。我突然发现，我的奋斗哲学成功哲学在这爱和原谅面前显的是那样的拙劣、荒唐、卑鄙，曾经臆想的高贵和精彩只不过是建立在自私、遗忘、自我中心和他人痛苦基础上的奢侈品。我开始恶心我自己，痛恨我自己，我还算个人吗？是的，我算个“人”，我太算个“人”了，我的自私和骄傲以及一切的罪就是明证。后来，我曾问及过她，“爱是恒久忍耐”这句话太感人了，太有力量了，你是怎么想到的呢？她告诉我，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是她的朋友教给她的。

为了逃避，也为了追求虚荣，我在参加工作两年后辞职，回到当初的大学读博士学位。妻子也顺利地到英国留学，去学习她最喜欢的专业。分别之际，我叮嘱她，“到当地之后第一件事是去找教会，和教会的人交朋友，这样你不会寂寞，我也放心。”变化已经悄悄地发生——我当初对教会的冷漠在这时已经转变成了信任。感谢主，他借着这几年的时间已经在我心里动了拆毁并建造的工作。感谢神，他在我妻子的心里剥下的那颗种子在英国发了芽，妻子信了主。

李杨海逢（妻）：

2008年9月初，我来到了英国的巴斯大学，学习同声传译。同声传译的高强度训练使得每个人都精神紧绷，每次进去

翻译箱，我就特别紧张！因为，每次上课就是“进翻译箱”---“翻译八分钟”---“点评半个小时”---“再来八分钟”---“再半个小时的点评”的往复循环之中！老师每次敞开在所有同学面前的点评，成为决定我心情的晴雨表！每天都在跟自己打心理战！但是，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孩儿 **Priscilla** 却总是很乐观，一点儿也不紧张的样子！一次我有幸跟她分到一个翻译箱，在她翻译的时候，我紧张的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我一遍又一遍的看参考词汇表！但是当我翻译的时候，却发现她在手工绘制生日卡片！后来她告诉我，那张卡片是为团契要过生日的一个姐妹绘制的！团契这个字眼让我把她和我人大时候的好朋友的聚会还有她的受洗，还有老公的叮嘱联系在了一起，我开始非常渴望去了解团契，去认识团契的人！于是在2008年10月份，我就去找了 **Priscilla**，让她带我去他们的团契，开始了慕道友的生活。虽然特别喜欢这个团契和所有团契里的成员，但是我并没有经历到神，心里还是有很多怀疑！但是，迫于对他们的感情和面子上的压力，我还是做了决志祷告。而心里的挣扎仍然是那么的真实！后来主却出人意外的带我回到香港，回到一个名字叫做“信望爱”的普通话团契，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耶稣是“为我”顶死在十字架上，我是一个“罪人！！！”我开始明白，主是那么的真实和圣洁！而我自己却是那样的污秽和不配！我一次又一次被主的爱所感动，在学业上，在婚姻里！

三

李森（夫）：

2008年年底我到英国探亲，被妻子带到他们的团契，没有遇到任何的拦阻，我就接受了基督信仰，做了决志祷告。回头看来，神恰恰是透过我对知识的向往来向我启示他的真道。记得妻子的同学，一个英国的小伙子，常常到我们的寓所跟我



们讲圣经的真理。圣经里所包含的奇妙新奇的故事，加上他饶有趣味的讲解，深深地吸引了我。在这之前，崇拜知识的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期望从中找到做人的智慧和生命的意义，可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知识的增长而得到改变，甚至哪怕是变得好过一点。知识好像带给我的不是心灵的平安和解药，而是一大堆的问题和相互矛盾的批判。“人生识字忧患始”，是我从一位教授那里学来的名言，后来竟也成了我的无奈感叹。在教给我这句感叹的一年后，那位教授出车祸去世了。我想，他这下可以不再忧患了。可我呢，我还活着，我怎么办？难道只能把生活当成一种充满无奈和宿命感的行为艺术，在“不可能”的悲壮中体会那悲剧式的美感？

可是《圣经》是一本不一样的书，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一本书，其中有这么大胆的全称判断和决绝的肯定语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由几十位不同的作者在跨越 1500 多年的时段里共同完成，而前后内容惊人一致。如果连这样的知识都不可信，我还能信什么？如果连《道德经》这样充满神秘主义辩证法的书我都能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圣经》？如果连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孔子的语录和马克思的论断都能被当做真理，为什么《圣经》不能？如果生活中我能够选择金钱、地位和名誉来做我的主人，为什么我不能选择那创造天地的耶和華為我的主人？这对于我这自以向往真理的人来说，岂不是太可笑了，岂不是太叶公好龙了吗！我曾经信过佛，信过道，信过个人奋斗，可是没有一样给我平安和喜乐。耶稣能，《圣经》是这样应许的。而且我的亲身经历证明，这是真的。

李杨海逢（妻）：

从结婚到现在，我们成了居无定所的世界游民。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英国，从英国到香港，又从香港到美国，并过起了聚少离多的生活！很无奈，却还是固执

的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压力和孤独让我们的神经变动脆弱，双方都伸长了手，向对方索取同情、理解、安慰和爱。却没有力量去试着体谅对方的痛苦和压力。无尽的索取让我们在国际长途电话里吵架！彼此不肯低头，不肯道歉。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我继续固执着，始终不肯顺服，像很多当代的女性一样，我觉得“女人也应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凭什么要顺服男人？

我们的主很奇妙，在我的挣扎之处便是他的医治。在团契的几次查经都是有关如何做“才德的妇人”这个主题，很奇妙！主似乎在通过这些经文告诉我，我应该顺服，丈夫才是家里的头！教会传道人的妻子在我去了团契之后也经常打电话跟我谈心，每次都好像是神差遣她来跟我讲话一样，特别是在我们长途电话吵架完毕之后，她经常跟我讲夫妻二人应该同心合一，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我们一起为着一颗顺服的心而向主祷告！

而我开始顺服的时候，主的恩典更加的丰丰富富，他为我们的团聚开路，他也带领老公经历巨大的变化：从当初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到今天的脚踏实地；少了许多的牢骚、狂躁和挑剔，多了许多的宽容、安静和忍耐。感谢主让他日日更新，成为更加合主心意的弟兄和家里的头。感谢主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和合而为一。记得远志明牧师有一次讲夫妻关系时说“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愿意背十字架，那这个家庭就非常的幸福，如果两个人都愿意背十字架，那就是天堂”。感谢主让我们有享受婚姻里的天堂的福分！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成为他的儿女！感谢主所施的大恩！

李淼（夫）：

从 08 年底决志信主到现在，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已经整整两年。期间由于到处奔波，一致无法长期稳定地委身于一个教会，所以也一致迟迟没有受洗。妻子也跟我一样，至今还是没有受洗

的羊。可是我们的主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在这两年里不断地破碎我们，医治我们，更新我们。在北京的日子里他立我的根基，让我明白基要的真理；在香港的日子里他感动我心，让我的心肠不再坚硬；在美国的日子里他让我经历服事和试炼，教会我祷告。今天的我们虽然仍面临着各种的挑战和内心的挣扎，比如说学业和家庭。但是，我们有希望，有盼望，“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 1:6）。“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样的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来 6:17-19）。没有这灵魂的锚，我们的生命就是浮萍，是玩笑，是劳苦愁烦而又终究成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甚至不能明白自己所精心为自己设计的到底是未来还是陷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要欺我，压我，毁我，杀我。可是，弟兄姊妹们，今天靠着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放胆对这些罪说“不”！并奉主的名大声向罪宣告：“你不能辖制我！”。

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来见证我们的生日。此刻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立定心志跟随主，因为立我们这心志的，原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神，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3）。

不寻常的面试经历

王亚果

（一） 在中国

我接到UT 电话面试通知是一月下旬，周一，在南京，当时准备去上海签证。邮件里说今年有一百八十几个人申请，选出了十二个人电话面试。我跟他们说我在中国，能不能请他们打电话过来。结果没有下文。我周三在美国领事馆面签，被check 了，周三晚上我们回河南我老家。周四的时候，我忍不住发信问了一下，Dr. B 说不好意思，太忙了以至于忘了给你回信，我们周五面试吧（UT 是早上九点，中国是晚上十一点半）。我跟我妈，还有弟弟妹妹讲了，请他们帮我祷告。面试还挺顺利的，问的都是常规问题。面试官有两个，Dr. B （美国人）和 Dr. S （中国人）。我之前就强烈感觉到S 会

面试我，因为他跟我做的方向很像。我记得他当时问我，你做计算的软件是自己写的吗？我说是的，他就很开心。再说B 吧，也是很有缘的人。我还没有申请UT 的时候，他就发信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简历，觉得很符合我们的需要，你要不要申请我们系。两三年年前，我申请Rice University 的一个workshop，被拒了，但

是我的简历被他们收入了一个数据库，想招人的高校可以从里面获得资料。那是一份很烂的简历，临时随便写的，所以连workshop 都不要我。

转回话题，大年初一 的时候，我收到了邮件说会安排我到学校面试，最好日期在二月底以前。我尽量选后面的日期，订到了二月24 号。但是我的签证迟迟不下来，美国领事馆说如果你三月一号还没有收到，就再联系我们。我跟UT说了情况，B 说可以把面试改期，但是具体也没有说什么时候。我在国内过得很忐忑，也没有办法好好准备面试，还



担心如果一回来就要面试的话，都没有准备好怎么办。UT 的大度让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在国内过了几天好日子。XJ 早就拿到了签证，但是他还是陪我。到了二月二十号，这边的导师催他回来。他就定了二十七号的机票，我和他表弟去上海送他。我们心情很复杂，很担心他一个人回来怎么办。结果到了机场，工作人员说，你的护照还有不到六个月就过期了（是五个月二十天左右），美国规定这样不能入境，你学要更换护照。我们就只好又回到盐城，我心里还是挺开心的，看来上帝不想我们分开。周一XJ 去公安局换护照，公安局说必需去南京。所以他周二就去南京取护照。周二是三月一号，早上十点左右，我的签证就收到了。上帝的安排真是奇妙。我告诉B 我拿到签证了，他说很好，然后说他们的日期只能在三月的最后一周。我满心欢喜赞美上帝，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了！三月六号，我们回到了普度。

（二）在普度

回美国之前，我很想一回来就搬家，因为无法想象怎么继续在那个房子里住下去。XJ 却说，搬家太麻烦了，况且我们很快就毕业了，不用折腾了。最后，我妥协了一些，说我们就先住进去试试看，如果不行再搬。我们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住在那里了，而且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有心情去收拾那个房子了。回来的第一晚，我们就住回来了。让我感觉的奇妙的是，我们在家里睡得很安稳。由于时差，我们凌晨三四点就醒了，但心里一直很平安。虽然会睹物思人，但是除了思念，并不感觉到受伤。我有一门数学课要上，要补交六次作业，二次中考。整个春假我都在忙这个。XJ 在家里倒时差，做饭。我晚上不出去，在家里陪他。还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天上帝跟我说，做XJ 的帮助是你的主业，其它的都是副业。这句话时常在我耳边。我问上帝，我怎样才能当好他的帮助呢？上

帝说，从祷告开始。我就从祷告开始。并且上帝说，他一定会医治。我们在原来的家里住得很好，XJ 和我一起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春假结束，离面试只剩一周了，我就专心准备面试。

我需要做两个讲座，一个是关于我已经和正在做的研究，另一个是将来的研究方向。第一个讲座的关键是如何讲出一个有意义的完整的故事，第二个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我根本不清楚。我的导师很好，非常支持我的面试。在我准备面试的时候，都不跟我提做研究的事情，还说很乐意帮我看看我讲座的PPT。第一个讲座40 分钟，中间没有提问。我的第一版PPT 做出来是八十几页。导师说太长了，而且故事不连贯，需要一些过渡性的解释。我那时压力非常大，而且还生病了。但是清晨起来祷告的时候，上帝是那么的亲近，跟我说：孩子，有我的爱就够了。我说：“Father,

Yes! It is enough!” 另外一件奇妙的事情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祷告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用英文祷告，无论是一个人的时候，还是跟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甚至连思考都是用英文。但是我那时候太紧张，都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周四，我完成了第一个讲座的初稿，开始准备第二个讲座。周五中午，我约了实验室的人来练习我的第一个讲座。大家给了很多的宝贵意见，提了很多问题。师妹说，师姐，你讲得不是很有激情，好像很累的样子。

是啊，我好像太虚弱了，脑子都有点转不动了。中午一起吃pizza，我把自己做的第二个讲座拿出来，请大家群策群力，看看我以后该做些什么方向。大家都很慷慨，很多拿出自己的实验数据说，你可以用我的数据。博士后还具体帮我完成了激光纳米加工的部分。

周五下午四点多，我还没有收到UT 的面试安排时间表。怯怯地发信问了一下，原来秘书忘了。C 老师发给了我。我可是

周日上午就上飞机了啊。看到时间表，我倒吸了一口气，不到两天的时间，要见快30个人。从早上七点的早餐到晚餐，排得慢慢的。我说，主啊，我能活过这一关吗？

周五晚上，Ting 过来给我送她的西装（我只有一套，不够），我还在拼命准备第二个讲座。抱着她我真想哭，我说：即使他们到时候要我，我也不想做这种工作了，太累了。她说，主会给你一个offer的，但这只是辛苦的开始。这话听起来不是很安慰人，但是从她口里出来，我倒觉得蛮中听的。XJ 为了配合我的面试，不打扰我睡觉，每天睡在客厅里（多好的老公啊！）周五我没有去教会，在家里继续用功。对每个问候我的人，我都呼吁为我恳切祷告。因为第二个讲座涉及到的东西都是新方向，我需要读大量的文献，但是无论读多少，心里还是没有底。

我跟Ting说，我一直觉得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她说，如果上帝不想让你觉得准备得很好了呢？是啊，但是我离那个很好差了十万八千里呢。周六，我还在准备，真的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是有一样，怎么也不敢废，读经祷告。外面的身体可以不吃东西，但是里面的灵人可不能不吃啊。周六晚上，我又跟XJ练了一遍我的第一个讲座，问他有没有听懂，结果不是很理想。他让我讲讲第二个，我就讲了一遍，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周六晚上，我睡了三个小时。

周日，XJ 送我去Indy 机场。就在马上到机场的时候，我们迷路了，因为在修路，GPS 也不灵了。我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还好，感谢主，没有误了飞机。我在Minneapolis 转机，等候的时间里，我掏出圣经看。这时候读圣经，句句都那么安慰人。我读到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

必快快除灭我。”这句话让我胆战心惊，主看到了我想用这种方法跟人沟通。这句话也让我很释怀，我不必处心积虑奉承人，按着诚实回答就好了。

去UT 的飞机上，我本想睡一会儿，闭上眼睛就是我的讲座。我干脆闭着眼睛，讲一遍给自己听。我只练了第一个讲座，想着说：先把第一天过了再说。我讲给自己听的时候，脑子很清晰，回忆着一张张的PPT，想到了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就拿笔写在了本子上。有了这些改进，就达到了我导师的标准，是个很完美的故事了，我也觉得满意了。然后，飞机就在Austin 降落了。

（三）在奥斯丁

来接我的是个年轻的中国女老师，C 老师。我本来想着是先跟她说中文呢，还是说英文。她很亲切地用中文跟我讲话。我一上车，她就递给了我一瓶水，说：你一定渴了。我感动得不行。去旅馆的路上，她说：我不会面试你的，你放轻松，还跟我说要怎么怎么做。到了旅馆，马上去餐馆。晚上一个美国老师R 和C 老师一起陪我吃晚饭。R 是一个很牛的老师，具体多牛我不清楚。但是他思维很敏捷，跳跃性也很大。话题从家庭，到世界大事，然后会突然蹦出一个面试题：亚果，你为什么想当老师？我原以为只是来吃晚饭的啊！但其实我吃到最后，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是一场真正的面试。R 说周一周二不在，没有时间见我，所以跟我一起吃晚饭。由于他的思维面实在太广阔，我要很费力地跟上，再加上我身体虚弱，睡眠不足，谈话过程中我脑子短路了。真的是短路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结果没有接住他抛过来的一个问题：你十年内的打算做什么？C 老师见我招架不住，就接过话题，跟他海聊。我就在旁边沉默了一会儿。脑子慢慢恢复正常了。晚餐没有吃几口。C 老师送我回旅馆，跟我说，你那个问题回答得不

够到位。明天可能还会有人问你同样的问题，你晚上回去打电话问问你导师，该怎么很好地回答。她还说，明天多喝点咖啡，很多男生一天下来腿都软了。我挺沮丧的，到了旅馆真想瘫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说：Father，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会与我同在的不是吗？我打电话给导师，他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不要紧的。

晚上完善一下我周一的讲座，就12点了。我吃了半片安眠药，但是还是两点多就醒了，强迫自己再入睡，勉强到了六点多。七点半跟一个老师吃早餐，我喝了两杯咖啡，头还是晕晕的。那个老师年纪很大了，但是非常和善，跟我讲了很多他的经验，还把UT 校园指给我看。早餐完了以后，我精神好多了。我跟自己随身带了一瓶MountainDew，据说含咖啡因最多。早上先见系主任，很nice。后面的一位女老师是副校长，找不到她人，她的秘书出了岔子，所以没能来。我赶紧抽时间恶补一下面试时问题（根本没有时间看）。十一点是我的第一个讲座。我用的那个教室正在上课，我等了一会儿。刚上完课的老师帮我接电脑，我说我马上会给一个讲座，您要不要留下来听听。他说这年头讲座太多了，不听了。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几个人，前晚说没有时间的R 老师也来了。那个上课的老师说，我的同事都来了啊，那我也要留下来听听，真可爱！我终于见到了B，他帮我设置好电脑，然后介绍了一下我。S 老师也来了，坐在最后面。我就开始讲了，圣灵真的与我同在。我里面没有一丝紧张，害怕，表情，手势都很到位，舌头一点都不打结。B 旁边坐了一个很老的老师，我还没有讲几分钟，他就开始发问了。我心里纳闷，不是这一堂中间不问问题吗？我回答了。然后又不几分钟，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又努力回答了。见状，一个亚洲老师（不是中国人）也发问了。我回答了以后，扫视了屋里，说：还

有其它的问题吗？B 老师趁机说，我们还是让你先讲完，然后再回答问题会比较好。我就开玩笑说：then from now on, I am not going to take any question. 他们也笑了。

讲完以后，大家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来了，具体不记得都问了什么，我就很耐心很努力地回答了。

然后是午餐，那个副校长来了，还有两个美国女老师，讲了很多她们的经历，我觉得很受用。下午第一个要见的是S老师。他见我的第一句话是：our faculties are amazed by your ability to handle tough questions. You are much better than some postdocs. Your style is quite like your advisor, very calm. 我对这个评价又惊又喜，但是不敢深想。

还有很多问题要应付呢。没想到，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笔记本在哪里？我说在秘书那里。他说我们去拿过来，我来看看你明天要讲的东西。我的眼珠都要掉下来了？这是面试官吗？怎么跟我的老师一样。他一页页地看了我的PPT，说你应该重点讲这个新的领域，跟你导师不一样的东西，晚上回去再读几篇文献，熟悉熟悉。然后又说，如果系主任问你，你就说会想先去做一年博士后，然后告诉我有哪好的做博士后的地方。

三点多的时候我跟B 老师单独见面，我特别觉得信任他。所以跟他交谈的时候很放松，他问我的问题，我就大实话回答。虽然实话没有错，但是想起来有点后怕，这些话要是别的老师听见，准成了把柄。五点钟，见完了周一的最

后一个老师，B 老师同我走回旅馆。从机械系走到宾馆刚好穿过UT 校园，我们边走边聊。他问我问什么会回中国，我就照实讲了。他说两年前他的孩子也意外过世，他们的经历跟我们很相似。B 老师的年纪比我父亲稍大。同他交谈让我很放

心，不像是面试官，倒像慈祥的长辈。到宾馆的时候，我说我对明天的讲座还是不放心的。他说你跟我讲讲具体要讲什么内容。我说会重点讲一个新的方向。他说，一般来说，大家不会要求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一下子开始一个新的领域，头一两年还是要做跟博士论文相关的东西。在你写论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以前做的东西的不足之处，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新的想法可以成为研究方向。这并不是要和你的导师竞争，而是从不同的方面看问题。你可以强调你实验和计算都会做，我们的老师喜欢这样的人。他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而且他的建议加上S 老师的，就

能给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讲座了。我按捺着内心的激动，回到旅馆给XJ 打电话。

晚饭跟S 老师和另外一个年轻老师一起，那个年轻老师曾经在普度读了七年书，是我导师的研究生。都是熟人，我就吃得很happy，中间插了一些面试问题，我也很自然地回答了。至于答得好不好，我也不晓得。那会儿真的放得很开了。

回到旅馆，在网上碰到了大哥和大姐（我在科大时的属灵长者）。我跟他们说我正在面试啊，为我祷告啊。还跟他们讲了白天的经历，还有明天的忧虑。大姐说，你给自己今天的面试打几分啊，我兴奋地说九十分！她说那就不要

担心明天了，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她对我的信心永远是比我对自己的大！当别人对我说：你肯定没有问题时，我知道那是安慰我。但是她对我说的时，我知道那是出于她对我的了解。网上一聊就到了十二点，实在太累了，也没有力气准备明天的讲座了，就先睡了。闹钟订到4 点。睡得很好，4 点的时候，脑子很不清晰，在被窝里读了半小时圣经，就爬起来了。我把PPT 里所有我不是很确定的东西都删了。先将跟我博士论文相关的研究方向，

然后重点讲一个新的方向，其它的看情况再说。这样折腾到六点半。七点钟跟一个老师吃饭。我随便梳洗了一下，也不化妆了，

就这样吧。脑子仍然是晕晕的。

吃饭的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他曾经在夏威夷呆过。他的一个问题把我问住了。问住就问住吧，我在意的就是那个八点半的讲座。因为太早了，来得不是很多人。那些个年纪大的都没有来，幸好这个讲座中，所有的老师可以任意问问题，随时打断我。问题就噼里啪啦来了。那个亚洲老师也来了，问得最凶。

并且顺着我给的答案，他都会问一个新的问题。我发现他最难对付了。不过他的问题都在那个跟我博士论文相关的方向里，所以都是我知道的。在我结束第一个研究方向的时候，我说：you may think how could I compete with my advisor in this area? I don't dare to compete with him. (所有人都笑) We just (blablabla, 我就按着昨天那个老师教的讲了出来)。我只是突然想到要这么讲，其实没有想到这让他们很吃惊。第一，这个问题是所有博

士应届生的软肋；第二，这个问题是准备好了要在周二午饭时才问的，他们没有想到我自己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上帝知道。讲头一个新方向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那个亚洲老师跟我纠缠样品工业化的成本问题。我不记得怎么应付过去的了。然后B 老师说，亚果，你只有五分钟了，然后你要开始讲教学计划了。我说好，其实这两点是最主要想讲的。然后我就用五分钟讲了剩下的两个研究方向，我自己都不是很懂的两个方向。然后是教学。然后结束。我离开那间教室的时候，有个中国学生进来上课，他好像在门外听了一会儿。他冲我竖大拇指表示赞扬。我说谢谢。然后，我彻底放

松了。最难的一关过去了。电梯门口遇见了昨天在教室上课的老师，他说很对不起，早上没能够去

你的讲座。我说您昨天留下来，已经很感谢了。（真感动啊！）又见了几个老师，聊得很开心，我发现自己在享受这个面试了。而且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同的知识。最后一个还要见系主任。他简单总结了一个我的面试，说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还没有统计所有老师的意见，等等等等。总结一下就是面试不错，结果待定。

没想到我活着过来了。我是怎么过来的呀。临走前，我找B老师和S老师告别。这次S老师没有跟任何评论，他因为过敏，很不舒服。我给了小秘两个拥抱，谢谢她的帮助，我也挺喜欢她的。C老师要送我去机场，她看我拥抱小秘的时候，在旁边偷笑。应该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应征者吧。她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我把其它老资历教授跟我分享的经验跟她分享，她也很开心。在机场，我也给了她一个拥抱，握着她的手说再见。她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然后，我就上飞机了，活着回来了！

（四）总结

我递申请材料的时候，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不光是我的工作，也是你的工作。我准备面试的时候，上帝说：我们一起打这场仗。上帝负责：1）帮我练好英文，所以叫我用英文祷告，感觉说英文比中文还顺畅。

2）给我智慧准备讲座。我发现有一点，上帝跟我一样喜欢踩点。喜欢在最后一刻把事情成就了。所以，我的周一的讲座是在周日下午的飞机上准备好的，周二

八点半的讲座是周二早上六点半准备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我来说：一是看我对他的信靠能够到什么程度；二是让我看到他是大有能力并且不误事的神。

3）使我在UT的老师面前蒙恩，使用陌生人来帮助我。能够有这样的上帝做老爸，是不是很酷啊？

4）每天给我足够的灵里的供应，用他温柔的爱爱我（也用XJ来爱我）。

我负责：1）听他的话，不随便当逃兵，不开口就抱怨他不够好，不够爱我。上帝非常非常非常爱亚果！

2）每天吃灵粮：就是读读上帝的爱的言语，跟上帝谈谈心，被上帝的爱饱饱地充满。

3）努力工作面试完，我跟上帝一起欢呼“we did it！”我面试完以后，大姐特意提醒我，可别忽略了XJ啊。是啊，现在，我已经重操主业了！荣耀归于耶稣！

